

香祖筆記



芭

王士禎著

香 祖 筆 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國難後第一版

香 祖 筆 記 一 冊
(二七三二)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本書減去傳價 角八

著 者 王 士 禎

發 行 者 兼 印 刷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序

說部叢書昉於漢魏盛於唐宋以來夫讀大識小皆載文武之道雖聖人猶學之士君子著書立說豈苟然哉大抵人品高師法古與會佳兼是三者其立言必雅馴足以信今而傳後他若稗史野乘摭拾浮誕不經之言用以誇示三家村農及五都市兒已耳大雅捧腹吾無取焉阮亭王先生今世之古人也與余交素心莫逆垂四十年自其同官長安日公退之暇輒見其著書自娛殆無虛日聲詩古文而外間隨筆爲劄記要必貫串經史表章文獻卽一名一物異日可垂典故備法戒者乃錄之否則略而弗書比年有池北偶談居易錄皇華紀聞諸書次第行世近又輯癸未迄甲申兩年筆記屬校訂爲序余受而卒業或辨駁議論得失或闡發名物源流或直書時事或旁及怪異率皆精簡而不浮如噉蜜者中邊皆甜致有餘味又如捉松枝塵作魏晉清言吐納風流雖起王何諸子於今日無以相難也洵可謂閱覽博物君子矣往余閱益都孫文定公顏山雜記服其簡核次則德州田少司寇黔記亦有思致二公與阮亭皆齊產然平心品題終當讓此尤勝筆記十

二卷香祖乃其軒名曩取室有叢蘭也空谷不言無人自芳政可想見其人品耳若夫師法古與會佳直阮亭之緒餘也夫康熙乙酉春日西陂同學宋學讓

香祖筆記自序

愚舊有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刻於閩居易錄三十四卷刻於粵皆有成書壬午後盡急還京師偶有見聞筆之簡策適所居邸西軒有蘭數本花時香甚幽淡昔人謂蘭曰香祖因以名之凡十二卷漁洋山人王士禎

香祖筆記卷一

清 新城王士禎貽上著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三月初五日。文華殿經筵臣士禎以經筵講官刑部尚書侍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賜履禮部侍郎羅察。進講四書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一節。禮部尚書韓爌。工部侍郎舒輅。進講易經繫辭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四句。講畢。賜宴太和門。

初八日。東宮會講持敬殿。臣士禎以尚書侍班。講官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兼詹事府詹事來道右春坊右諭德兼修撰沈涵。進講四書親親而仁民二句。少詹事賽音布翰林院修撰胡仵輿。進講書經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二句。講畢。賜茶文華殿門。

江南道監察御史張瑗題為逆惡之罪。既已正典於前朝。私豎之碑。豈宜傳流於後世。亟請乾綱勅毀。以儆奸邪。以垂鑒戒事。恭聞我皇上前歲翠華南幸。命修岳飛之墓。賜題予謙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壯山河。故特表

字繚牆。覆壓數里。鬱蔥綿亙。金碧輝煌。疑是前代王侯寢宮。詢之士人。乃知為故明罪惡滔天。磔尸身後。逆璫魏忠賢之墓。墓上有穹碑二。屹然並立。合書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務司禮監秉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忠賢之墓。臣觀覽之下。不禁髮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啟時。竊操國柄。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羣小皆出其門。德碑生祠。幾徧天下。神人共憤。道路以目。至崇禎初年。罪狀發露。押往祖陵。潛行自盡。磔尸河間。迄今公論在人。尚恨戮尸不足以蔽厥辜。乃畿輔近地。尚留此穢惡之蹟。僭越之制。何以儆巨惡。昭大法哉。况當奉旨纂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立傳表揚。以彰公道。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餘黨。膽大潑天。目無三尺。仰祈天威。乾斷勅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刻平其墓。俾天下後世。知凶惡之徒。不能違憲典於身。前。并不能保墳墓於身後。其於聖明殫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嚴如斧鉞矣。云云。奉旨魏忠賢碑墓著交與該城官員。仆毀刻平。該部知道。瑗賦詩紀事云。彰瘡表天道。誅賞昭十綱。伊誰實職之。蘭臺凜秋霜。道惟鉏姦。庶以全善良。攬轡出都門。陟眺西山岡。廬舍匝阡陌。各各營農

桑厥俗一以樸民氣尤悅康榛莽化蘭蕙無復嗥豺狼尋
 憩古佛刹紺碧何輝煌背負諸墓碣封樹皆貂璫逆闈塚
 踰制陵園相頡頏穹碑轟霄漢長松繞垣牆以彼稔凶惡
 萬死奚足償搏噬縱鷹犬湯鑊烹鸞鳳天地盡冥晦白日
 無晶光古多寺人禍茲禍踰漢唐國步修脆晚社稷旋淪
 亡彼身已寸磔墓胡留山陽我見髮上指衝冠心激昂及
 此不鏽雞無乃忤蒼蒼拜疏請明旨聖德奮乾綱碑仆墓
 亦毀狐兔將安藏堯舜除四凶海宇稱平章誅惡及勝國
 來者心自賊岩壑湔穢濁草木回芬芳聊以佐史筆憲紀
 子焉張瑗字遵若祁門人予辛未科南宮所取會元也以
 編修改御史一時賦詩紀事者甚衆按工部郎中萬不燦
 疏云臣於三月詣陵開工過香山碧雲寺見魏忠賢所營
 墳墓碑石嵒嶮隧道深闊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虎按駝
 馬以森羅制作規模髣髴陵寢云云則闈擅國柄時自營
 生艱已久特既誅之後未有建議毀之者故倖存至今耳
 羽紗羽緞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一二疋
 今閩廣多有之蓋緝百鳥毳毛織成予按異物彙苑唐安
 樂公_子使尙方合百鳥毛織爲裙正視旁視各爲一色日
 中影中各爲一色而百鳥之形狀皆見然則古亦有之矣

又南史齊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爲裘華貴無比武后有集
 翠裘以賜倖臣皆其類也又滿刺加哈烈出鎖襪一名梭
 服鳥毳爲之紋如紈綺今閩中最多價不甚高非羽紗羽
 緞比
 浙江巡撫某疏明紹興府知府湯紹恩於三江海口築塘
 建閘旱澇無害逮我朝定鼎洩水驅沙靈異尤著禦災捍
 患利益弘多伏祈勅賜褒封祀典云云下禮部議允行
 京師粥花者以豐臺芍藥爲最南中所產惟梅桂建蘭茱
 荊柅子之屬近日亦有佛桑榕樹榕在閩廣其大有蔭一
 畝者今乃小株僅供盆盎之玩佛桑重臺者永昌名花上
 花見蘇林伐山
 鄞處士萬斯同字季野與其兄斯大字充宗同游黃太沖
 之門充宗研精經學而季野貫穿史事於明代三百年典
 故如指諸掌史館總裁諸公聘入京師一切皆取衷焉初
 先伯祖太師公乾_{講衆}列傳汪編修琦倪檢討樂各有撰述
 季野從實錄搜采十許事補入視二君爲詳其所撰宋季
 忠義錄十二卷一卷載恭帝端宗末帝本紀陳仲微二王
 始末二卷迄末自江萬里文天祥而下逮劉辰翁凡四百
 六人皆向來記載所未備也所著又有南宋六陵遺事一

卷庚申君遺事一卷。補歷代史表六十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廟制圖考四卷。河渠考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儒林宗派八卷。羣書疑辯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四卷。可謂通儒。壬午四月。歿於京邸。甚可惜也。

自己卯順天鄉闈。乾清門覆試舉人後。直省考試官自侍郎以下。概行開列。恭候欽點。壬午鄉試。以副都御史張睿主考陝西。御史吳甫生副之。吏部文選郎中陳汝弼主考江南。工科給事中黃鼎楫副之。御史劉子章主考江西。御史傅作楫主考浙江。翰林滿洲阿爾賽副之。湖廣巴海。大門人。許事子山東滿保。河南傅森。皆翰林滿洲人。山西孫致彌。

戊辰庶吉士副都御史。御史庶吉士典鄉試。自是科始。二十年來。京師士大夫不復用命扇。初則尙金陵仰氏伊氏素紙扇。繼又尙青陽扇。武林各色夾紗扇。未幾廢而不行。獨尙曹氏靴扇。溧陽歌扇。一時風會。雖小物亦然。殆不可曉也。

壬午七月。浙江巡撫趙申喬疏言。浙省每科試卷一萬二千有奇。舊例同考官僅十三人。不能徧閱。請增三員。禮部覆允。併通行各直省。如有試卷數多房考不足者。題明量行增加。得俞旨。是科浙闈解額。視江南之數。並著爲例。

丙子。予奉命祭西嶽。西鎮登鳳翔靈山靈鷲寺。見如來泥洹像。諸弟子有悲泣者。竊以爲疑。適觀世說。願敷七歲言。當由忘情故不泣。未能忘情故泣。尋味二語。大有解會。

康熙庚辰夏六月二十八日。蒙恩賜御書帶經堂扁額。謹紀述於居易錄末卷。今年壬午四月六日。再蒙恩賜御書信古齋扁額。回憶戊午夏初。蒙恩賜存誠格物二扁。已二十五年矣。二十五年中。三蒙御筆題賜堂額。榮寵踰涯。宋學士蘇易簡。獲賜飛白玉堂之署四字。一時輒侈爲盛事。臣之蒙恩。何啻什倍。恭爲摹刻。懸於蓬華之居。而什襲御墨於寶楨。謹紀頒賜年月。以示世世子孫。勿忘報稱云。

壬午六月初九日。召集內閣九卿及翰詹卿寺科道各部郎中四品以上。官於保和殿。傳上諭云。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餘年。惟日兢兢。未嘗少釋萬幾。自警有始無終之誚。念茲在茲也。政事之暇。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賜卿等觀之。臣士禎得絹素大字一幅。共二十七字。云。惟正是視。玄黃匪惑。非禮不觀。倣型是則。慎爾所觀。無愆斯德。臨米芾首尾凡小。聖三曰淵。鑒齋。長寸餘闊八分白文。康熙宸翰。方一寸三分白文。敕發清晏。方一寸四分朱文。是年七月二十三日恭紀。

浙江鄉試廣額。既奉特旨允行。順天府府尹錢晉錫上疏。以京畿國學首善之地。請照浙江例增廣解額。禮部覆准。順天等府廣額十人。國學八人。奉天府一人。宣化府一人。八旗滿洲蒙古三人。漢軍一人。共廣額二十人。湖廣總督郭琇亦以湖南北地大人衆。援例疏請。部覆准照浙江例廣十三人。可謂一時右文盛事。然止順天國學浙湖三省。而他省督撫未及疏請。部議遂未之及。未免向隅矣。至子鄉爲孔子闕里所在。解額六十名。而至聖裔四氏學二人。即在解額之內。則視他省尤爲未均。惜無言之者。梵言薛荔。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字函。

盤山拙菴智和尚。自江南還山。以滄浪高唱畫冊來索題。蓋師訪宋牧仲開府於吳門。適朱竹垞學太史自禾中來。會於滄浪亭。共賦詩見懷。而畫史高簡圖之者也。宋詩云。青溝闢就老烟霞。瓢笠相過道路賒。攜得一瓶豆苗菜。菜出盤山。來看三月牡丹花。因緣大事公能了。潦倒羸官我自嗟。好向滄浪亭子上。相檀香裏奉袈裟。經行斜日且觀魚。黃鳥縣蠻人耳初。接席金風舊亭長。竹地懷人蠶尾老尚書。阮春深玉版容參悟。歲晚花宮待掃除。拂子一揮仍小住。空林明月暮鐘餘。

提督山西學政翰林院侍讀汪瀨。以大同府人文勝前疏。請撤去門字號。照福浙總督侍郎郭世隆三十六年題請。臺灣一府撤去至字號。與通省一體。勻中之例。部覆得旨允行。

河南巡撫侍郎徐潮疏言。二程子後裔五經博士程佳璠病廢。請以其子程舉承襲。明弘治中。京口人錢寶者。善醫。嘗遊齊魯間。遇一老僧。能臥大雪中。雪爲不積。問其年數百歲矣。後至金陵。居天界寺。摩羅能療諸疾。後尹蓬頭客於錢氏。錢偶言僧狀。尹曰。吾師祖也。別來久。尙亡恙耶。已而尹去。老僧復至京口。錢爲述尹語。僧曰。是吾孫也。徐出度牒示錢。則唐大中四年所給。已八百年矣。僧秦人。不知名字。見外史

唐時升叔達三易集。有南翔八老人詩序云。南翔里有八老人爲社。徐爵九十六。趙陸九十四。陸淙八十五。徐勳張樂俱八十四。董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不一二里。而耆耄相望。日杯酒談笑相娛樂。誠太平盛事也。詩云。白鶴村頭春日曉。香霧濛濛百花好。蒼顏素髮八老人。花前置酒相傾倒。笑說鄰翁學語時。追談邑子知名早。不知主客更勸酬。爭引曾玄互提抱。今年孟春甲子晴。

占云麻麥俱豐成。坐中祭酒九十六。敬醉社翁旨且清。其間迭起拜更祝。但願脚健雙眸明。桂林從事八十一。只聞喚弟無呼兄。南村醫翳桑榆日。出且持杯歸散帙。但課兒孫種黍苗。何知道士餐芝朮。香山居士有遺篇。九十不衰真地仙。公等康健逢聖世。能無日莫歌皇天。願炊香飯釀秫酒。日奉杖履長周旋。正嘉遺事多訛認。欲問鑿與南幸年。魏學禮長林片葉集。有九峯青厓先生年一百二十一歲詩尤奇。

樂府碧玉破瓜時。而談苑載呂洞賓謁張洎贈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洎後以六十四卒。破瓜者二八也。老少男女皆可稱破瓜。亦奇。

山海經云。北號之山。有木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醜甘。食之不瘡。此即吾鄉之虛中棗也。出青城縣。漢上林苑有枏棗。見西京雜記。又東坡有與蒲傳正覓柿霜無核棗帖。元遺山有跋。見玉堂嘉話。

異物彙苑。巴且杏出哈烈國。今北方皆有之。京師者實大。而甘。山東者實小肉薄。少津液。土人賤之不食。獨其仁甘。可以佐菹。

漢上林令所記桃十種。有櫻桃含桃。含桃卽櫻桃。且非桃

類。

金剛鑽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石。產西域諸國。在鷲鳥海東青所遺囊中。以之鑄鑊。無堅不破。右齊東野語所記。或云扶南國金剛能切玉。扣以銳角則判。張洪使種錄云。緬蠻地有木曰金剛。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漬水。暴牛馬令渴極而飲之。食其肉必死。此又草木之毒者而名同。

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有一定儀注。不可那移。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印君。員外以下稱長官。科稱掌科。道稱道長。是也。自康熙丙子祭告回京。見聞頓異。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也。

考工記。釋人音運。爲臯陶。鄭司農注。臯陶古木也。

徐渭路史一條云。唐時高麗貢松煙墨和麋鹿膠造墨。名隴隴。此說杜撰。甚。按隴隴。漢縣名。地出石墨。卽今隴州之汧陽。見於漢官儀。其來舊矣。非始於唐。且與高麗無涉。青藤山人路史云。中山酒。中山兔毫。並是應天府之溧水縣。非古中山也。不知何據。亦出杜撰。

高季迪明三百年詩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十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岩夢裏賢。此三家村學究語。所謂下劣詩。

魔不知季迪何以墮落如此而盲者反以為警策其後有彭三吾者又云畫師休盡殺夢弼要人圖轉入魔道矣又胡虛白詠綠珠云枉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鴻郎瑛稱之皆所云癡人前不得說夢也若永叔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所謂詩論亦自近腐

以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徐秉義前吏部右侍郎原任翰林院

侍講徐元夢湖州人為順天考試官二君皆癸丑科進士

郎瑛七修類纂舉東坡跋林和靖詩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骨以西臺為南唐李建中謬甚南唐太子太

傅李建勳非建中也建中宋初人為西京御史故稱西臺

其書與楊風子先後齊名蘇黃常稱之郎未知耶

剛卯或曰嚴卯見王莽傳或曰殺改音開見說文玉篇以

正月卯日作而佩之服虔云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晉灼曰

長一寸廣五分或用玉或用金予於慈仁寺市中曾見一

枚乃以象牙為之八分書六十六字又按後漢輿服志長

寸二分方六分諸侯王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黑犀

三百石以下以象牙

類纂載武林女子金麗卿詩家住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

識林蘇郎瑛謂其不能守禮出則擁蔽其面時方食不覺

噴飯滿案又謂謝無逸以胡蝶詩得名號謝胡蝶後李商

隱襲其語云云則是以唐人蹈襲宋人矣更可一笑

己卯十一月熊青嶽太宰拜相時宛平胥庭王公為首揆

沁州吳公銅川次之而孝感乃故相再入內閣或疑其位

次王公云若熊公徑以大學士召還自當為首揆今以禮

書召遷吏書而始大拜是由尙書大拜非以大學士召還

也不常讓熊遂次吳而桐城張公敦復又次熊及王公引

疾則丹徒張公素存為首揆桐城請告歸矣熊乃王敦習門生也

御史劉子章條奏外官禁止多帶家口下吏部議督撫止

許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縣十五人違例者

革職下九卿詹事科道集議予謂自督撫已下皆遞減十

人胡為州縣之於道府頓減其半也衆疑之乃定為二十

人而女口不與此數違例者止於降級再奉旨以旗員差

多許倍之

辛巳冬杪得倪雲林喬柯竹石小幅澹逸絕塵題字尤古

勁真蹟也詩云隱士江陰許士雍鈿山湖裏泊煙蓬秋來

鱸膾蓴羹美亦欲東乘萬里風後署甲辰八月倪瓚雪林名厚山地在厚山庚辰三月朝陽門外東嶽廟火殿廡皆燼獨左右道院無

悉特發內帑并令在京在外大小官員捐助仍以裕親王監視之閱歲始畢工親臨幸焉廟中仁聖帝炳靈公司命君四丞相像皆元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劉元所塑元最善搏換之法天下無與比至是皆燬於火羅泌路史云巢父友許繇樊監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道之父適聞之洗耳於潁豎方飲其牛乃歐而還子萃注豎字仲父然則洗耳者巢父飲牛者則樊豎又別自一人妄說紛紛諸子識緯之書杜撰大抵如此可發一笑蟲牢地名見春秋其地在今河南之封丘縣然路史雜國名又有蟲氏牢氏蟲氏條下曰埶地後有蟲氏牢下曰古牢子國後有牢氏

武會試舊無廷對臚傳之例有之自明末崇禎辛未科始從考試官方逢年之請也

王孟端仿雲林古木叢篁自跋云幽篁古樹玉森森白石仙人翠作襟夜月幾驚龍虎立秋風時聽鳳凰吟畫圖入思曾飛筆山水留情獨撫琴不是遠尋高士宅何能愜我出塵心又季迪和東山逸叟和青筍谿道人四言一首壬午順天鄉試五經監生二人一莊令輿江南武進人一俞長策浙江桐鄉人初以違例貼出仍具題請旨奉旨俱

著授爲舉人准會試嗣後願做五經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九卿等詳議具奏

九月初六日辰刻文華殿經筵講官禮部尙書韓爌吏部左侍郎傅繼祖進講四書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一節臣刑部尙書王士禎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法良進講易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講畢賜宴太和門

初九日東宮會講持敬殿臣士禎以尙書侍班詹事府詹事來道右庶子沈涵進講四書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二句右諭德覺和託修撰胡任輿進講書經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二句講畢賜茶文華殿門

翰林掌院舊皆以學士兼禮部侍郎滿官漢官皆然自崑山徐相國以大學士兼掌桐城張相國以禮部尙書兼掌與往例不同然凡啓奏講書等事仍滿前漢後不論所居之本官也今長洲韓宗伯兼掌院事亦然

唐國史補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乃右丞竊取李嘉祐語論者或爲王諱以爲增漠漠四字便是點鐵成金手段此亦嚙語然此事往往有之予門人太倉崔舉人華字不雕貧而工詩嘗有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

花紅似去年時。予在廣陵作論詩絕句四十首。舉此二句。云。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後汪鈍翁在京師。亦有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人。謂非取崔前語乎。汪子崔亦前輩也。

譚輅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犄撫利病。徐陵為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昔予與故友汪鈍翁在京師。鈍翁好詆訶人。前輩自錢公牧翁而下。無得免者。後進以詩文請質。亦無恕詞。予每勸之。故友計甫草東莞序。予門人汪蛟門麟集云。鈍翁性愠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責育不能撓其口也。其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焉。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然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少寬假。此數語頗得予二人梗概。顧施愚山又嘗謂予公好獎引人物。自是盛德。然後進之士。學未有成。得公一言。使自詡名士。不復虛懷請益。非公誤之耶。予思其言亦極有理。

門人李少京兆子來。復先言囊過漢中。聞南鄭縣之東。有民家老嫗。年百二十歲矣。尙強健無恙。李自往訪之。云晨出往田間栽種。未及見。

廣州府佛山有諸生黃章者。年一百二歲。康熙己卯尙入

省闈。自言吾今科且未中。來科百五歲亦未中。至百八歲始當獲雋。尙有許多事業。出為國家効力耳。聞近歲已死。其言無驗。

九月二十五日。車駕南巡視河工。

十月初九日夜。再雪竟夜。積素滿庭。晚菊尙數腋可玩。晨起忍寒坐信古堂。對雪看菊。忽梁溪琴僧岳達見過。彈平沙落雁漢宮秋二曲。古音蕭寥。忘其身。在長安官是秋曹之長也。作二詩紀事。

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于潭。南鄰于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則東連日本。南鄰琉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其沿革莫得而詳也。明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作亂。都督俞大猷勦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灣。大猷不敢逼。留偏師駐澎湖島。時哨鹿耳門外。徐侯其敵。道乾遁往占城。道乾既去。澎湖駐師亦罷。天啟改元。有顏思齊者。為日本國甲螺編頭目也。引倭酋歸。一屯臺灣。閩人鄭芝

龍附之。始建平安鎮城。既而荷蘭國人舟遭颶風。至此。愛其國借居之。遂與倭約。盡有臺灣之地。而歲輸鹿皮三萬。荷蘭國人善火器。其居臺灣也。以夾板船為犄角。雖兵不滿千。南北土酋咸畏之。又建赤嵌城以居。順治庚寅。日本

甲螺郭懷一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被殺於歐汪。在今屬山縣界

辛丑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日蹙。頓軍廈門。適日本甲螺

何斌與荷蘭會長隙。潛誘成功進取臺灣。鹿耳門詰屈回

旋。沙浮水淺。猝難飛渡。成功舟至。水忽漲十餘丈。巨艦縱

橫。畢濟。遂克臺灣。荷蘭國人與成功戰不利。退保安平鎮

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力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

困之。荷蘭人勢窮。以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

蘭人遁歸其國。成功既有臺灣。以赤嵌城為承天府。改臺

灣土城為安平鎮。總名曰東都。未幾成功死。其子經居鷺

江。即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據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來

歸。經僭立。改東都曰東寧。改縣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

澎湖各一。辛酉經死。子克塽嗣。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福建

總督姚啟聖。用間諜陰結傅為霖為內應。事洩。為霖遇害。

明年癸亥。靖海將軍施琅。率舟師進討。六月。自銅山抵澎

湖。入罩灣。連克虎井桶盤諸嶼。督師戒嚴。鄭克塽奉表降。

詔赴京師。隸旗下。於其地設臺灣府。統臺灣鳳山諸羅三

縣。隸福建布政使司云。

十月二十七日。車駕回宮。

御賜內直吏部尚書陳廷敬。副都御史勵杜納。右諭德查

昇。各松花江石小研一方。色淡綠如洗石。腹有御書研銘

八字云。以靜為用。是以永年。繼又賜大學士張玉書吳璜

熊賜履工部尚書王鴻緒各一方。鴻緒所得。有倭漆研匣。

匣中有御用墨四笏。時十一月偶召張及王入南書房編

次御書。得賜。因及吳熊二公云。

駕在德州。賜致仕在籍戶部左侍郎田雯寒綠堂扁額。原

任翰林侍讀蕭惟豫。編修田需。亦蒙賜御書各一幅。

召戶部郎中陳奕禧入南書房。命書大小字各三幅。賜御

書御製塞上詩一幅。詩云。半嶺黃雲合。風悲鼓角聞。野獭

沙草外。落日自成羣。

御製宋高宗父母之仇。終身不報論。命大學士熊賜履禮

部尚書韓奕內直吏部尚書陳廷敬右諭德查昇同作。又

命浙江舉人查慎行原名。江南舉人錢名世等同作。進呈。

詔。蠲甘肅等處地方四十一年四十二年錢糧。江南上江

下江四十二年錢糧。

十二月。諸王內閣九卿翰詹卿寺科道。請上尊號。奉旨。朕

即位四十餘年。未嘗少刻不以民生休戚為念。遠邇安靜

為本。雖或慶雲景星。嘉禾瑞草。天書麟鳳之奇。總無關於

黔黎。亦無關於朕心。反為史書之譏。朕以實心為民。天視

天聽故有其道。難免後人公論。若耀功德。取一時之虛名。朕之不悅甚矣。毋煩數陳。

上召海寧舉人查慎行。武進舉人錢名世。長洲監生何焯。休寧監生汪灝。于南書房。屢試詩及制舉文。特賜焯灝舉人。明年一體會試。

考試新差提督各省學政翰林侍讀學士張廷樞等。郎中翁嵩年等十一人。於南書房。稱旨。人賜御書一幅。八股題

循八善誘人一節詩 壬午冬。駕歸自德州。考試內直諸詞林官。至二十二日封印。後一日始畢。定一等十人。侍讀學士陳元龍等。二等若干人。其三等五人。調知縣用。諭德王化鶴。中允吳晟。修撰戴有祺。辛未元檢討趙爾孫。吳文炎。

命吏部右侍郎吳涵兼掌翰林院事。山行慮迷。握嚮蟲一枚於手中。則不迷。見物類相感志。虞山先生作嚮言。取此。

明文士如桑悅。祝允明。皆肆口橫議。略無忌憚。悅對丘文莊言。舉天下文章。惟悅。其次祝允明。世但嗤其妄人耳。允明作罪知錄。歷詆韓歐蘇曾六家之文。深文周內。不遺餘力。謂韓傷易而近佞。形羸而情霸。其氣輕。其口誇。其發疎

躁。歐陽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披袞繡。東坡更作儂浮的。為利口。譁獷之氣。肆溢舌表。使人奔迸狂顛而不息。曾王既脫衣裳。并除爪髮。髻之獸鬣。脂骨。至於老泉。穎濱。秦黃。晁張。則謂不足盡及。惟柳如冕。裳珮玉。猶先王之法服。乃其大旨。則在主六代之比偶。故實。吁亦鄙而倍矣。論唐詩人。則尊太白為冠。而力斥子美。謂其以村野為蒼古。椎魯為典雅。粗獷為豪雄。而總評之曰。外道。李則鳳皇臺一篇。亦推絕唱。狂詩至於如此。醉人罵坐。令人掩耳不欲聞。論詩餘。則專祖太白飛卿。稍許歐晏周柳。以為綴旒。謂東坡木強疎脫。少游魯直。特市廛小家之子。略舉大端如右。所謂無忌憚者。不足置辨也。

西園雜記。記明大臣壽考者。自王端毅公魏文靖公而下。十三人。而不及雒陽劉文靖公。海菴文靖壽九十餘。近百歲。又弘正名相也。何獨遺之。

釋氏言。羚羊挂角。無跡可求。古言云。羚羊無些子氣味。虎豹再尋他不著。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獨喻詩。亦可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

大竹破山和尚。天童密弟子也。蜀亂後。居萬峯。賊李鶴子者。殘忍嗜殺。延師供養。請肉食。師曰。公不殺人。我使食肉。

李笑而從之。全活無算。師寒姓。忠定公之裔孫也。

鄭端簡云。十哲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至今。無取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爲邦之才。不遠優於宰我。冉求乎。求我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矣。其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我於廡中。右與子官祭酒時具疏。大意略同。惜爲友人中阻。疏不果上。即當時禮部未必果行。要當存此一段公論於天下後世耳。予至今悔之。皮日休本字逸少。後字襲美。見北夢瑣言。

康熙乙丑夏。予使粵東還。便道遊廬山。宿開先寺。觀陽明先生石壁大書紀功碑末云。嘉靖我邦國。若前知世宗入繼大統者。按碧里難存。陽明既平田州之亂。先是州有巨石側臥江澗。舊有童謠云。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岑猛惡之。夜遣人平之。明復如故。先生定亂後。其石即平。先生自往觀之。洗剔苔蘚。有古刻新建伯三大字。異之。遂續加九字。併刻於石云。嘉靖歲戊子。新建伯王守仁。又記先生習靜陽明洞。預知門人朱白浦。蔡我齋入山事。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陽明其庶幾乎。樂郊私語云。海鹽少年多善歌。蓋出於澈川楊氏。其先人

康惠公梓與貫雲石交善。得其樂府之傳。今雜劇中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家僮千指。皆善南北歌調。海鹽遂以善歌名浙西。今世俗所謂海鹽腔者。實發於貫酸齋。源流遠矣。

香祖筆記卷二

異物類苑云。山都人面黑長。身有尾踵。見人則笑。笑則上唇掩目。按諸書言。人都烏都。豬都皆不爾。此乃誤以獬豸爲山都耳。

僅字有少餘二義。唐人多作餘義用。如元微之云。封章諫草。繁委箱笥。僅逾百軸。白樂天哭唐衢詩。著文僅千首。六義無差忒。小說崔煒傳。大食國有陽燧珠。趙佗令人航海盜歸番禺。僅千載矣。甘澤謠陶峴傳。浪跡怡情。僅三十載。撫言曲江之宴。長安僅於半空。玉壺清話。南唐先主傳。吳越災。遣使唁之。寶帑幣糧。僅百餘艘之類。至宋人始率從少義。迄今沿用之。

令狐子先安陸高士。予嘗著之古懽錄矣。士彥輔塵史。載其著書甚多。有高卷錄。易說精義。晉年統緯。世懽樂要。注默書。讒髓。琴譜。兵途要轄等。若干卷。又云。令狐先生卒。阮

永樂戊戌宣德庚戌正統壬戌三典會試耳。

臺灣風信與他海殊異。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颶。颶

條發條止。颶常連日夜不止。正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

七八月發者為颶。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為九降。過

洋以四七十月為穩。以四月少颶。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

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颶。九月多九降。最忌。颶颶俱

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凡颶將至。則天邊有斷虹。先見

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鬣尾者。曰屈鬣。土番

識風草。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颶。一節則颶一次。多節則多

次。颶之名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初九日曰玉

皇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念九日曰烏狗颶。二月二日曰白

鬚颶。三月三日曰上帝颶。十五日曰真人颶。念三日曰馬

祖颶。真人多風。馬祖多雨。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此其大者。四月

八日曰佛子颶。五月五日曰屈原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六

月十二日曰彭祖颶。十八日曰彭婆颶。念四日曰洗炊籠

颶。七月十五日曰鬼颶。八月一日曰竈君颶。十五日曰魁

星颶。九月十六日曰張良颶。十九日曰觀音颶。十月十日

曰水仙王颶。念六日曰翁爹颶。十一月念七日曰普菴颶。

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颶。念九日曰火盆颶。念四日已後。

皆曰送年風。按升菴先生云。鳳山縣有菴。名三寶菴。相傳明初三寶太監所植。可療百

病。

諸羅縣番首名大眉者。每歲東作時。諸番請其出射。射所

及之地。稼輒大熟。號靈箭。

正月二十七日。前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

部尚書王熙卒。公禮部尚書文貞公崇簡長子也。順治丁

亥進士。父子同官禁林。又同為學士。康熙壬戌以兵部尚

書大拜。居政府者二十年。辛巳以病予告。至是卒。年七十

六。賜諡文靖。王文貞公六子。長熙。保和殿大學士禮部尚

書。次樞。桃源縣知縣。次然。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次照。浙

江金華道參議。次燕。貴州巡撫都察院副都御史。次默。刑

部郎中。閱閱之盛。時無其比。

二月二十九日。放榜。會元王式丹。江南寶應人。

康熙中。以尚書拜相者。或進部銜。如宛平王胥庭熙。相國。

以司馬大拜。而進兼禮部尚書。京江張素存。玉相國。以宗

伯大拜。而進兼戶部尚書是也。其後吳沁州銅川。以刑

部尚書大拜。止兼本部。

浙江巡撫張泰交。以士民公籲。請前巡撫陸浙閩總督盛

忠貞范承謨春秋特祀允行。

湯調鼎。淮之清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議論多發人神智。偶筆其記人參二則於此。隋高祖時。上黨民宅後。聞人呼聲。求之得人參一本。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占者謂晉王陰謀奪宗。故妖草生。予曰非妖也。人參如人形者。食之得仙根。至五尺而具人狀。蓋歲久神靈之物。而上黨又人參之所出。惜時無張華其人。故其物不著。而以爲陰謀奪宗之應。文帝以丞相僭帝位。何嘗不以陰謀得哉。又元覽云。人參千歲爲小兒。枸杞千載爲犬子。按參以人名。伏土歲久。而具體人狀。氣類神靈之感。無足怪者。枸杞字不從犬。何以歲久爲犬。廣韻云。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秋名却老根。冬名地骨皮。是枸杞特四名之一。考山海經。建木上有九橧。下有九枸。枸根盤錯也。與犬義絕不相涉。使枸杞而爲犬。天精却老地骨皮。又何化乎。人參

呂與叔記二程子語云。今日釋氏未消理會。大患者在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節度使。朝議欲討之。而李文饒之意。必欲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學者。程子云。詩小序。必是當時人所傳之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者是也。不得此何緣知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要之皆得大意。朱子學宗二程。於詩序獨不然。何也。伯淳道君實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愚謂熙寧之病已甚矣。溫公一出而立起膏肓。天下咸如更生。天不祚宋。遂使公年不永。豈云非所及哉。三月十五日。上南巡視河回宮。內閣九卿迎駕於南海子西紅門。

四川巡撫貝和諾。奏請復設蜀省五十七學學官。下禮部議復。得俞旨允行。

謝在杭肇瀾小草齋詩話。殊多憤憤。啓發人意處絕少。如云詩境貴虛。故仙語勝釋。釋語勝儒。夫仙語如步虛辭等。最易厭。釋語入詩最近雅。今乃反之。豈非強作解事者。惟所云王右丞律選歌行絕句。種種臻妙。圖繪音律。獨步一時。尤精禪理。晚居輞川。窮極山水園林之樂。唐三百年詩人。僅見此耳。如云明詩遠過於宋。又云本朝僅數名家。力追上古。然刻畫摹擬。已不勝其費力矣。其他作者雖復如林。上乘篤語。人不數篇。要其究竟。尚不及宋。宋人有實學。而本朝多剽竊故也。右二條自相矛盾。當以後論爲允。又云國初詩林。鴻高敢尙矣。鴻一意盛唐。而啓雜出元白長

吉夫鴻之為盛唐膺鼎耳。安得與敢並稱。而且語有軒輊。此真齊人之知有管晏而已。又云李西涯樂府野狐外道。夫西涯樂府雖變體。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身州晚年尚爾服膺。遽斥之為野狐外道可乎。約略駁正數端。以例其餘。至外篇雜篇以下。多載晚唐五代宋元詩。無可采者。正與劉後村詩話同耳。

三月十八日。萬壽節大赦天下。

十九日。赴暢春苑。啟奏刑部釋放囚犯八百餘人。是日請旨御批又減等二十一人。

二十六日。已刻文華殿經筵滿禮部尚書席爾達漢禮部尚書韓棗。進講智者樂仁者壽二句。滿吏部左侍郎傅繼祖漢詹事府詹事徐秉義。進講易經其德剛健而文明三句。講畢。賜宴太和門。

上南巡。畿輔在籍諸臣迎駕。詔復原任禮部右侍郎田種玉國子監司業劉芳蒞御史戈英原官。至江南。詔起用原任河南巡撫侍郎顧沂。翰林編修楊瑄。加檢討尤侗侍講。復內閣學士盧琦。諭德秦松齡。檢討潘耒徐飢馮勛。御史吳震方等原官。

二十八日午刻。東宮會議。工部右侍郎兼詹事來道洗馬

張豫章。進講與於詩二句。庶子常壽修撰胡任輿。進講說命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二句。講畢。賜茶文華殿門。

特賜江南舉人汪灝何焯蔣廷錫三人。與癸未科會試中式舉人王式丹等一體殿試。

宋中丞牧仲。得王介甫唐百家詩選殘本。自第五卷王昌齡李頎起。至第八卷錢起盧綸司空曙止。又自十三卷王建起。至十六卷許渾止。中間第六卷沈千運以下全取元次山篋中集。而益以李嘉祐等七人。通三十八家。蓋亦詳於中晚而略於初盛。宋人選唐詩。大概如此。意

初唐盛唐諸人之集。更五代亂離。傳者較少。故也。牧仲謂今所傳十卷。是章安楊蟠所改竄。非介甫原本。此雖闕本而真面目尚在。山陽閣百詩若云。曾見閩賈持翻刻本正

二十卷。惜無從覓之。近牧仲有書至。云已購得全本。方刻之吳門云。

三月二十五日。特命皇長子臨故少傅大學士王熙之喪。拜奠舉哀。特恩異數。都人驚傳。以為未嘗有也。上諭以世

祖皇帝舊臣。故加殊禮。內閣部院諸臣公疏謝恩。報聞。

四月初四日殿試。初七日傳臚。狀元王式丹會江南寶應人。榜眼趙曾。福建閩縣人。探花錢名世。江南武進人。是科

人。榜眼趙曾。福建閩縣人。探花錢名世。江南武進人。是科

人。榜眼趙曾。福建閩縣人。探花錢名世。江南武進人。是科

以達式黜者三人。吳時寬沈洪雷曾

十五日引見癸未科進士。選汪瀨等四十九人為庶吉士。

與鼎甲三人同人館讀書。十二日在暢春苑御試庚辰科。

鼎甲汪繹等及庶吉士十七日命下留館授職者十三人。

顧圖河甲戌第二汪繹李愈皆鼎甲。餘庶吉士滿漢共十八人。戊辰庶吉士梁佩勳張尙璣辛未庶吉士狄億皆外用者共三十一人。

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賜履以老病請告。允之。仍令

居京師。備顧問。以吏部尚書陳廷敬為文淵閣大學士。兼

吏部尚書。以副都御史勵都納為刑部右侍郎。刑部侍郎

金璽以前任湖廣巡撫紅苗事調用。以直隸巡撫兵部侍郎

郎李光地為吏部尚書。仍管巡撫事。

鄧縣同年史及超少宗伯。前身為僧大成。予既書之池北

偶談第二十六卷。癸未二月。與同年屠少司馬芝岩忠粹會

於僧舍。屠亦鄧人也。因訊及史事。屠言其邑人戎通參上

德。前身亦僧也。嘗以鐵練鎖項。募緣市中。通參之父戎翁

者。嘗施齋供與之善。後僧化去。而通參以是日生。亦夢僧

入其室。按宋相史彌遠。乃覺長老後身。即宗伯之先也。

唐武后遊石淙。倡和詩。首御製。自皇太子相王以下。和者

十六人。相王之後。次梁王武三思。次內史狄仁傑。次奉宸

令張易之。麟臺監中山縣開國男張昌宗。又次鸞臺侍郎

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奉宸大夫汾陰

縣開國男薛曜。書久視元年五月。刊於平樂澗之北崖。諸

詩惟李嶠沈佺期二篇差成章。餘皆拗拙。可資笑柄耳。黃

岡葉並叔封知登封縣。撰嵩陽石刻集記。始著錄之。而刪

去九首。不為無見。而朱竹垞太史。憾其闕略。以得睹全碑

為喜。則亦好奇之過也。當牝朝淫昏之世。二張每侍行幸。

預倡和。已令千古齒冷。而列銜於李嶠蘇味道輩之前。諸

人亦俯首甘之。當時君臣上下。豈復知有羞惡之心哉。

文海披沙。記筆之異者。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歐陽

蘭臺用狸毛為心。蕭祭酒用胎毛為柱。張茂先用鹿毛。陶

隱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百紙。狸毛可書八

百紙。又有豐狐。螭蛤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雖奇品。而

醇正得宜。不及中山兔毫。若淇源之鴨毛。雀雉毛。但取五

色相間為觀美耳。今吳興兔毫。佳者值百錢。羊毫僅二十

分之一。貧士多用之。然柔而無鋒。臧懋循欲取貂鼠毛為

之。輔以免毫。謂鍾王所用鼠鬚必此也。然稍肥。舉落運用

不如人意。已上謝在杭所記備矣。近日湖州專用羊毛。殊

柔輒無骨。形貌亦醜。貂鼠珍貴。專為貴人裘帽之用。筆工

當何從購之。

李滄溟食饅頭。欲有葱味而不見葱。唯蔡姬者所造乃食。其法先用葱。不切入箇。而留饅頭上一竅。候其熟。即拔去葱。而以麵塞其竅。此謝在杭文海披沙所載。即所謂蔡姬典盡舊羅裙者也。

揚州銀杏樹內。有觀音大士像。寧波落迦山石。有大士竹林鸚鵡像。予皆載之池北偶談。閱文海披沙一則云。永州蘇山多石淋。以水鋸破。中有觀音彌勒塞山拾得等像。西方聖人。神道設教。理或然也。

吾鄉風雅。盛於明弘正嘉隆之世。前有邊尚書華泉。後有李觀察滄溟。滄溟集。盛傳於世。華泉集。一刻於胡中丞可泉。再刻於魏推官允孚。又逸稿六卷。刻於王方伯桃溪。又有李中麓。太常選本。山西臺察趙侯齋。刻於太原。予所及見者。前三本。而中麓選本。獨未之見。諸本亦漸就蕪滅矣。康熙己卯。予乃選刻於京師。凡四卷。予兒啓涑。以予私淑先生之切也。移書宗姪萃。訪其後裔。久之。萃乃詳其家世。報涑曰。先生二子。長子翼。以廕官光祿寺丞。其後無聞。次子習。歷城諸生。字仲學。號南洲。有詩名。習子治禮。治禮子節。節子庶。皆以諸生奉祀事。庶子材。材子紹祖。自先生至

紹祖凡七世。其家尚有先生畫像云。先生祀郡邑鄉賢。其奉祀至材始失之。材今年老。為人佃田。紹祖始十餘歲。亦失學傭工。辛巳。予假歸。涑乃爲予述之。而濟南諸生某某。以書導材。攜紹祖。及先生畫像。謁予里第。比予過郡。因與巡撫王中丞東侯。提學徐僉事章仲備言先生名德。而後裔僅有存者。遂以紹祖奉先生祀焉。先生墓在萊莊亦平云

黃子鴻名儀。常熟人。隱居博學。工書法。予刻漁洋續集。將訪宋槧。苦無解書者。門人崑山盛誠齋侍御。符升聞子鴻多見宋刻。獨工此體。因禮致之。子鴻欣然而來。都無厭倦。今續集自首迄尾。皆其手書也。尤工小詞。有句云。井桐休放月痕來。玉塔剛臥金鈴犬。人多稱之。

安丘劉憲石相國。正好爲詩。嘗賦從軍行云。匣裏雙雄劍。腰間兩石弓。蓬蒿真浪死。何必怯遼東。後竟以事隸旗下。人以爲詩識。

江南蘇松神儲道參議馬逸姿疏言。臣父璵原任永嘉縣知縣。康熙十三年。值逆藩耿精忠之變。與溫處道臣陳丹赤格守臣節。同時殉難。荷蒙皇恩。矜恤。屢下溫綸。從優議敘。贈臣父浙江布政使司參政。廕一子人監。併賜葬祭。康熙三十六年。撫臣疏請於溫州府建雙忠祠。復荷俞允先

是三十五年。丹赤蒙特恩賜諡。三十八年。皇上南巡幸浙。丹赤子湖州府知府一襲恭迎聖駕。復荷軫念。御書扁額。懸之忠祠。榮被萬世。臣父璆殉難與丹赤同時。賜祠。又復同祀。仰懇皇上破格。一體賜諡。賜額。昭垂萬世。云云。禮部議覆。奉旨。馬璆著與諡。旋賜諡忠勤。

軼槍。二獸名。秉心忠直。今承天門內華表頂上者是。又衛輝府前石亦是。按此亦蒲牢。屬蜃蚩吻。睚眦之屬。而龍生九子。不載其名。

世傳羿妻奔月。謂之嫦娥。亦曰蟾蜍。又西陽雜俎。月中有一人斫桂樹。名吳剛。又云月中仙人。名宋無忌。何月中人物之紛紛耶。又鬱華一名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見七聖記。

鈕玉樵秀云。有王秋山者。工爲筆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皆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擧出。設色濃淡。布境淺深。一法古名畫。按筆當作。音築。字書。以手擧物也。近閩中有絨畫。乃破紙爲條。織成之。山水人物。花鳥。布置設色。種種臻妙。與刺繡無異。亦奇技也。

南海友人陳元孝尹作狨賦。其文甚工。予按陸佃云。狨尾作金色。俗謂金線狨。一名狨。狨猶猴也。楚人謂之沐猴。甚

愛其尾。毛柔長可藉。宋制官二品。絨坐。不言食猴。又按石狨。獸名。食猴。則元孝之賦。當作石狨爲是。狨音菊。異物類苑云。狨如師子。蒼黑色。腹目聳耳。出武當山。又黃山志。廬狄似穿山甲。而無鱗。嗜猿及蜂。每呼羣猿至。羅跪於下。擇肥者。以木葉覆其頂而食之。

山海經。何羅魚。出譙明山。譙水中。聲如吠犬。食之已瘡。今登萊海上。三月。何羅魚始至。味甚美。即寧波之鯨也。

谷音三卷。皆宋末人詩。上卷王滄以下。凡十人。率什俠節

義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陽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字。要之皆宋之

逸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淡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

謝臯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於東南。而又有此三

十人者。與之遙爲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

泉吟社合刻最工。亡友施愚山。備兵湖西。又嘗刻之清江

蓋杜清碧其郡人也。適見黃少司馬雪洲集。記此書初得

之臨淮。顧德光氏。後又見江西刻本。多帝虎陶陰之憾。間

託南都博洽之士。是正。稍復其真。虞部主事吳時冕。見而

愛之。遂刻諸真州。分署以傳之。弘正以來。此書蓋不一刻

矣。集中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沒者。宜有神物在。在謹持

之也。黃名瓚。字公獻。揚之儀真人。

五月十五日。朝退御乾清門。賜滿漢大學士尙書侍郎御

書扇各一。士得御製虎丘五言律詩一首。前有楊春小印

禮古石文二印

袁海叟詩集若干卷。康熙壬午雲間門人周庶常彙策銘

所寄鈔本。用羅紋箋寫之。甚工。有大復空同二序。陸儼山

序。又董宜陽題編首。謂海叟手定。國初刻於張氏者久燬。

儼山編次為別本。而陸序云。海叟集舊有刻。又別有選行

在野集者。暇日與獻吉共讀之。又刪次為今集云。按明初

詩人。其推高季迪為冠。而大復獨以海叟為冠。空同許為

知言。今讀其詩。古詩學魏晉。近體學杜。皆具體而微耳。逮

躋之青丘生之列。未免失倫。故予謂從來學杜者。無如山

谷。山谷語必己出。不屑稗販杜語。後山簡齋之屬。都未夢

見。况其下如海叟者乎。

詩小序必不可廢。古今通儒論皆如此。然如郝楚望之。每

一詩必駁朱注。亦自不可常熟。顧大韶仲恭。欲刊定一書。

用毛傳為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

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以己意折衷之。

嚴粲詩輯。作於朱注之後。獨優於諸家大全之作。敷衍朱

注。全無發明。用覆醬額可也。此論最公。見牧齋願仲子傳

益都孫文定公。汴亭銓廷嘗撰顏山雜記四卷。極稱簡賅。然

於建置設官。緣起猶未詳。按黃瓚雪洲集。議礦盜一疏。是

瓚巡撫山東時所奏。略云。臣會同鎮守太監黎鑑。巡按山

東監察御史王相。徐冠議照禦盜之法。本非一端。要在術

以防之。令以禁之。嚴逐捕以銷之。足衣食以安之而已。前

項礦賊勢雖頗衆。其初實倡於一二不逞之徒。而市井無

賴。與凡窮困無聊者。遂相率而從之。臣等查得青州府益

都縣。去郡二百餘里。地名顏神鎮。土多煤礦。利兼窰冶。四

方商販羣聚於此。其中時有不逞之徒。此巡海道副使潘

珍。先有開立縣治之議。今有特設通判之請。固欲得其要

害而治之。誠有見也。但鄰近州縣。復多徒黨。亦未得專事

乎此。而遽道於彼也。合無准照副使潘珍。及左布政使姚

鏞。右布政使盛應期。按察使王泰。署都指揮僉事馬凱。分

守左參政許淳。分巡僉事魯鐸。所議於益都縣顏神鎮地

方。聽令壘石為堡。建立府館一所。添設捕盜通判一員。許

其兼制前項鄰近州縣。舊有礦洞。不時巡察。新編總甲。嚴

為約束。操練弓兵。民快人等。遇有盜賊。小則密謀發卒。以

收掩捕之效。大則移文糾衆。以成合擊之功。務在斷絕奸

宥。

萌。毋令復相屯聚。示已往於不究。開方來以自新。則賊黨自此可消矣。云云。紀略以爲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黃某奏請兵部覆准。蓋未詳也。但黃疏有聽壘石堡之語。而顏城實嘉靖二十六年王弇州世貞兵備青州時建。則正德中止設官而未建城耳。

黃雪洲同畢嘉會送馮憲副還浙一首。廣陵淹畢誠。越山老馮唐。兩賢師友間。力障波瀾狂。翩翩遊子衣。獨與朔雁翔。汲古尙董井。銷魂更雷塘。胡然歌式微。綵服戀故鄉。驚心濟南叟。桃李空門牆。江離未堪折。遠思憑誰將。嘉會吾邑大司空畢公亨也。公官兩淮運使。爲茶陵李相所重。卒爲名臣。止從釣臺集得其一詩。餘不概見。偶閱黃集錄之。備公故事云。

余自少年與先長兄考功同上公車。每停驂輟輓。輒相倡和。書之旂亭驛壁。率不留稿。諸同人見之者。後在京師。往往爲余誦之。恍如昨夢。近見吳江鈕玉樵。亦載余逸句。因憶丙午自里中北上。戲題德州南曲律店壁一絕。云。曲律店子黃河厓。亦地名。朝來一雨清風。青松短壑不能住。騎驢又踏長安街。語雖談嘲不足存。亦小有風趣。聊記於此。

今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脣駝峰未足爲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鹿尾賦云。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爲君雕俎之羞。廁君金盤之實。云云。若六朝已來。則以麀尾爲談柄耳。未聞充盤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蹄作對。

韓宗伯葵所居在宣武門外。與胡侍講任輿爲鄰。韓遊未泱月。胡亦病卒。胡甲戌狀元也。乙丑狀元陸侍講肯堂先卒於此宅。陸是科會元。胡甲子江南解元。皆兩掄元。樊川詩云。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株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信空門意味長。諒哉。

括異志述吳地記云。昔有金牛囊金。村民皋伯通逐之。牛入山穴。山頹。兄弟皆死。妄語無稽。豈又一金牛耶。又一阜伯通耶。吳地志又云。漢議郎皋伯通字奉卿。卒葬胥門。號伯通墩。則伯通非村民。又不死於山矣。

古今論世者。以尹吉甫爲名臣。徒以伐獫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耳。吾獨疑吉甫惑後妻之言。至使其子伯奇衣苔帶藻。作履霜之操。此與晉獻驪姬之事何異。夫不能齊家。而妄稱之曰萬邦爲憲。吾不信也。其猶後世詞人之諛韓侂胄賈似道者。動以伊周擬之。其又足信乎。

姚士麟叔祥言曾見趙松雪自書家用簿運筆精妙凡養蠶種桑等事與今不殊惟用麵作食及烏豆之類動至百斤百石耳。

姚叔祥又言海鹽有優兒金鳳以色幸於嚴東樓非金則寢食弗甘金既衰老而所謂鳴鳳記盛傳於時於是金復塗粉墨扮東樓焉此一事較侯方域馬伶傳更奇。

見只編云蘭谿魏某嘗客華州王槐野祭酒家見架上有夏國書凡閱三旬始遍則此書較契丹志金志卷褻尤多矣右二志予皆有鈔本夏國志則世罕知之。

明代自南部入閣者甚少惟萬曆丁未葉文忠向高以南京吏部侍郎徑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文忠是時年四十九。

鄭端簡古言云永叔毀繫辭君實詆孟子安石非春秋二程子改古大學晦菴不用子夏詩序皆不可解。

香祖筆記卷二

陳子昂文集十卷詩賦二卷雜文八卷與陳氏別傳及經籍志合子昂五言詩力變齊梁不須言其表序碑記等作沿襲頽波無可觀者第七卷上大周受命頌表一篇大周

受命頌四章曰神鳳曰赤雀慶雲叱頌其辭詔誕不經至云乃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綱建大周之統歷革舊唐之遺號在宥天下咸與維新賜皇帝姓曰武氏臣聞王者受命必有錫氏軒轅二十五子班爲十二姓高陽才子二八名爲十六族故聖人起則命歷昌必有錫氏之規云云集中又有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太原王者十驪也此與揚雄劇秦美新無異始又過之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恥事矣子昂真無忌憚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之矣子昂後死貪令段簡之手殆高祖太宗之靈假手殛之耳特加在籍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尚書銜任聊城人順治丁亥己丑進士尋卒。

予奉使廣州屢見紅鸚鵡又有五色者尤珍麗姚旅云滇中多紅斑鳩又云曩宮中有黃鸚鵡屠長卿詩云一入雕籠奪翠裳羽毛新得染鵝黃此與漢赤雁朱鷺隋宦官劉繼詮獻芙蓉鷓皆異物也。

熊掌最難熟故楚靈王請食熊蹯而死明奏府十孫不羈云用草繩匝掌煮之則易熟。

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烟草者田家種之連畝頗獲厚利考之本草爾雅皆不載姚旅露書云呂

宋國有草名淡巴菰。一名曰金絲。釀烟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搗汁可毒頭蝨。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呂宋。今處處有之。不獨閩矣。

山水豹。遍身作山水紋。故名。萬曆乙卯。上高縣人得一虎。

身文皆作飛鳥走獸之狀。巖岬瓦屋山出貌。常誦佛號。

子隴蜀餘聞載之。雅州傅良選進士云。其鄉蔡山多貌。狀如黃牛犢。性食虎豹。而馴於人。常至僧舍索食。

獨獸名。似猿而大。能食猿。猿性羣。獨性特。猿鳴三。獨鳴一。

見五侯鯖。

宜和畫譜所載最古者。吳曹弗與耳。畜獸首竹史道碩。按

西京雜記。漢元帝時。有安陵陳敞。新豐劉白。夔寬。并工爲

牛馬飛鳥。下杜陽望。樊育。尤善布色。皆與毛延壽同誅。然

則盜獸花鳥之類。漢已多有。不獨文翁石室。畫古聖賢像

而已。若山水則後起者也。

石蛙音劫。南越志云。形如龜甲。或云脚遇春雨則生花。右丞

詩。來經石蛙春。春字非趁韻也。古人字無虛設如此。

自同州四十里至肅州。東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其中

產人參白附子。與高句驪接界。見許亢宗行程錄云。

議政大臣管侍衛內大臣一等公費揚古諡襄壯康熙四

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多羅平郡王訥爾福諡悼康熙四十

年九月二十三日鑲白旂漢軍都統雷繼尊諡敏愨康熙

四十年十月十一日和碩簡親王雅布諡修康熙四十年

十一月十三日和碩顯親王丹臻諡密康熙四十一年六

月廿三日都統管九門步軍巡捕二營統領凱音布諡肅

敏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十三日福建陸路提督總兵官

左都督贈太子少保王萬祥諡敏壯康熙四十一年閏六

月十七日浙江永嘉縣知縣殉難贈布政使司參政馬璉

諡忠勤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廿六日太子少傅禮部尚書

保和殿大學士致仕加少傅王熙諡文靖康熙四十二年

五月初四日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致仕伊桑阿諡文

端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廿一日廣西富川知縣殉難贈太

僕寺少卿劉欽鄰諡忠節康熙四十三年

以副都御史陳論爲刑部右侍郎海寧人辛丑

王彥輔塵史云。予在開封時。長子淪遊相國寺。得唐漳州

刺史張登文集一册六卷。權文公爲之序。其略曰。詩賦之

外。誌記書序等。合爲一百二十篇。彥輔又云。所得書肆鑲

本。纔六十六篇。已亡其半矣。予續文粹登之。以至金石

所傳。哀而錄之。以廣前集。惜彥輔之書亦無傳。

古剔犀器以滑地紫屏為貴。底如仰瓦。光澤而堅薄。色如膠棗。曰棗兒犀。元時禾郡西塘楊匯所作。

漢僧徒著赤布僧迦梨。秣陵僧衣色仿西竺。宇文周忌聞黑衣之識。易以黃色。衣褐亦起於宇文。

鄭康成尚書中候注云。比目魚一名東繇。見紺珠集。

內鄉李子田葵。撰宋欽圍集二十二卷。凡二百八十八人。時在隆慶初元。海內尊尚李王之派。諱言宋詩。而子田獨闡幽扶異。撰為此書。其學識有過人者。然於宋初載廖融江。

為沈寶孟彬於之流。皆五代人也。又取馬定國周昂李純甫趙胤龐鑄史肅劉昂霄諸人。皆中州集所載金源之產。

定國又劉豫偽翰林學士也。而與平園誠齋石湖放翁等並列。淄灑清混。所宜刊正。

華州郭宛委宗昌。嘗從遼左得倭帥豐臣書一紙。書間行草。古雅蒼勁。有晉唐風。是朝鮮破後求其典籍之書也。鱗介之族。乃能好古如此。王弘撰山史云。

東嘉趙士楨。字嘗吉。能詩工書。明文華殿中書。一日出內府藏硯。悉刻前代年號。命士楨改製刻萬曆字。內有一硯。

乃唐文皇賜虞世南者。士楨奏云。太宗賢主。世南名臣。乞留此硯。以彰前代君臣相與之美。從之。

漱石閑談云。成都府有耕者。得薛濤墓。棺懸石室中。四圍環以彩箋。無慮數萬。顏色鮮好。觸風散若塵霧。夫濤死而以箋殉。箋在地下。歷千年不壞。皆理之不可信者。殆好事者為之耳。

兩廣雲貴多有蠱毒。飲食後。咀嚼常歸。即解。

葉蒲州南岩。治刀瘡藥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為餅。用敷瘡處。血即止。骨破亦可合。奇效。

劉脊虛。盛唐詩人之傑。李華作三賢論。論脊虛與元德秀蕭穎士曰。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劉在京下常寢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謂寶從曰。挺卿日若不

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詣與談。終日忘返。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見劉面。常想見其人。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氣。是皆重劉者也。又云。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於安康。蕭歸葬

先人。歿於汝南。無復下壽云。脊虛學行。蓋不僅詩人之冠冕。惜不概見於後世。而所傳五言。亦止十四篇。新舊唐書儒學文苑。皆不為脊虛立傳。與章蘇州同一憾事。亦無知者。

亦無知者。

亦無知者。

亦無知者。

亦無知者。

亦無知者。

唐劉蛻文家銘。自評其文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此喻最妙。文家在今潼川州。予康熙壬子曾過之。爲賦一詩。唐末古文。並稱樵蛻。蛻文泉子。予所手錄。然不逮樵遠甚。樵之文在大中。惟杜牧可稱勁敵。

吾鄉章丘縣有尤氏。乃金南渡奸相尤虎高琪之後。

歸潛志載劉勳少宣濟南詩云。舟行著色屏風裏。人在回

文錦字中。勳初名訥。字辯老。雲中人。

金翰林學士趙秉文。嘗述党承旨懷英論詩云。律詩最難

工。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便如一屠沽

兒。廟其間也。按此五代人劉昭禹語。党述之耳。

大唐傳載開原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隴者。年一百二十八

歲。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矣。詣闕引見。自言臣神堯皇帝

之臣也。上賜紫袍牙笏。優恤有加。

唐時知貢舉皆預定。親知權要。皆得薦其私人。乃至榜帖

亦屬他人爲之。如撫言所載鄭顥。託崔雍爲榜。延至榜除

日。待榜不至。但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早陳賀。日暮壽兒

寄宿院中。夜已艾。壽兒以蠟丸進顥。即榜也。主司在院。而

榜自外來。且使命出入。更無關防。已可笑。尤可異者。杜黃

門第一榜第三場。庭參之際。謂諸生曰。未有榜帖。尹樞年

七十餘。獨趨進。公欣然延之。從容授以紙筆。樞每割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列庭聞之。皆咨嘆。嗟其公道。唯空其元。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爲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

大奇之。卽命筆親自割之。狀頭出於舉子自定。殆近兒戲

矣。又鄭損舍人爲主司。以陸辰爲狀元。帖皆請辰自定。

范傳正作李翰林墓碑云。與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

等八人。爲酒中八仙。周南之名。杜酒中八仙歌無之。唐書

白本傳所載酒八仙人。亦與杜詩同。

唐文宗太和中。詔以李白歌詩。張旭草書。裴旻劍舞。爲三

絕。命翰林學士爲之贊。僖宗廣明元年。車駕幸蜀。詔曰。行

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會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

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有

唐中興之德。唐代留意風雅如此。談之芬人齒頰。

風俗通。漢有太守願先丹。音膽。有并春。今認作并春。近在

部見爰書。有妙姓。烏姓。盤姓。民姓。纏姓。杵姓。釗姓。律姓。茶

姓。煙姓。穰姓。首姓。卑姓。威姓。冰姓。坎姓。楊姓。攬姓。慈姓。

章八元賦慈恩塔詩。元白見之。云不意嚴維出此弟子。其

詩鄙惡俚俗。予於居易錄已言之。姚園客乃以爲慮照鄰

作。又似無目人語矣。

李格非文叔易安之父也嘗著洛陽名園記不見其詩露
書載其臨淄懷古絕句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
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頗可誦

京山李東白者能詩隱於衣工有登黃鶴樓七律最佳其
中二聯云與饒老子胡床上秋在仙人鐵笛中鄂渚霜花
沿岸白漢陽楓樹隔江紅明詩諸選多錄歐大任青衣李
英詩而不及東白因著之李宗伯本寧常識其人後舟過
雲夢吟詩拍手一笑躍入水死

蜀青城山有牡丹二株皆高三四丈號大將軍小將軍見
元人題跋朱圖南謂在羊亘見峭壁上秋海棠高丈餘吐
花如錦連綿十里尤奇又玉堂嘉話云海州東峽島生海
棠作矮樹花深紅大如茶盃香韻殊絕每歲進御以金牌
記之

治難產方用杏仁一枚去皮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用
蜂蜜黏住外用熬蜜爲丸滾白水或酒吞下此方乃異僧
所傳

中州才士近有襄城李來章禮山劉青藜太乙劉歌詩李
古文皆有可傳劉庚辰公車至京師杯酒間爲余言郊縣
同軌車同詩文皆擅絕壬午同寄余長句瀏灘頓挫與劉

勁敵也因語巡撫少司馬徐公青來潮門人張侍御遠若
環聘主大梁書院予昔使秦中偶遊慈恩寺見塔上康乃
心題詩亟爲延譽康遂以此知名當世皆今士人之才而
貧者也康亦字太乙其詩曰園廟衣冠此內藏野花歲歲
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六王
杜子美黑白二鷹詩十人何事網羅求南唐元宗謂馮延
己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舊唐書明皇爲楚王叱金
吾將軍武懿宗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此語
在前見本紀

五月二十五日駕幸古北口外避暑
弇州卮言載滄溟在關中過許中丞宗魯伯誠許問今天
下名能詩何人滄溟曰唯王元美次則宗臣子相許請子
相詩觀之滄溟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面赤而已余嘗嗤
之夫子相詩未必能過伯誠卽索觀亦屬恆事何至怫然
如此又蔡子木入覲酒間自歌其夔州諸作吳明卿軻軻
睡軻聲與歌聲相低昂歌罷軻亦止今觀明卿詩品亦未
能過子木也文士護前往往夜郎王自大適足爲識者軻
渠耳厥後蔡巡撫中州吳講歸德府推官與徐子與張肖
甫皆爲屬官蔡身爲行酒曰吾安敢有其一以傲三君子

哉。子木固盛德。不知爾時明卿。當復置身何地。特著二事。以爲文士相輕之戒云。

胡應麟作丹鉛新錄。藕林學山。以駁升菴。自負博辯。然舛。譌復不自覺。如引三國志。關某傳注。謂羽欲娶布妻。啓曹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按此乃秦宜祿妻。與布何涉。

元瑞豈未一檢陳書耶。又唐人長安女兒踏春陽一絕。見沈亞之集。異夢錄。胡止據博異志。似未觀沈集者。田汝成西湖志。餘又傳會以爲宋人。西湖事。謂爲水仙與鳳俱沈湖中。則剿襲司馬才。仲遇蘇小事而爲之。尤可笑。

嘉陵江岸有刀鑲山。康熙丙子。余再使蜀。舟過之。口占絕句云。晨過赤銅水。望見刀鑲山。閨中應計日。不見藁砧還。

赤銅亦利州水名。蓋用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語也。此詩偶逸之。未編入雍益集。聊記此。

范德機嘗得十字云。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既復曰。語太幽。始類鬼作。吳正傳師道禮部集一條云。聞之危太樸。昔與先生秋夜不寐。微步山中。得此二句。喜甚。且曰云云。

阿不盤火野深碧。池荷聞暗香。故友葉文敏訥菴。極喜。

之。取入獨賞集。

胡氏經籍會通云。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外。拱辰門西。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並下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歲三日。廟市月三日。今京師書肆。皆在正陽門外。西河沿。餘惟琉璃窰廠間有之。而不多。

見燈市初在靈佑宮。稍列書攤。自回祿後。移於正陽門大街之南。則無書矣。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貨集慈仁寺。書攤止五六。往間有祕本。二十年來絕無之。余壬申冬過之。有兩漢紀初印本。最精。又三禮經傳通解。亦舊刻。議價未就。旬日市期早過之。二書已爲人購去矣。癸未夏。得陳子昂文集十卷。猶是故物。然如優鉢羅花。偶一見耳。

康熙壬午年。吾鄉有少年十餘人。自登萊往濟南。肩舁數籠。籠有虎一熊一。又一羊六足。一犬三足。欲觀者先以錢投之。攫資無算。

文殊普賢。厮打本釋家語。宋參政錢象祖與史彌遠合謀。殛殺韓侂胄。請和於金。時人爲之語曰。文殊普賢自鬪。象祖打殺師王。蓋侂胄以太師封平原郡王。佞者皆稱師王。故也。可謂善謔。

杭州靈隱寺飛來峯。有楊璉真伽石像。嘉靖二十二年。福

清陳仕賢知杭州命斬之田汝成記其事。比於申屠迪毀曹操之廟。頃張御史瑗請平西山碧雲寺魏忠賢墓。仆其碑碎之。有關名教。可並傳也。

嘗見一書。言今江浙所祀五通邪神。乃明太祖伐陳友諒陣亡士卒。詔令五人一隊。得受香火云云。而武林聞見錄。又載宋嘉泰中大佛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獄吏云。泰和樓五通神虛位。某欲充之。求一差檄。言差充某神位。得此為據可矣。如其言。經數月。東庫人聞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闐。如爭競狀。吏乃泄前事。為增塑一神像。遂寂然。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不自明初始。至於決囚鑽營偽牒。得補神位。則其為邪魅昭然矣。吳越之人信而畏之。理不可解。宜湯潛菴斌碎其土偶。投畀湖中也。

唐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長一尺五寸。香聞數百步。南宋有李大卿者。其子娶韓平原之女。奩具有香玉師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後歸福邸。

支硎山有泉。自石罅流出。雖大旱不竭。相傳支道林遺跡也。有賈胡過之。坐臥其側。凡半月。取一玉蟹而去。

五侯鯖。載薛瓊至孝。家貧采薪。遇老父。以一物遺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當得銀。如言種之。旬日生。

苗。再句開花。花有銀色。如鈿螺。及結實皆銀也。銀亦可種。與雍伯種玉皆奇聞。

米紫來漢宛平人。明太僕友石萬鍾之孫也。父壽都字吉十。

亦知名。紫來以順治十八年辛丑登第。多技藝。工書畫。書仿南宮。尤工金石篆刻。以長葛知縣行取。適有博學宏詞之舉。改翰林編修。以典試罷。誤久之。召入供奉內庭。遷侍講。賜宅西華門。尋病卒。太僕有勺園。在京城西海淀。與武清侯清華園相望。亦曰風煙里。今暢春苑。即兩園故址也。

紫來少喜交游。所交游皆海內名士。與予最相善。頗有倡和其詩。惜為書畫所掩。亦散佚無傳矣。紫來曾以其瀛中詩屬予論次

藥花人詩多新異。如陳白沙。恰到溪窮處。山山枳殼花之類。予居易錄載之矣。偶讀南宋姜堯章一絕云。憐君歸囊路迢迢。到得茆齋轉寂寥。應嘆藥闌經雨爛。土肥抽盡縮砂苗。亦佳。然以藥闌為藥物之藥。則誤耳。

唐人柳枝詞。專詠柳。竹枝詞。則泛言風土。如楊廉夫西湖竹枝之類。前人亦有一二專詠竹者。殊無意致。宋葉水心又擬為橘枝詞。亡友汪鈍翁疏編修。亦擬作二首。其一云。郎行時節橘花零。南風吹來香滿庭。今年橘實大如斗。勸郎莫羨楚江萍。

郎莫羨楚江萍。

姜白石詩說有數則。可取錄之。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詞者也。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始於意格。成於句字。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詞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詞盡意不盡。若夫意盡詞不盡。刻溪歸棹是也。詞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一家之言。自有一家風味。如樂之二十國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樵仿者語。雖似之。韻則亡矣。右論詩未到嚴滄浪。頗亦足參微言。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見莊子田子方篇

陳忠國字升揆。公安人。諸生。曾中四川鄉試副榜。以冒籍黜。壬午來京師。其鬚長過於膝。行則自兩肩搭於背上。每行過市。人競隨觀之。趙統詩話。杭人陸濤言其鄉有役爲老人者。鬚長委地。行則辮而繞之頸。又白醉璣言云。攸縣有徐寨主者。鬚十餘莖。以囊盛之。舒之則其修二丈。

元鮮于伯機記杭醫宋會之者。善治水蠱。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色爲度。去巴豆。

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候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清水爲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宋言巴豆逐脈絡去而不留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

宋時武林馬陸藏花之法。紙糊密室。鑿地作坎。覆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候湯氣薰蒸。則屬之。經宿則花放。今京師園丁亦然。予嘗以冬月寄諸盆花。約明年花樹不敗。則酬其直。惟桂不能如舊。西湖志餘謂桂必清涼而後放。法當置石洞岩巖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颺。乃開。今與桃梅牡丹之屬。同置暖室地窖。宜其不殖也。此亦格物者所當知。

從伯文玉諱與政。號能詩。嘗有詠宋高宗一絕云。千金空買玉孩兒。不得其解。讀西湖志餘。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舊物。昔往四明誤墜於水者。問俊所從得。對曰。臣從清河坊鋪家買得之。詢鋪家云。得之提籃人。復詢之。乃從後潮門外陳宅厨娘處得之。詢之厨娘云。破黃花魚腹中所得也。上大悅。鋪家提籃人。補校尉。厨娘封儒人。

中牟縣城南有湖數十畝。中有亭。額以蒲盧。爲邑名士張林宗表。觴詠之地。予丙子以奉使祭告西嶽。過之。惜其命。

名非典。因為易名。墊巾以存林宗之舊。使後來知名流故蹟。按毛詩小宛疏云。螟蛉。桑蟲也。果臝。蒲盧也。細腰。土蜂謂之蒲盧。郭璞爾雅注。細腰蜂。俗呼蠮螋。若水中之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多緣木。故亦或謂之果臝。是細腰水蒲。得以互稱。於命名之義。無一可者。不知當時義何居也。

子甲子冬奉使祭告南海之神。歲杪次桐城大雪中。陳默公碑初未相見。即過子客署。二從者背負巨囊。揖罷。即呼具案。顧從者取囊書數十大册。羅列案上。指示予曰。此吾二十年來所輯宋元詩會若干卷。聞公奉使常過此。喜甚。將待公決擇之。然後出問世耳。已過其滌岑。雪中遠眺龍眠諸山。縱觀是書。竟日。賓主談諧。無一言及世事。此亦冠蓋交游中所少。默公順治壬辰進士。二甲傳臚第一。以耳聾不仕終。

予以乙丑二月抵南海。始與陳元孝^尹定交。揖甫罷。即出一端石小研相示。曰。吾得此水坑石。甚寶惜之。將以梁子藥亭公車之使。屬寄公於京師。既聞奉使當至粵。故留以俟。視其側有銘八字云。獮獮之貽。漁洋寶之。元孝工漢隸。此其手書也。予甚珍之。獨漉元孝別字。亦自稱羅浮布衣。子勵後中己卯舉人。

陳衍奇石記云。米仲詔嗜石。有五石最奇。一靈壁石。高四寸餘。延袤陂陀。勢如大山。四面皆畫家皴法。近山脚特起一臺。臺上平下削。平處刻伯原二字。小篆絕佳。伯原元清碧先生杜本字也。又一靈壁石。非方非圓。週遭如屏障。有脈兩道。作殷紅色。自凹處垂下。如瀑布之射朝日。高八寸許。圍徑尺。純黑凝潤如膏。一英德石。高四寸。長七寸。如雙虬盤臥。玲瓏透漏。千蹊萬徑。穿穴鈎連。一兗州石。大如拳。堅緻有聲。得之嶧山。一仇池石。亦如拳。峯巒洞壑。奇巧殊絕。刻其側曰。小武夷。

明大內英華殿。供西番佛像。殿前菩提樹二。孝定皇太后手植也。光祿寺志云。英華殿四月八日。供大不落夾四百對。小不落夾三百對。叔祖季木考功詩云。慈寧宮裏佛龕崇。瑤水珠燈照碧空。四月虔供不落夾。內官催辦小油紅。蓋紀此事也。慈寧宮當作英華殿為確。荊州南門有息壤。其來舊矣。上有石記云。犯之頗致雷雨。康熙元年。荊州大旱。州人請掘息壤。出南門外堤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者。再下尺許。啓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非土非木。亦非金石。有文如古篆。土人云。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大雨。歷四十餘日。江水泛溢。決萬

城堤幾壞城。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井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也。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醅。坐而對飲。查已茗芋。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入春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爲丐耶。查奇其言。爲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進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爲丐。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陽。祖明世爲觀察。以構蒲故。遂爲蠻人。旣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遷者執六奇。六奇曰。請得見大帥言事。旣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劄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帥提督。孝廉家居久。不復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簾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

自出迎。導從雜沓。擬於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而長跪。歷叙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爲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鉅萬。將歸。復以三千金爲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訾計。查旣歸。數年。值吳興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爲之營救。查遂獲免於難。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園。園有英石一峯。高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載致吳中矣。今石尙存。查氏之家。六奇後卒。官贈少師兼太子太師。諡順恪。

武昌小南門獻花寺老僧自究者。病噎食。臨終。謂其徒曰。我不幸罹斯疾。胸臆間必有物爲祟。歿後剖視。乃可入殮。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形。取置經案。久之。有兵帥借寓。一日從者殺鵝。其喉未斷。偶見此骨。取以挑刺。鵝血濺骨。骨立消。後其徒亦病噎。因前事悟。鵝血可療。數飲之。遂愈。因廣其傳。以方授人。無弗愈者。

唐初修隋史。不爲文中子立傳。千古疑之。且其時總裁者魏徵。秉筆者陳叔達。皆及門也。而房杜諸人又皆佐命。力豈不能爲其師立一史傳。而必待三百年後宋景文修唐書。始爲之表章於王績勃質諸傳耶。頃閱仇俊卿通史。它

石論此甚快。可破千古之疑。其說本於宋史。非剽也。宋史謂通為長孫無忌所惡。當時畏無忌。故遺通。而無忌之惡士氏。則由於王凝。次子勳。劾侯君集。君集與無忌善。因而惡及其祖耳。初叔達撰隋紀。王績欲借觀。且曰。吾芮城兄亦有隋書若干卷。欲續成以終其志。殆諷之也。予謂隋書不為王通立傳。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二公未嘗以一傳有無為輕重。獨可為當時操史筆者惜耳。亦別有說。○通次子福時。福時子凝。凝子勳。勳物。

香祖筆記卷四

康熙四十年。駕臨塞外。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鶴一架。青翅胡蝶一雙。子行在問之。對曰。鶴能擒虎。蝶能捕鳥。又哈密獻麟草一方。云草生鳴鹿山。必俟千月乃成。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

高陵令朱某。有白玉籠。高廣二寸有奇。四面皆作連瑣格子。上下卅字文。外一童子俯首而窺。中有一猿。坐而仰視。意態如生。鈕玉樵。瑋官秦中。嘗見之。

黃周星。字九煙。崇禎庚辰進士。性簡傲。嘗遊嘉善。遇一人負薪過市。口作吟哦聲。揖入。詢其名氏。曰。崔姓。名金友。出

其詩。五言云。花落無人徑。雲飛到處山。七言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沈笑白鷗。又云。吟思白墮傾家釀。坐對青山讀異書。自號樵隱。黃驚異。因與定交。

某大臣籍沒時。有一書案。乃琥珀琢成。而嵌水精。方廣二尺。下承一替。亦水精為之高可三寸。貯水畜朱魚。紅鱗碧藻。煦沫游泳。恍若麗空。按元時燕帖木兒於私第作水精亭子。四面皆水精。鏤空貯水。養五色魚。其中剪綵為白蘋。朱荷。諸花草。壁中置珊瑚。闌干。光采玲瓏。右李材解醒語載之。古今事相類有如此。

宜興任弘嘉。字葵尊。康熙丙辰進士。以行人改授御史。上疏請定服色。於是三品以上始許衣貂及舍利猴。一日五鼓入朝。遇梅桐匡。少廷尉。時隆冬。梅有寒色。予口占絕句戲贈之。云。京堂詹翰兩朱門。齊脫貂裘舍利猴。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吏部侍郎趙公玉峯。麟曰。公詩大佳。尤難其押韻天然耳。梅今為御史中丞。巡撫福建。鈕玉樵。瑋。觚臚記此。訛為京師謠語。蓋不知為予戲作也。元時張進中者。字子政。郟城耆老。善製筆。管用堅竹。皂用鼬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憲。皆與之善。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製不用也。每自持筆以入。

必蒙賜酒。今京師未有以善筆名者矣。

昌平紅崖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美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爲動。忽言腹痛。就盆產一兒。詰旦抱去。道人惡盆汚。覆諸澗中。誤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澗際。沙石亦皆金色矣。

大小勞山在萊膠州卽墨之境。延安府甘泉縣北二十里。亦有大小勞山。狄武襄與夏人相拒。士卒疲困。憩此。因名烈婦王氏。名富英。儒家女也。其母夢吞牡丹花而生。故以爲名。康熙癸丑。歸孫文恪公之孫槐。會土寇亂。婦被掠。賊帥慕其色。將犯之。堅不從。繼以兵刃撈掠。亦不從。夜闌伺守者倦而寐。遂以帛自縊死。貌如生。賊帥驚嘆其貞烈。已而自悔。口如此烈婦。而我倡之。至於死。吾不知死所矣。乃謝其儕伍。披緇入山。不知所終。

明末靖海衛向化。其父指揮某投海死。化年十六。沿海岸哀號三日。亦投於海。次日。天方晴霽。忽西南有聲如天鼓。雷雨大作。化尸以頭戴父尸。浮至海岸。觀者如堵。莫不驚異。泣下。其家乃耐葬焉。

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者。未有室。同輩醱金謀爲娶婦。一日于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鬢鬢白。居然嫗

也。遜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日。嫗感其忠厚。曰。醱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爲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紉衣中。當爲君易金娶婦。以報德。越數日。於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則嫗之女也。蓋母子俱爲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卽爲之合卺成禮。嫗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尙存珠數顆。可鬻之爲歸計。乃攜壻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三分其產。同居終其身。人以爲遜忠厚之報。云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于政事堂。王元長賞柳文暢亭皋木葉下。攏首秋雲飛。書之齋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以爲極則。又若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爲文外獨絕。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羣公咸閣筆不復爲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回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玩此數條。可悟五言三昧。

漢侯霸子孫稱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祖曰家祖。蔡邕書文稱姑女曰家姑家姊。班固書集曰家孫。顏氏家訓。姑姊妹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

輕略之也。此說與班蔡之稱不同矣。

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病。郡二千石賜告不歸家。自馮野王始也。

琵琶錄云。羽調綠腰。注云即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以為名。誤為綠腰也。白樂天詩注。又譌為六么。

乃其曲又有高平仙呂非羽調。吳楚材彊識略云。然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謬也。

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謬也。本朝設詹事府。沿明代之舊。而稍不同。明詹事率以禮部尚書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尚書或侍郎。皆與枚卜。今則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罷不設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後罷不設。今

沿之。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俱罷不設。司經局洗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乘輿。先馬。注。尊馬也。國語曰。勾踐為夫差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晉太子詹事官屬有洗馬八人。掌太子經書圖籍。其後止一人。今沿之。漢

蘭臺東觀有校書郎。北齊有正字。明司經局之屬。有校書。

有正字。今校書罷不設。正字則以內閣中書舍人改充之。

世或疑文中子以為房杜李諸公。未必皆出其門者。陋儒也。予讀司空圖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故梁衛數公。皆為其徒。恢文武

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圖唐人也。又文中子鄉人也。其書如此。可信耶。不可信耶。吾故特筆之。以結此輩之舌。若門人薛收等議諡文中子。則詳唐書文苑王勃傳。文中子之名。則附見玉續傳。

禮生曰名。死曰諱。今世俗不辨。以諱混施之生者。極可笑。然漢人有之。吳楚材彊識略言西漢岳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尚在也。然則俚俗相沿。亦有所本。

堂谿公曰。玉卮無當。當底也。謂人主漏洩羣臣之語也。譬玉卮美矣。而無底。則水迸散。不若瓦器有當適用也。如所不密則失臣也。

海船曰艤。江船曰艫。艫作蠡音。

明洪武初立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令。晉王燕王為宗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人。皆正一品。其後不然。本朝無宗令宗正等名。率以和碩親王多羅郡王掌之。亦有多羅貝勒協理府事者。惟宗人府丞則以漢人為之位。次副都御史。與

通政使大理卿同列曰宗通大

古稱宗室藩王之賢者曰間平。謂漢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也。又古稱原嘗。謂趙平原君齊孟嘗君。皆舉第二字言之。

今戶部有總督倉場滿漢侍郎二人。滿左漢右總警京通各倉。

倉監督則以各部員外郎主事差遣。即漢之太倉令丞也。

唐明皇以御史充太倉出納使。五代改曰如京使。取詩如

坻如京之義。宋沿之。故柳開稱柳如京。舉其官也。

兵部有督捕滿漢侍郎二人。滿左漢右左右理事官四人。二人

一人主事六人。司務一人。今歸之刑部。曰督捕司。止設漢

郎中主事各一人。管子所謂僕區是也。昔耶律文正公楚

材對元世祖曰。今天下一統。逃將安之。此言最得大臣之

體。予先曾官督捕侍郎。今十四五年。官刑部尚書。復兼領

是事。惟以文正之意。仰承朝廷寬大之恩。宣布四方而已。

故終歲不劾一失察之官。不治一窩隱之罪。非敢縱事。亦

古人所云無擾獄市之意而已。

戶部之屬。古有民部度支金部倉部。明改十三清吏司。分

掌十三布政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民支金倉四科。刑

部之屬。古有憲部比部司門都官。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

十三按察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存古制也。本朝因之。但明代以南北兩直隸之事。分隸十三司。本朝則增江南一司耳。刑部又增督捕一司。為十五司。

工部四清吏司外。今增製造庫。滿洲司官外。惟設漢郎中

一人。即宋之文思院也。考工之官以文思命名甚奇

六月初七日。和碩恭親王病薨。諡曰口。諱長寧世祖皇帝第三子諱福全世祖

六月二十六日。和碩裕親王病薨。諡曰憲。諱福長子世祖

和碩裕親王世子保泰襲封親王。

偶觀明秦人趙統伯一驪山集崖雞一篇。略之如左。以補

物類相感志所未及。客有籠鳥者。謂為崖雞。丹喙朱趾。佳

尾鳩臆。大倍鶴。蓋雉屬也。因指其喙。此雛時殊黑。成雛而

飛。始蛻其喙。褪黑出丹。鸚鵡之褪。易其色。崖雞之褪。并脫

軀壳。方褪時。喙吭腫蔽。如蛇蛻然。因言蛇蛻如蟬蛻。壳枯

虛裂頂而出。如更生然。座客或言。麀蛻眼。常求亡羊。得麀

窮谷草中。故睛閉而新睚未啓。又有言。獺蛻肝者。曰獺肝

凡十二析。月腐一析。則他析更新。循環歲更。故諺曰。人心

象膽。世事獺肝。又有言。獺蛻角者。獺野羊也。大者重千斤。方蛻時。自投絕崖。冀震撼以自解。而獺亦自決死矣。已甦

而自逸。但不能得其蛻期。若麋鹿之冬夏云。有趙生者。因言其地多麋。曰。前人言麋噬麋。食柏而香結。退麋而藏。覆以自珍。吾邑會寧無柏。麋將何食。麋春和其臍。自張獵。諸花卉。得其香而括之。蠅蟻集其臍。臍然亦括之。凡諸花香。蟲肉皆香材也。遇蛇。回旋數周。撐足張臍。以當之。蛇自起而納諸臍。獵人得其臍。或收蛇不既者。或收而未化。化而不盡者。大抵蛇為其香之主也。言既。客有談龍者。龍之蛻以首。昔見晁氏蓄藥。嘗得全首置牖下。高可二尺許。或得之地中。或得之石中。然不得其蛻之詳。文矯異甚。可喜。趙又辨鳩逐婦一則云。鳩逐婦。乃感天地之雨暘。而動其雌雄之情。求好速也。非逐而去之之謂。歐陽永叔云。天將陰。鳴鳩逐婦啼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非也。

趙又云。韻書五噫。噫本平聲。楊眉菴莫解梁鴻五噫歌。趙大洲梁君五噫。今安否。皆作去聲。誤。按字書噫音依。恨聲。又音隘。飽食氣滿而有聲也。則依音為是。

楊用修言何仲默謂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如且從毛鄭。胡釘鉸事。或言列禦寇。或言柳文暢。王性之默記。又載諸先生遇慈上座事。云他日見胡釘鉸者。知吾所在。後諸為

章惇引薦。特置第五甲。勉往習冠帶。而作帶者極有十人。風範問之。即胡釘鉸也。驚問慈上座何在。曰。上座於人。一舉意即知之。且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也。此胡釘鉸又異人矣。一耶二耶。

寶應孝廉陶成。字雲湖。朱升之大參妻父也。以書名家。偶閱王兆雲揮麈新談。載其行事怪僻甚。殆郭忠恕之流。成小時從師。見其妻。即圖之。次見其女。又圖之。皆偏真。師怒逐之。寫花鳥人物最工。芙蓉尤入神品。然與物多忤。性不可測識。有富人欲求之。而不敢言。乃於其遊歷之所。偏栽芙蓉。秋日花盛開。成過之。喜甚。主人已預具絹素張於庭。立成二十幅。索酒痛飲而去。嘗同升之赴會。試期倅三日。忽語升之曰。聞張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從我遊乎。升之不可。成買小車徑造其家。痛飲花下。五日乃去。遂誤試期。嘗以挾妓事露。御史知其名。欲全之。觀其贈伎詩曰。此殆非子作。成爭之曰。天下歌詩。豈有出陶成之右者。而謂他人作乎。竟坐除名。晚遇一伎甚美。而不肯與接。成自緘錦裙。持見之。精類鬼工。伎乃大喜。既遂挾伎以遁。坐謫戍邊。

陳寒山隱云。王立穀。字伯無。少入雞足山。忽逢伽葉。引入石壁中。語之曰。汝墮火宅中。行慈忍戒。他日勇退急流。橋

下前身猶在。既出。壁合如故。王遂持戒殺終身。

高念東侍郎遊山陰道。上有句云。筇杖古松流水外。蒲團

修竹緒風間。予愛之。命畫師禹鴻臚之寫爲二圖。

大唐傳載云。顏魯公刻姓名於石。或置高山之上。或沉大

洲之中。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此因杜元凱事而傳會

之耳。魯公碑版。曜照天下。安用區區爲爾。亦陋甚矣。

李龜年有弟彭年。鶴年。開元中皆有盛名。鶴年善歌。製渭

州。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見大唐傳載。

康熙辛亥。宋荔裳晚在京師。一日招雙芝麓大宗伯。梁蒼

巖大司馬。及子兄弟。飲梁家園子。予首倡。偶用顯字。明日

梁問予顯字之義。對不能悉。按潘氏記聞云。唐明皇柳婕

妤妹適趙氏。性巧慧。鏤板爲雜花。打爲夾纈。代宗賞之。命

宮中依樣製造。又西河記。西河婦女無蠶桑。皆著碧纈。韻

書但言文縉耳。

上己卯南巡視河。賜江蘇巡撫臣宋學仁惠誠民四大字。

又賜懷抱清明四字。癸未以河工底績。再南巡渡江。駐蹕

江天寺。御賜金山寺。學時屢從。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

御書西陂二字。賜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玉

音云。此二字頗不易書。學再奏云。二字臣求善書者。多不

能工。刑部尙書王士禎。少與臣爲同學。嘗云二字倘得御

書。乃爲不朽盛事。上笑而書之。卽以頒賜。頃之駕回行宮。

又命侍衛取入重書賜焉。再賜清德堂大字。學西陂有緯

蕭草堂釣家。麥梁諸勝。常邀予輩同人賦詩。今果獲御書

張之。不世之遇也。古名臣別業最著。無如午橋平泉。皆地

以人重。顧未聞有此。矧鞞川盤洲以下乎。學有屢從紀恩

詩紀其事。中一首云。御筆傳來訝再三。西陂寶墨祕龍函。

一時盛事流傳速。已入漁洋續偶談。

李庶常麗牛。字蔚州人。示予雲中節義錄。所錄闖寇之難。

大同殉難者五人。宗室二人。永慶郡王某。管理襄垣王府

事。鎮國中尉俊案。巡撫衛景瑗。韓城人。監司朱家什。河州

人。具一則諸牛李若葵也。衛公本末。載諸他書甚著。餘得

略而書之。永慶郡王失其名。居大同。甲申正月。李賊將出

雁門。掠雲中。諸王府謀迎降。王顧大言曰。堂堂親藩。奈何

降賊。何面目見太祖列宗於地下乎。賊至。王介冑率左右

鼓譟出。將赴敵死。顧左右曰。今日乃孤畢命時也。聊輩寧

死同時。勿辱賊手。方抵城門。會總兵官姜瓖叛。出迎賊。與

十衛士戰。射王中肩。王死之。官屬殲焉。瓖遂以城降。鎮國

中尉俊案被服儒雅。善八分書。慷慨好談節義。賊逼城。聚

弟姪謀曰。所不遺。汝曹先去者。欲同急難耳。然同死無益。汝不聞微子去殷。伍員覆楚乎。我死。使人知宗室有殉國

之臣。若輩各從其志。惟不可降賊。以辱國。乃闔房大書于壁曰。襄垣管理。殉國盡忠。旁注九二。慧泉四字。遂自到。九

二行也。慧泉其字。數日。家人歸殮之。顏色如生。朱家仕中。崇禎戊辰。進士。巡撫衛景瑗。雅重之。聞寇警。衛公召集文

武衆僚屬。歃血。漢壽亭侯祠下。衛既歃。總兵官姜瓖。有異志。遽巡不進。家仕獨義形于色。誓不與賊俱生。城陷前一

日。赴井死。諸生李若葵。率妻子等同縊。題壁曰。一門俱死。大節已完。七日始斂。舉家顏色如生。代王明太祖第十二子國大。同鑑曰。簡。

七月初一日。上聞裕親王薨。自行在冒雨回京師。至東直門。望城而哭。未入宮。先駕臨王府。率皇太子哭奠。既登輦

哭不絕聲。入大內。避正殿。居延禱宮。諸貝勒內閣都院九卿八旗都統等文武諸臣。慰問起居。請節哀。仍赴蒼震門

請駕還宮。不許。王慈惠謙和。動必以禮。上素篤手足之愛。朝論以為不愧漢之間平云。

是日。又命皇太子詣恭親王靈輿奠酒。予前記雲。間有木工蕭姓者。能詩。未詳名字。近讀觚臚。乃知蕭名詩。字中素。別字芷厓。博學能文。尤長於詩。嘗有五

言云。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七言云。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皆佳句也。

初五日。裕親王殯於齊化門外郊園。皇太后皇上東宮皆臨王府親送。滿漢內閣九卿皆送至園。奠畢歸。入朝。上傳

尙書臣士禎。大理寺卿李斯義。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呂琨。同內閣戶部赴乾清門。問山東今年水災情形。並問前遣

官照口外養蒙古例往賑。實有益於百姓否。臣士禎奏。皇上軫念民艱。特遣人員照口外養蒙古之例賑濟。地方大

小官員。仰體聖意。實心料理。不敢文具視之。自實有裨益於百姓。但今年之災。非比去年。去年被水。不過十餘州縣。

今年則六郡無不被水。加以丹災。視去年不啻數倍。今舊穀已盡。新穀絕望。民間所苦。在於無米。上諭戶部尙書凱

音布速發通州倉立往賑。初六日。駕幸口外。

袁氏自江左以來。淑彞察昂。歷著高節。及唐初。文皇將選東宮官屬。謂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

招引否。對曰。隋師入陳。百司奔散。唯袁憲侍側不去。王充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獨不署名。父子皆稱忠烈。又袁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族。雖琅琊王

氏繼世台鼎。而累朝首爲佐命。恥與爲伍。朗孫誼。虞世南外孫也。爲蘇州刺史。謂司馬張沛曰。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顧矚。始可稱舉。老夫是也。宜其高自位置如此。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五字。初唐所少。信明。吾鄉益都人也。以五月五日午時生。有異雀數頭。五色畢備。鳴于庭樹。初仕隋。爲堯城令。竇建德欲引用之。族弟敬素。爲建德鴻臚。御勸以立事。信明日。昔申胥海畔漁者。尙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僞朝。遂隱太行山。貞觀中。應詔舉爲秦川令。卒。信明不獨才冠一時。而大節毅然。尤爲可書。其自負詩過李白藥。非蹇傲也。鄭世翼何許人。乃敢肆其輕薄耶。全州謝良琦。字石驪。能爲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判常州。恃才傲睨。意不可一世。常以謁巡按御史。與予解后公廡。初未相識。彼此不交一言。罷去。旣而知其予也。乃遣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勤。後貽其刻集。中有爲予漁洋詩序。予笑語人。謝君何前倨而後恭耶。會同年江陵胡默齋在。南提學。聞謝名。過毘陵。因召見之。謝時有母之喪。要經而往。甫登舟。胡亦卞急人也。望見之。怒甚。急使麾去。謝傲然不屑。予按唐李林甫欲致蕭穎士。時穎士居喪廣陵。聞召

詣京師。縲麻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卽令斥去。穎士忿。乃作伐櫻桃賦以刺之。與良琦事正相類。舊唐書爲李巨川作佳傳。列於文苑。始終無貶詞。新唐書

則置之叛臣傳。特書其導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李筠之罪。使非宋景文。則巨川首惡。網漏吞舟矣。春

秋之義。謂何然。新書旣以僕固懷恩李懷光李琦等爲叛臣。又列李正己師古師道吳少誠元濟等于藩鎮。一進一

退。其義何居。每開卷至此。輒爲憤懣。移日。

致仕前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伊桑阿卒。公滿州人。順治乙未科進士。康熙戊辰。以禮部尙書大拜。在相位十

五年。壬午以病予告。至是卒。年六十六。謚文端。

黃山湯泉皆朱砂。天啓中。或浴于泉。見一鼠躍出。純赤色。長尺餘。曰朱砂鼠。

古今文人。有名不大著。而其詩實卓然名家者。世人多耳食。抑何從知之。如歸田錄所載謝伯初景山送永叔謫夷

陵詩中聯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才華蜀錦張。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明欽天監博士馬軾。字敬瞻。

送岳季方閣老云。五嶺瘴高煙蔽日。兩孤雲濕雨鳴秋。結句祭罷鱗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鈎。右二詩。卽使當世

專門名家。操觚染翰。亦未必能到。論者不可狗名而失實。故特表而出之。

常愛杜詩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又明初人詩數家。非屋臨江水。一路松風響。杜鵑寫蜀江風景。宛然在目。予曾擬作一聯。送同年張仲誠。林知資縣云。子規聲斷處。山木雨來時。又嘉陵驛路千餘里。處處春山叫畫眉。皆眼前實景也。

歐陽公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蘇公云。歲云暮矣。風雪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于此間。得少佳趣。此等寂寥風味。富貴人所不耐。而予最喜之。政苦一年中如此。境不多得耳。二公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歐公有刑部海棠。及刑部看竹詩。今刑部詎復有此遊觀之勝耶。

予嘗謂詩文書畫。皆以人重。蘇黃遺墨。流傳至今者。一字兼金。章惇京下。豈不工書。後人糞土視之。一錢不直。所謂三代之直道也。永叔有言。古之人率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使顏魯公書雖不工。後世見者必寶之。非獨書也。詩文之屬。莫不皆然。

歸田錄記陶穀召對便殿。傍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

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穀乃趨入。予嘗笑之。穀欲效汲長孺。而其奉使南唐吳越。狼狽乃爾。疑出兩人之所為。又何歟。

御史言事。不先白臺長。自宋劉子儀為中丞始。

李方伯紫瀾。自桂林歸。求為母夫人作傳。貽予楊孟載手錄。眉菴詩集五大册。雖書法未為當家。然先哲故物。可寶惜也。每册有子京墨林。項叔子琴書清暇等印。蓋禾中項氏藏本也。卷首自識。行末有業字號三字。云余自離吳門。未嘗作詩。間有所述。不復存稿。邇來西江。意或得追理

舊業。而案牘山積。雖罷竭駑鈍。猶不及十之二。矧從容筆硯間哉。固知有愧於穆之也。冬十一月。宜春侯上猶臨江。又字至侯。於一勾下。疑有誤。余奉省檄。執牒謁軍門。修聘禮。自己未至。內寅。往返者八月。凡目所睹。身所歷。念慮所思。得短

章五七言古律絕句四十首。如春山早鶯。初出深谷。舌強語澀。殊不成音。欲棄置水中。復念予友方君。以常每以不

得見舊稿為憾。姑存此以貽方君。君長於詩。尤工唐人五言。與予友張羽來儀為倡和友云。吳人楊某。識後書五言

一篇云。今夕復何夕。夢我生平友。握手無所言。俱道別離久。覺來聞秋蟲。空堂竟何有。不知千里道。君魂可來否。當

年亦如夢。聚散一回首。起坐誰與親。鐘鳴月穿牖。其詩分體不分卷。凡若干首。不止序所云奉使四十首也。按孟載始以薦爲江西行省幕官。此蓋江西時所自書。首卷起寓懷十二首。與今本同。但今本作感懷耳。按眉菴集中有秋口懷方員外詩。張靜居集亦有元日雪懷方員外以常送方員外歸吳與詩。所云晴春入舊臘。積雪含清暉。是也。方孟吳與人。

王徵士集四卷。都少卿元敬所定。有元敬及浦杲序。徵士名彝。字常宗。又號嬌雉子。洪武初。與高季迪同修元史。後亦同死魏觀之難。元敬稱其古文明暢英發。又或以爲吳中四傑之一。以常宗代張來儀者。今觀其詩歌行。擬李賀溫庭筠。殊墮惡道。餘體亦不能佳。詎能與高楊頴頡頏上下乎。固知高楊徐王之說。誕而無徵矣。此本嘉定門人陸廷燦扶照所刻。

上元之五代史闕又僅一卷。而辨證精嚴。足正史官之謬。如辨司空圖清直大節一段。尤萬古公論。所繫非渺小也。如敘莊宗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爲武皇父子寫生。歐陽五代史伶官傳全用之。遂成絕調。惟以張全義爲亂世賊臣。深合春秋之義。而歐陽不取。於全義傳略無

貶詞。蓋卽舊史以成文耳。終當以元之爲定論也。元之吾鄉鉅野人。其小畜集三十卷。黃俞邵種千頃堂有傳本。惜未及借錄。

元吳師道禮部集二十卷。詩九卷。雜文十一卷。師道金華蘭谿人。與許白雲講明金仁山之學。而與黃竹卿潛柳道傳貫爲友。故其學問文章。遠有統緒。時稱其爲文清勁善持論。友人朱簡討竹垞常稱之。此本乃崑山徐少宰果亭彙寫以見貽者。吳至治辛酉進士。仕止園子博士致仕。加禮部郎中。故集稱禮部云。

吳師道仙山秋月圖詩。自注宮屬馬遠畫。宋寧宗后楊氏題詩。自稱楊妹子。詩中感慨濟王之事。以楊妹子爲楊后誤。

陸廣微吳地記所載如語兒亭等。最爲可笑。又多可疑者。如馮驩宅。謂在吳縣東北二里五十步。有彈缺巷。又謂海鹽縣東十五里。有公孫挺陳開疆顧治子三墓。尤謬。按齊乘云。二士家在臨淄南一里。一基三家。晏子春秋。公孫提田開疆。古冶子。事齊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云云。是事真妄。固不足辨。然三子齊臣。死不葬近郊。而遠葬吳地。此復何理。至於馮驩宅之譌謬。又不煩筆劄者。

也。與張篤有墓在平原。班超有墓在長清。同一傳譌。齊乘已辯其非矣。

世言瓊花。天下惟揚州蕃釐觀一株。故宋人作無雙亭於其側。然元遺山續夷堅志云。鄴縣南十里炭谷。入谷五里有瓊花樹。大四人始合抱。逢閏卽花。以初伏開。未伏乃盡。花白如玉。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着地。乘空而起。按此則不止廣陵有之矣。

香祖筆記卷五

康熙己巳庚午間。在京師。每從朱錫鬯黃俞邵借書。得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爲冠。因鈔其所安遺稿一卷。以馬弼伯明汝陽稟。臨江鄧林性之皇琴曲金華杜旂仲高辦齋小集附之。數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詩實足名家。按吳正傳跋杜端父墨蹟云。杜汝霖仁翁學于胡安定。爲李公擇所稱。其孤陵陵五子。煥伯高。旂仲高。旂叔高。旂季高。旂幼高。伯高登呂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中。兩以制科薦。有橋齋稿。仲高占湖漕舉首。與吳獵楊長孺善。著杜詩發微。辦齋稿。叔高嘗問道考亭。與辛幼安諸公游。端平中以

布衣召入祕閣校讎。季幼文亦相上下。幼有粹裘集。葉正則爲序。人稱金華五高。伯高爲最。旂子去輕。此帖乃去輕手筆。蓋先大父碧溪翁之友。宋末士競舉子習。而杜氏一門子孫。獨尙古文章。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冢法。下至字畫亦異。此紙深得山谷老人筆意。要非不習而能也。

白樂天論詩。多不可解。如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句。最爲下劣。而樂天乃極賞嘆。以爲此等語。在在常有神物護持。悖謬甚矣。元白二集。瑕瑜錯陳。持擇須慎。初學人尤不可觀之。白古詩晚歲重複。什而七八。絕句作眼前景語。卻往往入妙。如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可憐八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類。似出率易。而風趣復非雕琢可及。數水在華州東。數水出羅谷。羅注數水又北。逕數水宮西。予過其地。憶白詩亦爲之流連而不也。

明天啟時。內官多購異花。種於臨幸之處。有紅水仙螻蝶菊番蘭。梯之屬。陳儵天啟宮詞云。春風香豔知多少。一樹番蘭分外紅。又云。卽美人蕉。南唐名臣。如韓熙載。孫忌。王仲連。皆山東人。而著述之多。

無如朱遵度。遵度青州人。好藏書。高尚其事。閑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書若干卷。見鄭文寶江表志。然陸馬二南唐書皆不爲遵度立傳。

予昔輯諡法考。頗以一字二字爲疑。讀獨孤及毘陵集。呂誼諡議初擬諡肅。而度支郎中嚴郢駁之。謂國家故事。宰臣之諡。皆有二字。以旌德章善。請諡忠肅。及復駁之云。文王周公皆文。武功極盛。而皆諡文。冀缺寧俞。隨會。文德豈不優。而皆諡武。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諡。非古也。唐與杜如晦諡成。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岑文本諡憲。唐休璟諡忠。魏知古諡忠。此皆當時赫赫以功名居相位者。不過一字。由此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在字數。則是文武成康。不如威烈。干慎。靚。士也。齊桓晉文。不如魏安釐。秦莊襄。趙武靈。楚考烈也。其言甚辯。卒用及議。是在唐時。已不知一字二字之例。謂何矣。
諡爲宰相而史入
良吏傳亦所未喻

唐獨孤及至之毘陵集二十卷。補闕。安定梁肅所編。肅後序稱門下生。蓋其門人也。集首有虔州刺史李舟序。末有吳郡祝允明跋。云是吳文定所鈔。東閣本。手按皇甫湜諡業一篇。歷評唐人文章。稱獨孤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

漢長松怪石。顛倒駁擊。今讀其文。殊不盡然。大抵序記猶沿唐習。碑版敘事。稍見情實。仙掌函谷二銘。琅琊述。馬退山茅亭記。風扇八陣圖記。是其傑作。文粹略已載之。權德輿議及諡曰。立言遣辭。有古風格。濬波瀾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善而秉方冊。及之爲文可徵矣。卒諡曰憲。及位止牧守而得諡亦非常格

唐歐陽詹四門集八卷之中。棧道銘。弔九江驛。碑材文最佳。其自明誠論有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安得此離經畔道。狂諍謬悠之論耶。韓文公與之同時同年。獨作原道原性諸篇。不愧稱大儒矣。

蔡卞壬人也。然其作毛詩雜解。頗有可取者。如木瓜詩云。齊桓信義及于諸侯。率懷其德。不專畏其力。故問遺得以稱其重輕。以爲禮。孔子所以嘆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

天啟中。小人造東林朋黨錄。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東林籍貫。盜柄東林。夥夥壞封疆錄。諸書。以媚逆璫。殺諸君子。與蔡京黨人之碑。韓侂胄僞學之禁。無異。然其中亦有以小人竄入者。如李清臣。章惇。曾布。張商英之屬。與溫謫諸

公同列是又不可解也。如朋黨錄中之顧秉謙周延儒魏應嘉馮三元。點將錄中之許其孝魏應嘉郭鞏陳保泰楊春茂。同志錄中之張我續。東林籍貫之郭鞏張文熙薛貞。盜柄東林夥夥安某等是也。

宋黜翁詩集一卷。長樂放陶孫器之所著。器之非江西詩派中人。而詩深得江西之體。其詩評最精。嘗自云。此評手書兩紙。一貽前陽劉潛夫。一貽同舍朱仁叔。其自貴重如此。韓平原當國時。題詩臨安酒家壁。弔趙忠定公云。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幾罹于禍亦奇男子也。

句曲外史雜詩一卷。元張雨伯雨著。詩多拗體。予最喜其絕句。如凌波仙子塵生襪。空谷佳人玉鍊容。不奈天寒風露早。日高猶傍錦薰籠。三香弁山南下幽人宅。萬箇長松水一瓢。月到三層樓上夢。鯉魚風起駕春潮。萬壑雞犬茅茨接腹煙。平林如齊遠連天。急波奇句無人賞。已近飛鴻滅沒邊。黃子頗有坡谷遺風。自題云。乙酉歲。自春徂夏。霖雨時多。日處幽篁中。未有裹飯過子桑者。閑弄筆研。寫詩盈冊。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子英過之。持去。勿小不知我者。兩告。

章丘李中麓太常。開先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畫品次

第。明人以戴文進吳偉陶成杜葦為第一等。倪瓚莊麟為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予弇州與之善。嘗言過中麓草堂。盡觀所藏畫。無一佳者。而中麓謂文

進書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足為定論也。畫品略云。戴精理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人戰。郭鹿一猛氣。橫發狂如羅浮。早梅巫山富春。先生雲白。山青。修竹。野逸。杜占色。早秋。微雨。初沐。倪雲林。如几上。凡諸。其物。雖微。以。盤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識焉。

宋予祠之制。予昔與亡友葉訥菴侍郎辯之。載池北偶談。然語焉弗詳也。考趙昇朝野類要云。舊制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閑之祿。神宗置宮觀之職。以代之。取漢祠官祝釐之義。雖曰提舉主管某宮觀。實不往供職也。故奏請者多以家貧指眾為詞。降旨則曰。依乞差某處宮觀。任使居住。惟京師宮觀不許外居。此雖優士大夫之典。而儕衣冠士道流亦自非理。

答簪之簪。有平上二讀。元次山能帶等簪全獨而保生。蘇子美松江觀漁詩。擬來隨爾帶答簪。謝幼槃嚴陵詩。身前萬事一答簪。皆在青韻。今小本詩酌。止收答字。誤。

宋二謝無逸。逸幼槃。適皆江西詩派中人。潘邠老亦派中人也。幼槃竹友集云。邠老嘗作詩云。滿城風雨近申陽。邠

老亡後無逸兄用此句。足成四篇。今去重陽只數日。風雨不止。凄然有懷。作二絕句。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淚覆面。詩云。地下修文兩玉人。清詩傳世墨猶新。却因風雨重陽近。獨立蒼茫淚一巾。阿兄溫潤玉介尊。我友澹薄朱絲絃。只疑蟬蛻遊人世。醉插茱萸若個邊。邪老詩句。至今菟苑流傳爲重陽口實。而二謝同時有詩。迄無知者。因識之。續成一則詩話。亦使邪老不寂寞也。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文雅潔。楚楚有法度。不減其詩。

陸放翁晚節。以韓侂胄南園記爲世口實。葉紹翁三朝聞見錄云。有鄭械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礮石以獻。韓以陸記爲重。仆鄭石瘞之地。韓敗。械竟得免。人固有幸不幸哉。

宋張孝祥于湖集。僅四卷。門人謝堯仁弟華文閣直學士孝伯序之。于湖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爲謫仙人。天性侷儻。勇於爲義。真西山目于湖生平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每作爲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而堯仁謂其水車詩。活脫是東坡。然較蘇氏畫佛入滅次韻水官韓幹畫馬等數篇。尚有一二分劣。又謂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吞東坡有餘矣。觀集中詩。亦是學步江西。尙未

到後山境界。遽欲上擬坡公。妄矣。在南渡之初。亦下放翁遠甚。

唐衡州刺史呂溫集十卷。詩二卷。雜文八卷。溫于詩非所長。贊頌等時有奇逸之氣。如史所稱。凌煙閣功臣贊。張始與畫像贊。及集中三受降城。古東周城。望思臺。成阜諸碑銘。皆有可傳者。惟武侯廟記。持論頗謬。同時劉禹錫柳宗元。亟稱之。溫亦伍文之黨。八司馬之貶。以使吐蕃。獨免于禍。與竇羣羊十諤共傾李吉甫。而其父涓亦附裴延齡。皆非長者。蓋其門風如此。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于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游於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黃太史。正以不深染江西派爲佳。

唐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昔人謂其工爲情語。善窺窹之思。觀集中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詞。歌者葉記等。信矣。然頗類傳奇小說。姚鉉概不之錄。毋亦以其誕謾不經耶。至以滄寇李同捷之誅。朝廷與柏耆牽連同貶。實以兩河諸將之譖。姑謫罰以悅其心耳。而晁公武遽以爲亞之狂躁。

輔者為惡。愚矣哉。吾讀下賢與鄭使君書而悲之。

李白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此獨謂

三百篇耳。若後來韋孟等作。有何興寄。但如嚼蠟耳。風雅

中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埜。

婦嘆于室。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蕭蕭

馬鳴。悠悠旆旌。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等句。後千萬世。縱

有能言。更從何處著筆耶。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徐鉉寶臣著。宋都官員外郎胡克

順所撰。天禧中表進。批答甚優。五代時中原喪亂。文獻放

闕。惟南唐文物。甲於諸邦。而鉉鑄兄弟與韓熙載。為之冠

冕。常侍詩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風。入宋與湯悅即殷崇義奉

詔撰江南錄。至金陵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曆數

為言。誅後主文。尤極悱惻。讀者悲之。老學叢談記常侍入

汴市一宅居。後見宅主貧甚。曰。得非市宅虧價而至是邪。

吾近撰碑文。獲潤筆二百千。可以相濟。其人堅辭。亟命左

右輦致之。其厚德如此。集外又有稽神錄若干卷。予家亦

有寫本。

虎為西方猛獸。毛族皆畏之。然觀傳記所載。能制虎者。不

一而足。如獅子銅頭鐵色。能食虎豹。駸如馬一角。食虎豹。

茲自出義渠國。食虎豹。曾耳似虎。遇虎則殺之。鼯犬能飛

食虎豹。黃腰形似鼠狼。取虎豹心肝而食。竹牛能伏虎。生

子竹中。虎行過即懾伏。又蝟能制虎。諾泉記獬胃食虎。猾

無骨。人虎腹。自內齧虎。漢武帝時。西域貢獸如狸。以付上

林。虎見之。閉目不敢視。或曰。猛獮也。五色獅子。食虎於巨

木之軸。近見南海子象與虎鬪。往往殺虎。則虎之威。亦僅

僅耳。

康熙十五年。餘姚有客山行。夜宿山神祠。夜半有虎跪拜

祠下。作人言。乞食。神以鄧樵夫許之。明晨伺于祠外。果見

一樵過之。逆謂曰。子鄧姓乎。曰然。因告以夜所聞見。戒勿

往。鄧曰。吾有母仰食於樵。一日不樵。母且飢。死生命也。吾

何畏哉。遂去。不顧。客隨而覘之。樵甫采薪。虎突出叢箐間。

樵手搏數合。持虎尾盤辟久之。虎不勝憤。乃震哮一躍。披

尾負痛遁去。樵遂而殺之。客逆勞之。樵曰。感君高義。盍導

我至廟下。既至。大詬以死虎示神。曰。今竟何如。遂碎其十

偶。樵一笑。躍上神座。瞑目而逝。鄉人重為建祠。額曰鄧公

廟。上諭戶部。蠲免山東康熙四十三年地丁錢糧。刑部尚書

臣士禛。大理寺卿臣李斯義等。公疏謝恩。

十月十一日。駕幸西安府。閱駐防滿洲兵馬。

上諭。蠲免山西所欠谷草。大學士臣吳瑛。臣陳廷敬等。公疏謝恩。

蠲免陝西四十二年以前積欠錢糧。右春坊贊善臣范光宗等疏謝。

山西平定州知州劉學嘉上疏。為其父劉欽鄰請諡。略云。臣父某係順治辛丑科進士。原任平樂府富川縣知縣。康熙十三年。值孫逆^延叛亂。罵賊殉節。仰蒙聖慈。溫綸洵錫。

優贈太僕寺少卿。廕子入監讀書。特賜祭葬。以小臣疊邀異數。臣捐糜頂踵。難報高厚於萬一。但查蘇松糧道臣馬逸。委伊父馬璵。原任永嘉縣知縣。與溫處道臣陳丹赤。同時殉節。屢被聖恩。優卹四十二年。皇上南巡。逸姿為父請諡。仰蒙俞允。臣父欽鄰死節。與璵正同。幸逢聖駕西巡。誠千載一時之會。用敢披瀝下誠。援例上請。懇照馬璵之例。一體予諡。奉旨下部議。賜諡忠節。

特起前贛南道副使劉蔭樞。為雲南按察使。蔭樞韓城人。官給事中。有剛直聲。外轉註誤。革職家居。至是由廢籍擢用人。皆誦知人之明云。

十月蒙恩。賜內閣九卿西域蒲桃人二株。臣以尙書與焉。

十二月恭領萬壽節。覃恩。誥命三軸。祖父皆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尙書。祖母母皆夫人。己階資政大夫。妻贈夫人。

特擢提督山西學政翰林院侍讀汪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兼督陝西學政。

禮部右侍郎王瑣齡。轉左侍郎。以內閣學士王九齡為禮部右侍郎。同胞兄弟也。其胞弟鴻緒。時為工部尙書。兄弟三人同時入座。

特諭蔚州壬戌進士魏學誠。改官翰林。故刑部尙書象樞子也。以其居官清正。故有是命。

學士初無大稱。唐中宗欲以龍大臣。始有大學士之稱。五代有文明殿大學士。為宰相兼職。明設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凡五。正五品。後又添設謹身殿大學士。而為六。加尙書。乃為正二品。

山西寧仲威。鉞暑臆臆說。說山繭一條甚悉。可補孫文定

廷山蠶說所未及。輒錄于此。藥溪談記。禹貢萊夷作牧。厥

筐。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以之為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

山繭。繭雅又曰。蠶桑繭。繭由柁繭。今萊陽之山繭。繭蓋

樗繭也。按山繭即禹貢之檉絲。今之山紬。樗繭又別一種。

乃今之椿紬也。樗不才木也。士人嫌其名。故借名椿。取莊

子大椿之義。然則爾雅所云蠟桑繭。即今山多檉絲是也。

響由樗繭。今樗絲借名椿繭是也。山東謂樗

又記燕窩一條云。燕窩名金絲。海南云海際沙洲生鷺螺。

臂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肋不化。並津液

吐出。結爲小窩。啣飛渡海。倦則棲其上。海人依時拾之以

貨。又云紫色者尤佳。湖海搜奇。又云出廣東陽江縣。乃海

燕采小魚營巢。故名燕窩。

陳昔州士業釋弘云。極喜古琴。銘四句云。山虛水深。萬籟蕭

蕭。古無人蹤。惟石嶠嶢。能理會此段。便是羲皇以上人。王

山史弘嘗取俞益期牋云。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

可以長吟。可以遠想。

士業又云。陸務觀梅宛陵別集序。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

次韻和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坡公又有和梅之作。

今集中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矣。

宋閨秀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吾郡人。詞家大宗。其集名漱

玉。而詩不概見。兄西樵昔撰然脂集。采摭最博。止得其詩

二句。云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此外了不可

得。陳士業寒夜錄。乃載其和張文潛浯溪碑歌詩二篇。未

言出於何書。予撰浯溪考。因錄入之。其詩云。五十年功如

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鬪雞兒。酒肉堆中不知

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

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爲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支多馬死。堯

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功銘德真陋哉。乃令

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爲殷

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

生已被姚崇賣。又驚人與廢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

知負國有奸雄。但說功成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来。虢秦

韓國皆天才。苑中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

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峰。蜂頭擊出

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尙

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

在。嗚呼奴輩胡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祇能道春齊長

安作斤賣。若二詩未爲佳作。然出婦人手亦不易。矧易安

之逸篇乎。故著之。

馮吉少卿。五代相道之子。但世知其無賴。不知其頗有文

學。釋文瑩玉壺清話云。吉凡賓僚飲宴。常爲不速之客。酒

酣輒彈琵琶。彈罷起舞。舞罷賦詩。自謂馮三絕。嘗撰昭憲太后謚。議舉朝嗟服。子謂此子欲學晉人作達。當不減謝鎮西。勝長樂老多矣。可謂幹父之蠱者也。

宋戚密學綸。初知太和縣。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祖先。櫛沐蠟蠶。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後者。此與唐太宗縱囚何異。近見吳江鈕玉樵。秀所記亞璫來事。尤奇。亞璫者。廣東增城縣獄卒也。爲人樸愿。萬曆戊午歲。逼除。獄囚五十餘人。相聚而泣。亞璫問之。對曰。歲朝將屆。邑之人父母妻子。皆得聚首。吾曹獨陷縲紲。相見無由。是以悲耳。亞璫俛首良久。曰。無難也。但汝曹勿負我。衆環叩其故。曰。與爾輩約。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畢赴獄。我縱爾。罪當死。爾不來。我當死。爾來而一或不至。我當死。卽不釋爾。而吾算盡。亦無所逃死等死耳。何如爲此一事。快然而死也。言已。悉縱之。明年新正二日。囚悉至。如期集者。按籍呼之。不逸一人。亞璫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趺坐而化。衆哭拜。浴其體。而加漆焉。事聞於縣。縣上巡按御史。聞於朝。以爲縣之獄神。廟祀至今。疾病疫癘。禱之。其應如響。陸文定公著餘雜誌云。蘄州刺史呂元膺。當錄囚。囚白有父母在。元旦不得歸省。呂釋械放歸。如期而至。又臨淄令曹據。囚陷

大辟。新歲間。知其有父母。放令歸家。至期歸獄。正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以必能者也。然而太宗賢君也。哉。呂曹士大夫也。亞璫一獄卒耳。而能爲賢君名臣之所爲。不異乎。

宋牧仲中丞行賑。邳徐間。於村舍壁上。見二絕句。不題名氏。真北宋人佳作也。橫笛何人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舻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歷下孫氏有別墅。在濟南郡城西北十里而近。其地四面皆稻。陸與嶧華兩山相望。園中有泉。相傳爲趙松雪洗硯泉也。一日園丁治蔬畦。得石刻于土中。洗剔視之。乃松雪篆書二詩。抱膝獨對華不注。孤吟四面天風來。泉聲振響暗林壑。山色滴翠落莓苔。散髮不冠弄柔翰。舉杯白月臨空階。有時扶筇步深谷。長嘯袖染煙霞回。竹林深處小亭開。白鶴徐行啄紫苔。羽扇不搖紗帽側。晚涼青鳥忽飛來。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趙孟頫題。松雪篆不多見。此石刻缺處。惜爲石工以意修補。寔失古意。今其地名硯溪。在潯口之北。

康熙丙子。余以祭告使秦蜀。過劍州之南門外。有小廟一

區方改作。問之曰：鄧艾廟也。余謂不祀姜伯約，反祀鄧艾，於義悖矣。乃從來有司無昌言毀之者，何也？欲賦詩止之，未果。後見唐人唐彥謙一詩云：昭烈遺黎死尙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色巴山伴武侯。已先我而言之矣。以此見三代之直不泯。

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皆柳文暢詩也。六朝名句，灼然在人耳目者，而某詩話謂吳興趙孟頫有句云：置之齊梁，矯矯有氣，可謂眯目人道白黑。而詩話類編取之，亦不注作者名氏，閱之不覺捧腹。當是松雪嘗書二詩，渠遂謂是趙作耳。又如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是坡公古詩首四句，而朱隗撰明詩平論，乃以為陳繼儒絕句。蓋亦以陳嘗書此四句而誤也。又姚佳撰詩源，載一詩云：白日騎羊三洞遠，青大捫蝨萬峰高。乃宋末人詩。見謝翱天地間集，而不知之。然如麗江木青太素軒詩，不是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即宋人賀家湖上天花寺詩，牧齋亦載之列朝詩何也。

謝玄暉洞庭張樂地，李太白黃鶴西樓月。二詩同是絕唱。唐人劉綺莊詩：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

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回風引棹謳。思君折揚柳，淚盡武昌樓。妙處不減謝李。徐昌穀洞庭葉末下一篇，尤為精警。右四詩皆奇作也。

頃有太學生某來謁，言近日旗下子弟，競尙一書，書肆價值為之頓貴。因叩何書，某俛首久之，對曰：似是文選昭明。余匿笑而罷。

明詩至楊升菴，另闢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學者。其詩如咏柳垂楊垂柳，縮芳年一篇，世共知之。又古意凌波洛浦，遇陳王鷓鴣詞，秦時明月玉弓縣，關山月迢迢，賤妾隔湘川，出關擬唐人狼弧，芒角正彎環，塞下曲，長榆塞上接龜沙，諸篇工妙天成，不減前作。又青蛤行，寄內絕句，亦絕妙。大抵皆自古樂府出。益都王遵坦太平論明詩，獨推新都為性之者，亦自有見。

王端簡公弘祚，字玉銘，滇之永昌人。為戶部尙書時，嘗屬余選張含禺山集。余尤喜集中潁川侯祠一篇，足稱詩史。至結句云：陰風古樹無窮恨，長為英雄弔九泉。可以泣鬼神矣。

丹鉛錄云：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夢得柳枝詞云：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余按此乃白樂

天詩。詩本六句。非絕句。題乃板橋。非柳枝。蓋唐樂部所歌。多剪截四句歌之。如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古詩。止取前四句。李巨川山川滿目淚沾衣。本汾陰行。止取末四句。是也。白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爲此路今重過。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板橋在今汴梁城西三十里中牟之東。唐人小說載板橋三娘子事。卽此。與謝元暉之新林浦板橋異地而同名也。升菴博極羣書。豈未賂長慶集者。而亦有此誤耶。南海鄭露淇若嶠雅有詩云。峻嶺極全濤。摩天見九真。初見鈔本作金鄰。出吳郡賦。後讀升菴集云。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濤。金濤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濤清渚是也。濤與鄰通。今刻本作麟非。詩話類編又一條最可笑者。併書之以發一噱。云唐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題詩云。絕頂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山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至台州事竣。復登僧房。欲改爲半江。僧言月前有一官過此。稱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適驚問何人。僧曰。義烏駱賓士也。勿論二人之世。遠不相及。此詩乃晚唐任翻巾子山寺詩。亦非達夫作。達夫又未嘗爲兩浙觀察使。乃駱旣代

宋之間吟樓觀滄海日矣。又爲達夫改此半江。何其不憚煩邪。遇宋時已稱老僧。何時鍊形住世。又還俗爲官人。而爲此僧熟識耶。

具區志止載麴信陵投江禱雨文。余讀洪文敏萬首絕句。載信陵詩三首。一過真律師舊院。一酬談上人海石榴。一出自賊中謁恆上人。詩皆不工。而信陵篇什。賴此尙存後世。按信陵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以六年爲望江令。白樂天秦中吟云。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樊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涓。則信陵卒於官。未嘗遷秩審矣。不知其何時陷賊。豈未第以前事耶。

余康熙乙巳春。將去廣陵。偶以公事至如臯。冒辟疆襄約余修棧水繪園別業。時通州八十老人邵潛潛夫。及官與陳維崧其年。縣人許嗣隆山濤。及冒氏諸子。咸在坐。分體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坐湘中閣。立成十章。黃岡杜濬于皇後至。他日或問之曰。阮亭詩如何。杜曰。酒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如何。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

由西與縣。去城十里許。有一洞。洞中有二小人。長尺許。衣似樹葉。時出洞門坐立。冬卽罕出。見激石閑談。此與月山

叢談所記相類。

徐東癡夜高士隱居系水之東蓬門晝掩惟余兄弟時過

之先兄西樵贈詩云美人自牧能貽我名士如蠅總附君

余時尚少亦有句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

諷之輒想見其為人

吳地記云琴高宅在交讓橋法海寺西五十步又有乘魚

橋郡人丁海與琴高友善共營東泉之田行田畔忽見大

鯉魚長丈餘法海試上魚背凝然不動琴高登之即飛騰

冲天而去按列仙傳琴高趙人乘鯉入涿水又有仙跡在

涇縣之琴溪溪出小魚如丙穴名琴魚而法海自是寺名

乃傳會以為人名鄙謬極矣因論馮驩三士事連類及之

以資嗚噓

續夷堅志又載党承旨藏周亞夫印束鹿柴楫主歷城簿

得彭宣弘印臨淄農夫鄭某耕田得方寸銅印紐作九猿

猴細小如豆諦視之形狀纖悉畢備鄭未有子自此遂產

九男

香祖筆記卷六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盜發古冢視其誌銘乃明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一千一百石修武伯沈清墓也

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壬申嗣其父為燕山前衛百戶守

禦開平永樂間五從車駕北征有功累陞本衛世襲指揮

同知洪熙中陞後軍都督府僉事賜蟒龍衣充參將鎮守

大同尋命為總兵官鎮居庸宣德中征樂安州破兀良哈

北狩洗馬嶺皆扈從陞都督同知總督官軍匠作修造京

師城垣濠塹橋道正統中陞左都督勅諭提督營建奉天

華蓋護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正統辛酉告成特陞今爵

錫誥券子孫世襲以八年夏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

城關北原子榮孫煜留守中衛指揮王淳撰文卜聚書龔

善同篆予考弇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錄之

李龍眠五馬圖一卷後題云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

六日左驥驥院收于闔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五寸○

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驥驥院收董氈進到錦

膊驄八歲四尺六寸○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

於左天驄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六寸○元祐三

年閏月十九日溫溪心進照夜白右止有四馬闕一

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中朝士大夫多嘆息伯時當在臺閣僅為善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

丘壑中人。鬻熱之聲名。儻來之軒冕。殊不汲汲也。此馬駟駿。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瞿曇所爲識鞭影者也。黃魯直書。○余元祐庚午歲。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于黼池寺。魯直方爲張仲謨牋。題李伯時天馬圖。魯直顧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魄皆爲伯時筆端取之而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予瀟湘江上。與徐靖國朱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此公卷所親見。余曰。九丈常踐前言記之。魯直云。只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將漕二浙。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張元覽泛舟訪劉延仲於真如寺。延仲遽出。是圖開卷錯愕。宛然疇昔。撫時念往。逾四十年。憂患餘生。歸然獨在。徬徨弔影。始若異身也。因詳敘本末。且以玉軸遺延仲。使重加裝飾。云空青曾紆公卷書。○右毘陵莊氏家藏。

毛辰所得。江陰某氏藏本。計百有四人。有乾道己丑蘭皋倪仲傅子。略云。序自弱冠肄業於香溪之門。嘗見是書。頃有親戚宦南昌。得之臨川以歸。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故鏤版以新其傳云。余按其去取。多不可曉者。如李杜韓三大家不入選。尙自有說。然沈宋陳子昂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沓虛劉文房柳子厚劉夢得孟東野概不入選。下及元白溫李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數子。每人所錄。幾餘百篇。介甫自序。謂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然乎否耶。世謂介甫不近人情。於此可見。故物自可寶惜。然謂爲佳選。則未敢謂然。請以質諸後之善言詩者。當知余言不妄。

白醉璣言王兆雲著載孟中丞者。好藏墨。有一挺爲朱紫陽款。是南宋故物。又云。羅文龍墨。如空青水碧。珊瑚木難。兩山墨談者云。長淮爲南北大限。自淮以北爲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自淮以南爲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未有以河名者。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麗者。曰混同江。曰鴨綠江。南之在蠻方者。曰大渡河。皆在荒徼外。禹跡之所略也。

又云。朋黨二字。爲萬世之禍。始見於漢書。蕭望之周堪劉

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此王伯厚之言也。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則朋黨之說。其來尙矣。

又云。晏子語吟而鼫啼。蒼莽踟躕。四顧而無人聲。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隴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春秋之世。豈有如此語言。必宋晉間文人僞作。余謂此段文字。不甚類晉宋間人。絕似唐柳子厚劉夢得孫樵輩造語。周襲到難一篇。亦庶幾爾。

唐人作集序。例敘其人之道德功業。如碑版之體。後則歷舉其文某篇某篇。如何如何。不勝更僕。如獨孤及權德輿諸序。及英華文粹所載皆然。千篇一律。殊厭觀聽。至昌黎始一洗之。若皇甫湜作顧况集序。亦能不落窠臼。可以爲法。

文選而下。惟姚鉉唐文粹。卓然可觀。非他選所及。其錄詩皆樂府古調。不取近體。尤爲有見。余嘗取而刪之。與英靈閔氣諸集刪本。部爲十種。並行於世。亡友姜編修西溟。又嘗刪其賦頌碑誌序記等雜文。爲一編。西溟歿。此書不

知流落何處。其從弟宸。字友棠。余門人也。當訪之。

王逢原吉梧溪集。有過廣浦聰上人觀湖廣郎中余闕撰書。漢河化成寺碑記。淮西憲僉王士點篆額詩。士點吾鄉東平人。士熙懋學之弟。常輯禁篇若干卷。余家有鈔本。又有陳架閣錄。示至正十一年死節。臣屬禿公以下十三人。王侯以下九人。徵詩。首云。是年二月。山東副都元帥禿堅里師出鄒平縣。中流矢死。今鄒平誌不及載。當補人之。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康府知府陳敏政重刻。陳作後序。述原吉家世甚詳。原吉有子掖。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又兼文華殿經筵事。卒。官掖子徠。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子輅。宣德中以秀才舉授南康府照磨。未幾卒。二子曰顏曰孟。不能歸。遂僑居星子之東。澗。祖母黃。母徐。躬紡績以教二子。俱有成。云。集首有至正間周伯琦汪澤民二序。序言原吉初學詩於延陵陳虞卿。虞卿曾與柯敬仲俱事虞邵菴。得其傳。與有元盛時楊范諸公齊驅。惜未著其名。俟載考之。虞卿官東流尹。亦序云。甲申夏。不雨。暑酷甚。偶讀鍾退谷集雜文。有扇篋銘云。藏汝逸女。女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余感嘆其言。因注其旁云。殺君馬者路旁兒。當下此一

轉語。

廣陵陸弼。字無從。隆萬間有詩名。江都友人貽其集。末有張君某爲作小傳云。無從少游京師。譏李西涯伴食中書。投詩云。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云云。按陸上距弘治之世。遠不相及。安得以此詩屬之。誤矣。

鍾怪。初名恬。字叔靜。竟陵人。惺之弟也。以諸生終。其詩絕有風骨。不肯染竟陵習氣。古詩如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近體如桐新春後葉。竹正午時陰。皆佳境。有半蔬園集。惜不傳。

余於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藪。陸龜蒙笠澤叢書。抑其次焉。一日偶讀震澤集。其跋樵集後云。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又書日休集後云。予觀襲美與陸魯望倡和跌宕怪偉。所爲兩雄力相當者。及讀文藪。多慷慨激昂。文中子碑配饜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於知道者。益嘆前輩鑒識之允。議論之公。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余一知半解。亦自有與古人暗合者。錄其言以自信。

余嘗欲取唐人陸宣公李衛公劉賓客皇甫湜杜牧孫樵

皮日休陸龜蒙之文。遴而次之。爲八家以傳。恨斂於吏事。不遑卒業。俟乞骸骨歸田後。當畢斯志。聊書此以當息壤。湖廣土司彭九霽之母有玉跳脫一隻。中有一蟻。歷歷分明。自能蠕動。又武林金編修家有貓眼寶石一枚。其睛正午則如一線。過午卽圓。陸延枝說聽云。

韻語陽秋記宋大觀中。吳興人邵宗益剖蚌。中有珠現阿羅漢相。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遂奉歸慈感寺供養。寺臨溪流。建炎中。憲使楊應誠者與客傳玩忽。越檻躍入水中。禱佛求之一索而獲。右與唐文中食蛤事相類。誠不可以儒家拘墟之見求之。如余池北偶談所記廣陵銀杏樹中觀音大士像。則又所日擊也。

余嘗觀金浩論山水。而悟詩家三昧。曰遠人無目。遠水無波。遠山無皴。又于懋野客叢書。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意在筆墨之外也。

嘉靖中。陸凌明粲爲給事中。疏糾張孚敬桂馥。上爲罷二相。疏以霍韜言召還。陸坐是謫都勻驛驛丞。林居十八年。韜有疏慰薦。陸笑曰。天下事壞於此輩僉人之手。乃復欲以餘波汚我耶。余嘗論韜平生。真小人之尤。黃宗羲輯明儒學案。不當闌入。觀凌明之言。韜在當時。物論可知矣。洪

洞范進士彪西鼎明選理學備考亦頗以余言為然。

古今傳記如拾遺記東方朔外傳之類悉誕謾不經。然未

有如諾泉記之妄者一事尤可捧腹云天翁姓張名堅字

刺渴漁陽人少不羈嘗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

貞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

大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乘天翁車騎白龍振策

登天天翁追之不及堅既到天宫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

雀為上卿劉翁失治徘徊五嶽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

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鄙俚至此不可以欺三歲小兒而公

然筆之於書豈病狂耶段柯古唐之文人何至乃爾

諾臯又載妬婦津乃劉伯玉妻段氏字光明聞伯玉誦洛

神賦自沉死武曌常過此津不敢渡先兄西樵過之有詩

云解使金輪開道避斯人何減駱賓王亦快心語也

唐張祜詩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傚傚軟舞來按教坊記

伎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凡出戲日所司先

進曲名上以墨點者謂之進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餘悉

讓內人如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烏夜啼之屬謂

之軟舞又有綠腰蘇合香屈柘梁州甘州柘枝黃纒獼林

記中所列曲名如小秦王武媚娘皆李唐本朝事與呂太

后並列不避忌

竹枝本名竹枝子與采蓮子漁歌子山花子水仙子南鄉

子赤棗子生查子等並列今獨去子字但云竹枝若楊柳

枝則其本名又有字舞花舞馬舞

倦遊錄載辛稼軒患疝疾一道人教以煮苡米用東壁黃

土炒過水煮為膏服數服即消程沙隨病此稼軒以方授

之亦效予苦疝十七年矣一日陳悅巖相國讀倦遊錄鈔

以見示明日往暢春苑相遇予曰承公惠妙方當愈宿疝

又以自負相國問何故予曰此疝辛稼軒陳沙隨都會害

過正自不惡與二公同病相憐豈復尋常人哉聞者皆為

絕倒

廣州城南長壽菴有大池水通珠江潮汐日至池南有高

閣甚麗可以望海其下曰離六堂主僧某乞一聯予為題

云紅樓映海三更月石瀾通江兩度潮

唐詩人楊憑有中表竊其詩卷登第憑知之怒甚且詰之

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中表答曰知兄最愛惜此句不敢奉偷憑意稍解曰猶可恕也宋初朝士競尚西崑體伶

人有為李義山者衣衫襤褸旁有人問君何為爾答曰近

日爲諸館職擢擢。故至此。二事古今笑柄。予四十年所爲詩。人間多有其本。其爲人擢擢不少矣。恐一一鶴聲飛上天。亦非己有。偶書之。發一笑粲。

王勉夫紀聞。載東坡一日與歐陽公論五代史。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曰。韓通無傳。烏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千秋公議。當時坡公固已發之。是謂諍友。然劉升與作五代史糾謬。以示東坡。坡答以王介甫嘗謂某常修三國志。某不敢當。正畏如公之徒。撫拾其後耳。

東坡詩筆妙天下。外國皆知仰之。子由使北詩云。莫把文章動蠻貊。恐防談笑臥江湖。其盛名如此。然當時尙有指撻其用事之誤者。予居易錄中已言之。王懋紀聞又云。吳人方惟深子通。絕不喜子瞻詩文。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方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著也。其狂僭至此。譬蜣螂轉糞。語以蘇合之香。豈肯顧哉。嚴滄浪云。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僭稷劉希夷章述之流。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儲光羲而下。方是荆公自去取。大曆以後。去取深不滿意。況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賈至。韋應物。孫述。祖詠。劉眘虛。綦毋潛。劉長卿。李賀。諸公。皆

犬名家。而集皆無之。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評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嘆也。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

戶部覆江西護巡撫卬南贛道徐某。捐商民蕭宗章等開採鉛錫疏。略云。南源山係附近各山之總名。庚崇二縣接壤。雖山間石土產有鉛錫。然地處荒僻。民居寥落。兼之米價騰貴。有無生事。地方難必其無。云云。奉旨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准行。大哉王言。洞見萬里矣。

浙江巡撫副都御史張泰交疏言黃巖縣民葉中吉年一百三歲。請賜金建坊。禮部覆准允行。朱昂梁周翰與楊億同爲翰林學士。時梁朱二公年老。而楊甚少。每輕侮之。然考二公皆宋初最有文譽者。而楊以後進。乃敢輕侮。杜詩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輪心背面笑。則子美亦嘗受惡少年之侮矣。韓翃中唐詩人。眉目兩邀人主特達之知。晚在藩鎮幕。後生至目爲惡詩。詎文章者宿例宜取侮後進。小生耶。顧揚大年正人亦爾。則不可也。僧文瑩玉壺清話云。開寶塔成。太宗特詔朱昂撰記。文成。

敦崇嚴重。上深加嘆獎。與宗人朱遵度號大小朱。萬卷與弟協稱渚宮二疎。又詔舉賢良。昂舉陳彭年。杜鎬。刁衍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舉人。况彭年實有方譽。乞免召試。備清問。遂命以本官直史館。則朱在當時物望可知。又後苑宴侍臣賦詩。梁得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賞。嘗請修時政記。從之。二公本末如此。予往見周翰所撰石敬瑭家廟碑石刻。惜未購得耳。後大年竟天死。石介至詆為文妖。或亦少時輕薄之報耶。龐文英文昌雜錄。言時政記始於唐文昌左丞姚璩。至宋則周翰踵之。有此請也。

文昌雜錄云。鼎州通判柳應辰傳治魚鱖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口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徧。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按應辰官都官員外郎。常書尹字符於浯溪磨崖碑旁。即其人也。

唐宋京朝官遇令節放假休沐。又有旬休之例。文昌雜錄。休假歲凡七十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降聖節臘日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日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社授衣重陽立

冬各二日。上中下旬又各一日。包拯奏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後祇給假五日。當時京朝官優遊如此。此風至明。不復有矣。然宋人猶謂每春花時。祇於擔上見桃李。何也。

越中筍脯。俗名素火腿。食之有肉味。甚腴。京師極難致。偶閱安老懷幼方。載製芭蕉脯蓮子脯牛蒡脯法。與製筍脯法略同。錄之。蕉根有兩種。一種黏者為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熟。去汁。再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盡。取壓乾。乃以鹽醬蕪荑乾薑熟油胡椒等。研泥一兩宿。取出焙乾。略搥令軟。食之。全類肥肉之味。○取嫩蓮房。去蒂去皮。用新汲井水。入灰煮泥。如蕉脯法。焙乾。以石壓令扁。作片收之。○十月以後。取牛蒡根洗乾。去皮。用慢火少煮。勿太爛。硬者熟煮。並搥令軟。下雜料物。如蕉脯法。泥焙取乾。○蒼菊鮮方。蒼菊即杷子也。采嫩花釀作餅。最為香美。昔劉賓客饋白太傅菊苗。蟹蘆煎餅。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有詩載集中。

宋長安隱士高繹。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欲命以官。固辭還家。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凍餒。終不以困故。受人饋遺。閉門讀書而已。右見龐文英文昌雜錄。末引

處士譏仲放詩。且云志意修則驕富貴。道德重則輕王公。惟安素無慚矣。予撰古懽錄。偶遺之。遂錄於此。

雜錄言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諡莊穆。此公主賜諡之始。予撰法考。未遑考證及此。並錄之。

唐宮殿皆植花柳。宋植楸槐。明代皆無之。本朝沿明之舊。宋初諸公競尚西崑體。世但知楊劉錢思公耳。如文忠烈

趙清獻詩。最工此體。人多不知。予既著之池北偶談。居易錄二書。觀李于田袁菑圃集載胡文恭武平宿詩二十八

首。亦崑體之工麗者。惜未見其全。聊摘錄數聯於左。函谷漫持白馬先生論。未抵鳴雞下客功。次韻朱石牀潤極琴

絲緩。水閣寒多酒力微。淮南長生不待爐中藥。鴻寶誰收篋內書。南城蕩漿遠從芳草渡。塾巾還傍綠楊隄。中虛洞井

曉寒千乳斂。茗園春嫩一旗開。通宗道江浦嗚啞風送檣。河橋勃窣柳垂隄。注司馬相如賦云。雲鬢。粉壁已沉題鳳

字。酒爐猶記姓黃人。上韻利請盟金匕酒。將軍歸臥玉門關。殘長樂夢回春寂寂。武陵人去水迢迢。家彩雲按曲青

岑。沈水薰衣白壁堂。前檻蘭苕依玉樹。後園桐葉護銀牀。津亭西北浮雲連魏闕。東南初日照秦樓。古別佳人挾瑟

漳河曉。壯士悲歌易水秋。雪色欺曹國麻衣淺。寒入君王

翠被深。次韻徐驚燕語頻移枕。病起蛛絲半在琴。風調與二公可相伯仲。起結尤多得義山神理。不具錄。

杜詩戶外昭容紫袖垂。蓋唐制天子臨朝。則用宮人引至殿上。至天祐二年。始詔罷之。是全盛之時。反不如衰亂之

朝為合禮也。故中宗時。皇后公主及上官昭容。往往與羣臣雜坐賦詩。優伶至有褻談李老之謔。可謂無禮之甚者。

而郎官直宿。亦有侍女新添五夜香之句。竟不知侍女常是何色人也。宋明以來。乃為嚴重矣。

本朝朝儀。大朝日。駕出乾清門。至保和殿稍駐。大學士學士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堂上官翰林起居注官。於保和

殿門外。行三跪九叩頭禮。先行自甬道入太和殿後門。出立簷下。內閣東立西向。都察院西立東向。然後駕至太和

殿陞座。惟起居注班殿內在諸王之後。亦儒臣之極榮也。宋宰相班諸王上。樞密使班諸王下。至明諸王始不與羣

臣齒列。為得大體。若唐宋以來。皇子諸王尹京遙領節度使之類。一切罷去。尤為得體。迨本朝亦然。凡大朝日。諸王

貝勒子謝恩者。皆拜於殿陛上。與羣臣迥絕矣。呂正獻公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十大夫罕接見。惟

談禪者。稍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僧寺。隨僧齋粥。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鎖。此真可一笑也。

宋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後。必降階謝。康熙庚辰。科館選庶吉士。大學士王文靖公之孫桐城張公敦復。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事韓公慕廬之子。皆中式。及唱名。皆自陳奏。皆得邀恩入翰林。然不降階謝也。

本朝京官三品以上。陞遷命下。宣旨後。即赴後左門啓奏謝恩。仍於鴻臚寺報名。候大朝日於太和殿謝恩。己卯十一月。上傳戶部尚書馬公齊。禮部尚書佛公倫。吏部尚書熊公賜。履禮部尚書張公英。皆拜相。戶部尚書陳公廷敬。轉吏書。兵部尚書杜公臻。轉禮書。刑部尚書李公振。裕轉戶書。予以左都御史邊刑書。同日命下。大學士伊桑阿公。王公熙等。於一統志館宣旨訖。隨同赴乾清門啟奏謝恩。

此亦向時所未有也。後旬日始以吏部左侍郎王公澤弘為左都御史。則由吏部開列疏請云。徐度卻掃編云。嘗見杜祁公少時手書所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筆筆端楷。首尾如一。且極詳備。如禹本記九州所貢名品。略具焉。是時刻本書尚未盛行。前輩之苦心為學。

如此。豈後人所及。

宋時士大夫。為王氏之學者。務為穿鑿。有稱杜子美禹廟詩。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驅龍蛇而放之菹也。予童時見此說。即知笑之。語諸兄曰。信如此。則杜公之詩。何殊今佛寺壁畫觀音救八難。善財五十三參。關侯廟壁畫五關斬將水淹七軍耶。諸兄為之軒渠。徐敦立云。唐人詩集行於世者。亡慮數百家。宋次道家藏最備。嘗以示王介甫。俾擇其尤者。今百家詩選是也。然則予前所云陳伯玉張道濟張曲江王右丞韋左司諸公之集。次道家盡無之耶。抑有之而見擯於介甫耶。如此等著聞之集。皆無之。何以稱備。有之而不取。尚得為有目人耶。徐敦立記陳去非語。本朝之詩。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也。不可不讀者。陳無己也。此意殊不可解。去非之學杜。亦予所未解也。

古來相業之盛。莫如北宋。劉莘老謝右僕射表曰。君臣庶歌。今百三十載。勳名繼踵。纔五十二人。可見得人命相之難。乃明末崇禎十七年間。拜罷遂至五十人。欲不亂得乎。宋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備。太師童貫。少師梁師成。少保楊戩。餘即蔡京王黼蔡攸鄧洵武之流。凡十人。而官寺居其

三子昔使廣州。遊元孝寺。觀僞南漢所造鐵塔。四角有諸僧題名。列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又當時崇尚宦寺。十人多自宮以圖進用。亂朝之舉措。可笑如此。

唐時有走馬應不求聞達科者。傳以爲笑。宋亦置高蹈丘園科。許子本貫投狀乞應。與唐正同名實相悖。真可一噱也。

古彩選始唐李郃。宋尹師魯踵而爲之。元豐官制行。宋保國者又更定之。劉貢父則取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爲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其兄原父見之喜。因序之。而以爲己作。明倪文正公鴻寶亦以明官制爲圖。予少時偶病臥旬日。無所用心。戲作三國志圖。以季漢爲主。而魏吳分兩路遞遷。中頗參用陳壽書。頗謂馴雅有義例也。

馮祭酒其區步跋孫觀尙書尺牘云。陽羨孫老。得東坡棄婢而生。尙書實坡公遺體。予跋鴻慶集。旣辯之矣。頃又考得一事。坡往陽羨。憩村舍。見一童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衡門稚子播瓊器。童子應之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坡喜之。童子卽觀也。然則遺體之說。益知其妄矣。予跋鴻慶集。惜未睹此。故再著之。

南唐二徐。鉉無子。錯有後人。居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

家。王銍性之常訪之。鉉錯告數具在。又言嘗見錯文集。有南唐宮人喬氏出家誥。今騎省集三十卷尙完。楚金集則不傳矣。秦和縣白鶴觀。云有楚金書碑。予以康熙甲子奉使東粵。過之。維舟。特訪此碑。亦不復存。錯謚文公。

魏野詩。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一篇最佳。王彥輔記其一絕。亦有風致可喜。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爲我親烹綠麓茶。

劍俠傳言嘉興一囚。善繩技。至戲場。捧繩百尺。餘置諸地。將一頭擲空中。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後乃拋至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其人隨繩。身足離地。高二十餘丈。勢如鳥隼。旁飛遠颺。望空而失。又默記載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一日有人呈踏索之技。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緣索而上。疾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有牌軍白曰。頃出戌曾見此等事。此妖術。未能遽出府門。但請闔譙門大索。必獲之。乃命衆軍。凡遇非衙中舊有之物。卽斧斫之。最後至馬院。一卒曰。舊有繫馬柱五枚。今有六何也。亟以斧斫之。乃妖人耳。遂獲之。

今浙西之杭州嘉興稱吳地。錢塘江以東。乃爲越地。故唐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予讀吳越春秋。闔閭五年。

吳南伐越。破樵李。左傳史記亦然。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就李即樵李。然則春秋之時。嘉興本越之北境。初不隸吳。唐詩云。非也。

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率詳中晚而略初盛。攬之憤憤。楊仲弘唐音。始稍區別。有正音。有餘響。然猶未暢其說。間有舛謬。迨高廷禮品彙出。而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為正宗。杜子美為大家。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為名家。則非是。三家者。皆當為正宗。李杜均之為大家。岑嘉州而下為名家。則確然不可易矣。

吳越春秋。勾踐休息食室於冰廚。今稱人庖廚曰冰廚。本此。

余辛丑客秦淮。邀笛步和虞山錢宗伯石厓秋柳小景絕句云。宮柳煙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袁籜菴于見而戲余曰。忍俊不禁矣。

近日金華刻元陳權鹿皮子集。郡人盧聯所編。刻於明正德戊寅。今邵陽縣丞會稽董肇勳。重刻於婺郡。凡古賦十五首為一卷。詩三卷。卷首載宋文憲公所撰墓銘。萬有序頗佳。又云原刻有慈谿周旋序。佚去不載。甲申董自秦中

以卓異入京。陛見來謁。以是書為贊。惜未暇晤其人。

香祖筆記卷七

越處女與勾踐論劍術。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答盛覽論賦曰。賦家之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詩豈妙諦。無過此數語。

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瑟擊筑。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此遠在十九首蘇李之前。漢詩最古者。惟此及安世房中歌耳。晉樂志以為李延年造。不知何據。今在樂府橫吹郭茂倩樂府詩所載。則始六朝。劉孝標王褒諸人。而古詞不傳。可惜也。

西京雜記。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后土。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于長安北郭。此焉冥息。按此即後人自祭文自讓墓誌之始。

三國志蘇則傳云。什宦不止執虎子。虎子。溺器也。西京雜記言漢朝以玉為虎子。侍中執之。視玉杯象箸相萬矣。而後世不議其奢僭。何也。

太史公報任安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漢書

注師古曰。媒如媒灼之媒。藥如麴藥之藥。又曰齊人謂麴餅爲媒。今吾鄉之語猶然。然以媒作糜。終不如作媒之古。太史公傳司馬氏。本程伯休父之後。而劉歆以爲史佚後。又云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削去之。後坐李陵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與傳皆不合。未知歆何所据也。

曹孟德作疑冢七十二。又遣令婕妤伎人。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予常笑之。謂操體魄果藏西陵。卽不必作疑冢。旣作疑冢。體魄且不知散落何許。雖望陵作伎。寧復聞之。可謂詐而愚矣。故友劉考功公馥。董侍御玉虬。皆爲捧腹而肆之。

樂府詩云。綠蛇含珠丹。初讀之謂偶然語耳。非有故實。後觀鄴中記云。魏宮中有綠蛇。口有赤珠。若梧子大。甌后每梳妝。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因效而爲髻。號靈蛇髻。乃知樂府用此事也。

韻語陽秋載錢起贈杜牧詩。今坊刻襄陽集有贈孟郊詩。皆可一嘆。

仙人屏絕塵瑤。游于太清。然如上元夫人欲嫁封陟。紫素元君欲從任生之類。殆不可曉。至如文殊三處過夏。一月

在煙舍。及婆子燒庵公案。復是何理。恐妄解禪縛。適爲俗人學鳩摩羅什一輩藉口也。

謝在杭文海披沙云。虱瘕。黃龍浴水治之。應聲蟲。雷丸及盪治之。食肺系蟲。獾爪治之。膈食蟲。藍汁治之。人面瘡。貝母治之。

唐牛僧孺人稱太牢。楊虞卿稱少牢。京師語曰。太牢手。少牢口。謂牛善爲文。楊善言語也。白樂天不失爲賢者。而黨于二牢。未免爲累。每讀長慶集。輒惜之。不啻如癰疽瘡環耳。

道書多荒誕不經。可爲笑柄。如謂牽牛娶織女。借天帝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之間。此與段柯古天帝白鵲事類。

東坡守揚州。始至。卽判革牡丹之會。自云雖煞風景。且免造業。予少時爲揚州推官。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而導輿。太守節推各四人。同知已下二人。旣竣事。歸而宴飲。仍令歌以侑酒。府吏因緣爲奸利。予深惡之。語太守一切罷去。揚人一時誦美之。與東坡事頗相似。附識于此。東坡先生知登州。問徐神翁學道之要。答曰。勿作官卽好。及南遷過滄。潁濱曰。吾兄知信其言而不能。用也。

左思賦。古度君遷。北戶錄云。古度樹一呼。那子。故閩清林先輩茂之名。古度。字那子也。南人又號柁曰反。日亞其實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化蛾及蚊飛去。

北方有無核棗。嶺南無核荔枝。有大如雞卵者。其肪瑩白如水精。

鹽煮于海。惟河東寧夏有鹽池。紅鹽池。滇蜀有黑白鹽井。河間鹽山縣。以地產鹽故名。非有山也。獨元人西使記言過磴掃兒城。徧山皆鹽。如水精狀。此則真鹽山耳。

虛谷閑鈔云。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于淺灘得一琉璃瓶子。中有龜。長可一寸。往來旋轉。略無暫已。有胡人識之。曰龜寶也。

詩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皆為之。李彥至作翦縮集。然非大雅所尚。近士大夫競以詩牌集字。牽凌無理。或至刻之集中。尤可笑。

荆芥穗為末。以酒調下三錢。治中風立愈。

治走馬疳。用瓦壘子。比蠟子差小用連肉火燬。存性。置冷地。用蓋蓋覆。候冷取出。碾為末。滲患處。又一方。馬蹄燒灰。

入鹽少許。滲患處。治痘疹黑陷。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放火盆內焚之。

抱兒于煙上薰之。即起。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之。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熱。削去再合。熱滅乃已。又一方。用蒜泥作餅。瘡上灸。不痛灸痛。痛者灸不痛。即止。

小兒耳後生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為末。粗者熱湯洗。細者香油調搽。已上諸方見 蓼洲閑錄

唐德宗使段善本授康崑崙琵琶。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後乃盡段之藝。知此者可與言詩矣。

常見一貴人買得柴窰盃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價餘百金。始憶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可謂妙于形容。唐時謂之祕色也。

南唐李主研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學士家易北固甘露寺海嶽庵地。宣和入御府。事詳避暑漫鈔。後又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文穆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國予戊辰春。從文恪曾孫檢討彝尊京邸見之。真奇物也。檢討請予賦詩。既為作長句。又題一絕句云。南唐

寶石劫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峯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為崑山徐司寇購

滴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為崑山徐司寇購

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尙藏徐氏否。青嶂數峯。蓋用南唐元宗語。元章既失研山。賦詩云。研山不可見。哦詩徒歎息。惟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皆用本事也。

僧祐釋迦譜云。懿摩王四子。被擯到雪山。住直樹林中。四子生子。十歡喜。言此真釋子。能自存立。故名釋注。釋迦爲能譜。又云在直樹林中。故名爲釋注。梵語呼直亦曰釋。別傳云。此國有釋迦樹。甚茂盛。相師云。必出國干。因移四子立國。因名釋種。

萊陽左公羅石忠孝大節。出于天性。鄉人敬仰之。稱大忠先生。崑山徐章仲炯。健庵尙書次子也。歲庚辰。官山東提學。允公議建大忠祠于其里。首捐百金爲倡。一時皆樂助。不泆歲落成。粗有次第。而新令某適至。方修衙署。日遣胥役入祠。取所庀璧石木植之屬。鄉之紳士以爲言。令詬怒。欲申請毀祠。會章仲按萊考試。令恐拂其創建之意。乃詭詞以自白。章仲因而愬之曰。子勿慮。第往具牲牢躬拜祭。則浮議自息。令如其指。祠竟得無恙。

順治初。吏部諸司郎官最爲清要。吳郡顧松交子。備來贊。俱以吏部郎里居。賓客輻輳。一日廣坐中。一客忍口。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也。客皆爲之絕倒。

佛經幻妄。有最不可究詰者。如善慧菩薩。自兜率天宮下作佛。在摩耶夫人母胎中。晨朝爲色界諸天說種種法。日中時爲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晡時又爲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雖稗官小說如西遊記者。亦不至誕妄如是。

余官左都御史。一日五鼓啓事。候于中左門。故吏部侍郎趙公玉峯麟士謂曰。公真今日之泰山北斗也。余曰。何忽見推。趙曰。公爲戶部侍郎七年。屏絕貨賄。不名一錢。夫人而知之。至爲御史大夫。清風亮節。坐鎮雅俗。不立門戶。不急彈劾。務以忠厚惇大。培養元氣。真朝廷大臣也。抑亦今日樂石也。余謝不敢當。然數語實有關治體之論。故追記之。

趙官浙江巡撫。嘗開濬杭城市河。代貧民償旗債萬餘金。浙人至今尸祝之。近日名臣也。

聞見雜錄云。韶州人于江邊得巨蚌。剖之有珠。大如彈丸。光若水精。中有北斗七星。隱然可見。納本州軍資庫。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株。安元獻守揚。作無雙亭于其側。宋德祐乙亥。北兵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詩曰。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花烈女中。然山房隨筆所記。仁宗慶曆中常分植禁中。輒枯。比載還則鬱茂如故。又何說耶。

貴州苗峒出沙板。然彼中不甚貴重。其最重者曰柱板。有金桂水村二種。一如黃金間碧玉竹。一如沉香之色。嗅之如沈速香。其木在地中橫生。長或丈餘。短或三五尺。大者或至數圍。更無枝葉。其生多在山根。其上土色皆黃。庶草不殖。以鐵斷之。堅而難入。苗人解為板售之。直較沙板數倍。與宋人談數所記大同小異。談數謂湖南亦然。湖南與苗蠻風壤相接。理合有之。又謂平江即今蘇州大旱。河水涸。居人就河底掘井。得沙板。愈取愈多。亦有得沈香者。此則不可曉也。

古董字。東坡作骨董。晦庵作汨董。見霏雪錄。

上東巡幸曲阜。謁至聖廟。廟門外降輦步行。行三拜禮。留御前曲柄繖于大成殿。命家祭即陳設之。古今未睹之異數也。事詳幸魯盛典。按宋故事。天子謁孔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曆四年五月。仁宗特行再拜禮。乃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盛典。衍聖公孔毓圻疏請翰林院庶吉士孫致彌乙丑進士金居敬門人金子之纂修書成。金已前授靈丘縣知縣。卒于官。孫先以無妄註誤。至是復官授編修云。

木鱉子入藥能殺人。見霏雪錄。

康熙己卯。南巡視河工。迴蹕。有御製詩云。行徧江南水與

山柳舒花放鳥綿蠻。明朝又入邳徐路。鳳閣龍樓計日還。會予以御史大夫被旨。與大司徒陳公廷敬。大宗伯張公英大司空王公明。入直南書房。因獲恭賂。共歎為太平和吉之音云。

呂宋國所產煙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絲燕。余既詳之前卷。近京師又有製為鼻煙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璃為瓶貯之。瓶之形象種種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綠諸色。白如水晶。紅如火齊。極可愛翫。以象齒為匙。就鼻嗅之。還納于瓶。皆內府製造。民間亦或仿而為之。終不及。

古來兼官。皆以大兼小。明初大學士皆五品。其後加尚書侍郎。始為二品三品。故明初三楊輩結銜。皆云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今內閣結銜。移大學士于上。而云兼某部尚書。學士兼侍郎亦然。與古制異。

甲申七月。門人李子來復先自奉天少京兆遷少廷尉歸京。遺松花硯一。紺色白文。徧體作雲錦形。試之細潤宜墨。類端溪之下崑。後有續硯譜者。品常列洮河龍尾紅絲之上。

李林甫外傳。言有術士說安祿山常有五百銅頭鐵額人。

侍其左右。一日請林甫宴。令術士窺之。見一童子捧香爐而入。五百人皆走避云云。又言道士許林甫三百年後白日上昇。及爲相二十年。復見之云。相公所行。多不合道。更六百年。乃如約矣。信如所云。是天上神仙。必需此不忠不孝之人。義何所取。而小說往往記林甫後身。有爲牛爲娼之說。詎盡誣耶。

唐高宗將立武氏。謀之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明皇將廢太子。瑛兄弟未決。李林甫亦曰。家事何必問外人。奸臣誤國。先後一轍如此。

予以順治八年辛卯中鄉試。闈牘爲座主蒲阪御史大夫杜公篤祐字振門房師壽春侍御夏公敬孚字人佳字所賞異。已定解

元三日矣。有丘縣令李應軫者。高郵人。與夏公爲淮南鄉里。年七十矣。私于夏公曰。某老矣。日暮途遠。使元出本房。差慰遲暮。公能相讓。則奕世之感也。請至再三。夏公乃許之。其首薦卽昌樂滕國相梅字和也。已擬第六。與予皆習毛詩。杜公甚難之。而李請益堅。杜憐其意。遂改予第六。而滕得元。時滕年近六十。予年始十八耳。榜後旅謁。杜公頗悔之。間語予以前事。且曰。子文合作元。此亦命也。予初不以屑意。其後十年。而予銓授揚州府推官。李以兵部主事。告

老家居。年八十餘矣。其子爲州役。窘辱。屬予讞其事。李憶往事。殊惻惻。予願力直其子。而痛懲州役。且戒州守吳君之俊。後爲東昌府知府以李公高年家居。有司宜加禮。吳詣李道。予意。李感泣。遂通聞。陳謝如平生交。凡予一生報德不著。怨。皆此類。唐撫言載裴培舉宏辭。崔樞考之。被落。及培爲宰相。擢樞爲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予不敢妄擬古人。其存心寧厚勿薄。庶不愧耳。偶書之以示子孫。

邯鄲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施乞者。二見而怒。痛捶而逐之。妻子泣諫不聽。未幾。二遍體生毒瘡。潰爛而死。夢告其子曰。我以忤逆不孝。罰往京師。宣武門西車子營。張二家作豬。汝可速往贖歸。遲無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師。宣武門。訪張氏。果有牝豕。適生數子。其一豕身人面。有髭。貌如其父。子痛哭述其故。願以十金贖歸。張不聽而殺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

唐庚三國雜事云。先主父子相繼。始終號漢。未嘗一日稱蜀。陳壽黜其正號。徇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法。改漢爲蜀。猶五代稱李璟爲吳。劉崇爲晉。今五代史南唐北漢世家。未嘗以吳晉名之也。蓋宋人之論。已以南唐爲吳。王恪之後。比于昭烈矣。歐公五代史世家。首南唐。而胡恢陸游

馬令之書。層見疊出。豈非有深意存焉乎。近興化李映碧

清廷尉取馬陸二氏之撰為經。別作南唐書。而難采江南

野史鈞礪立談玉壺清話諸書為緯。殊為有見。予嘗謂五

代中原之君。史家所謂正統者。皆盜賊僭竊。無足比數。惟

唐莊宗雖以沙陀賜姓。而能手除篡賊。復唐社稷。則君子

引而進之。不忍斥也。其于南唐亦若是焉已矣。以南唐為

正統。不猶愈于朱溫石敬瑭之流哉。

四川遂州民某。兄弟二人。甚友愛。弟未授室而他出。其兄

賣身得十二金。為弟聘婦。弟歸娶。知兄賣身事。乃相持而

泣。遣其婦往母家。取原聘金。為兄贖身。湖南流民二人某

某。知其事。尾之中途。擊婦死。而攫其金。忽迅雷大震。擊二

人立斃。其尸羅跪于婦家之門。手中持十二金。頃之婦復

大歡喜。蓋此樹與青柯坪婆羅樹。皆西域種。然西嶽乃道

士所宅。絕無蘭若。不知以何因緣而有此樹。又釋迦譜毘

婆尸佛有執事弟子名無憂。

唐劉希夷汝陽潭詩。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寫物最工。

然非初唐人語。已似皮陸。予近詠寓邸西齋叢竹有句云。

冉冉紫雲蓋。翻翻紅鵲尾。自謂不減劉語。

本朝新進士臚傳後。自鼎甲授翰林。修撰。外。餘皆引

見。欽選庶吉士。分清漢書。與鼎甲三人一體教習。順治間。

定例。清書者。陞內閣學士。漢書者。陞京堂官。或徑陞侍郎。

如程其相朝芳以丁亥榜眼及第。至侍讀學士。陞太常寺卿。

左度孫祖敬以己丑會元至侍讀學士。陞通政使。臨胸馮易

齋相國溥以讀學陞吏部侍郎。錢塘黃次辰相國機以讀

學陞禮部侍郎。是也。如勝國甲科。即不拘此例。故王宗伯

敬哉宗簡白司寇東谷印高侍郎念東斯胡學士此庵統諸

公皆為三院學士。三院者。國史祕書弘文院也。庶吉士則

專隸弘文。既設內閣。遂罷三院不設。而別立翰林院。以學

士掌之。

劉宋忠武公沈慶之詩。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

聖世。何愧張子房。按客座贅語云。周子隱讀書臺下。舊為

戲。見一無愛樹。華極敷盛。王見已。以此華樹與我同名。心

無愛。又生子名離愛。其無愛即阿育王也。後王出外園遊

典。頻頭婆羅王。立瞻婆國。婆羅門女為第一夫人。生子名

子。內子奉使祭告西嶽。于玉泉院見無愛樹四株。後閱內

爽如此。

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其地又名南岡。六朝士大夫多居之。武帝評書云。南岡士夫。徒尙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此。乃知沈所居在南岡。非泛設耳。

古有通鳥語牛馬語者。梁廷尉卿沈僧昭。先爲山陰令。與會稽太守武陵十紀校獵。中道而返。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當遠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故知耳。俄而使至。是知鳥獸莫不能語者。釋氏戒殺。厥有旨哉。

本朝翰林遷吏禮二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學士。至尙書則不復兼。按明萬曆中王三渠實官南京吏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此其同而異者也。若霸州郝恭定惟合肥龔端毅鼎學士。皆不出翰林而爲禮書。董禮侍安國。則旗下人。不由科甲。錢唐高禮侍士奇。則以供奉內庭久。特加少宗伯。未嘗視部事也。

康熙初。予自揚州入爲禮部主事。時蘇松詞林甚少。現任數公。又皆以奏銷一案註誤。京堂至三品者。亦止華亭朱副都直方徵一人。迄今三十載。乃極盛。其他無論。卽狀元鼎甲。駢肩接踵。而身兼會狀兩元者。如癸丑韓宗伯慕廬英丙辰彭侍講訪謙定乙丑陸侍講澹成肯皆是也。他如翰林臺省尤衆。地氣盛衰。信有時哉。近日地氣自江南至

江北。而揚州爲極盛。如甲戌顧圖河江都人。榜眼及第。庚辰季愈寶應人。榜眼及第。癸未王式丹亦寶應人。會狀兩元及第。一時稱科名盛事。前此未有也。

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蓋自明時已然。然如直隸之滄州。順治丙戌呂讀學顯乙未戴少參玉皆榜眼及第。河南柘城縣。康熙甲辰李侍郎振元庚辰王編修露一榜眼及第。一探花及第。露卽會元也。滄州又有丁亥會元李人訃。官內閣中書舍人。然則堪輿家言。信有徵矣。

陳後主寶天台智者大師物。有中藤紙一障。蓋六朝語。沈后書有赤松潤米五石。隋煬帝所嘍衣物。又有南榴夾膝桃一枚。梯心筆格一枚。篆字穀皮屏風一具。鷄納袈裟一領。絲布祇支二領。銅搔勞一口。布三十禪。

鳥獸羽毛之奇異者。如紅紫鸚鵡、五色鸚鵡、紅鳩、紅鳩、兒黃馬、桃紅瓣點子花馬、朱毛虎、山水文豹、硃砂鼠、綠蝴蝶。子或見或聞。雜記于池北偶談居易錄二書。近日京師金魚顏色種種變化。尤爲艷異。而白魚硃砂點者。或在首或在背。或在尾。置之盆池。游泳險喞。粲若錦綺。信生物之不可測也。聞又有藍其色者。惜未見。至於鴿之鸚兔之屬。亦多異種。不能悉記。又顧鄰初客座贅語云。全椒學博干

忠徵曾以禱雨見紅鵝。疑是神物。非世所恆有。萊陽姜如農^深別墅有紅鵝館。陳其年樹檢討詩餘。有紫鵝橋。未詳出處。不敢輒書。

杜堇字古狷。按字書堇具吝切。卽烏頭也。其汁飲之能殺人。故唐明皇取其汁以毒張果。齒盡黑。用以取名。真狂士矣。

弘治五年。南直隸鄉試。劉尙書南垣^麟以武學生中式。十四年鄉試。陳翰林魯南^沂以太醫院醫生中式。二公名碩。而皆以雜流入試所未解也。此例至嘉靖中始革去。予于明代郡縣志書。祇取關中諸公所纂。如武功平涼朝邑華州等十餘種。此外惟崔後渠安陽志。章楓山蘭谿志。馬應龍安丘志。邢子愿武定州志。史遵^紀介休志。不失史法。

偶觀顧東橋與陳魯南論修志書云。嚴介谿袁州志。都元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二泉許州志。各有義例。須取參訂。已上諸志。則又予所未聞未見者。東橋先生平生傲睨相嵩。及撫楚。被旨修奉天大志。又忤世宗。真所謂豪傑之士矣。

登高能賦。自是佳話。若蘭亭之集。古今艷之。然詩不成。受罰者若干人。殊煞風景。乃亦有不識字不成詩。傳之于後。

反成佳話者。如唐人章蟾嘲李瑒詩。渭水秦川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料應學得虞姬塔。書字才能記姓名。宋人釣臺詩。諸老凋零極可哀。尙留名字壓崔巍。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胭脂澆綠苔。政使希仁題詩。光世能書。亦復尋常。未必如此令人解頤也。

遜園居士言金陵盛仲交家。多藏書。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往盈幅。皆有鈐印。常熟趙定宇少宰。閱舊唐書。每卷畢。必有硃字數行。或評史。或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書之。馮具區校刻監本諸史卷後亦然。並以入梓。前輩讀書游泳賞味處。可以想見。此語良然。予所見劉欽謨^昌官河南督學時。所刻中州文表。每卷亦然。予勸宋牧仲開府重刻文表及梁園風雅二書。且云欽謨諸跋。當悉刻之以存其舊。亦遜園先生之意。又嘗觀袁中郎所刻宗鏡摘錄。亦復如是。弇州先生讀書後同此意也。

金陵許尙寶石城先生^毅年二十。中嘉靖乙酉鄉試。乙未南宮第一。壽八十餘。及見萬曆乙酉後輩。近上海姚方伯通所先生^永萬曆戊戌進士。壽近百歲。及見順治戊戌後輩。姚公與先祖贈尙書公爲浙藩左右使同僚。壽亦相埒。

通所先生^永萬曆戊戌進士。壽近百歲。及見順治戊戌後輩。姚公與先祖贈尙書公爲浙藩左右使同僚。壽亦相埒。

鼎革後。尚有書問往來。今又五十餘年矣。予年十八。以順治八年辛卯中鄉試。至今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已五十四年。去辛卯止八載耳。不知假我數年。猶及見之否。然釋氏石火光之喻。信有然矣。

戊戌同年吳侍讀默岩對國全椒人。榜眼及第。詩未入格。而頗有勝情。予官揚州時。常與共客。儀真一日。過予客園。置酒。酒間作擘窠大字。及使面數事。皆卽事漫興之語。令人解頤。尙記其一則云。少陵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云。筆所未到氣已吞。才人須具此胸次。落筆自爾不凡。惟阮亭可以語此。頃之。予衣領上偶見一蟻。卽又云。宰官衣領。募上一蟻子。此正須耐煩。以爲勝俗客耳。雖偶然游戲。皆有理趣。久之露坐。月色皎然。賦絕句云。如此青天如此月。兩人須問大江秋。予和之得四首。翰林兄弟皆名士。廡屋二間分兩頭。及第紅綾分餅日。閉門黃葉著書秋。鳴壚園中山中斜日森碧篠。人影參差曲岸頭。頃刻疾書兩丸墨。山蟬墮地數聲秋。又二詩不具錄。詳鑾江倡和集。

焦山瘞鶴銘。或云。于右軍書。或云。陶貞白。或云。顧況。而周暉金陵瑣事。言唐李石續博物志。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瘞鶴銘。皆具遺跡。顧元慶作瘞鶴銘考。歷引

黃長睿以至都元敬諸家之說。斷以爲陶書。而未及引此證之。予門人淮陰張力臣報作瘞鶴銘辯。援據甚博。予以遺新安張山來潮刻叢書中。不記引此否也。

金陵瑣事云。神樓乃劉南坦尙書製爲修煉者。用篋編成。似陶靖節之籃輿。懸于屋梁。僅可弓臥。其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須他人。文徵仲寫其圖。諸詞人多詠歌之。皆不得其旨。按虞山列朝詩小傳云。清惠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又升庵先生後神樓曲序亦然。曲中仙人五城十二樓等句。亦未詳其形製何如。皆所云不得其旨者也。

予嘗謂古人詩且未論時代。但開卷看其題目。卽可望而知之。今人詩且未論雅俗。但開卷看其題目。卽可望而辯之。如魏晉人製詩題是一樣。宋齊梁陳人是一樣。初盛唐人是一樣。元和以後又是一樣。北宋人是一樣。蘇黃又是一樣。明人製題汎濫。漸失古意。近則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談。盡竄入矣。詩之雅俗。又何論乎。

詩題有一二字不古。遂分雅俗。如古人祇有同韻和韻。而今人則改作步韻武韻矣。古祇有絕句。今人則改作截句矣。古人贈答。或云以詩贈之。以詩寄之。今則改詩以贈之。

詩以寄之矣。此類未易更僕。但取古人集觀之。雅俗自辨。當以三隅返也。

江寧有西域賈胡。見人家几上一石。欲買之。凡數至。主人故高其值。未售也。一日重磨洗。冀增其價。明日賈胡來。驚嘆曰。此至寶。惜無所用矣。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時辰。每交一時。輒有紅蟬子布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乃天然日晷也。今蟬子磨損。何所用之不顧而去。

史癡翁。金陵人。佯狂玩世。工詩畫樂府。妻號樂清道人。姬人何號白雲。善畫。工篆書。通音律。琵琶得兩京國工張祿之傳。翁每製一曲。即命白雲被之絃索。嘗訪沈石田于吳中。不值。見堂中幃絹素尚未渲染。輒濡墨縱筆作山水。不題姓名而去。石田歸。見之曰。吾吳中無如此人。必金陵史癡也。亟追邀之。相見一笑。留石田家三月而後返。

明代冊使至諸藩府。藩王以刺迓之于郊。刺稱某干拜三字而已。應天鄉試榜後。魏國公例設宴中山府第。邀集新舉人。亦惟書魏國公拜四字于刺。不書姓名。

余少時官廣陵。與諸名勝修禊紅橋。即席賦治春詩二十四首。陳其年後至。贈余詩曰。玉山筵上頽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劉公猷曰。采明珠。耀桂旗。麗矣。或率而兒拜。或揚

袂從風。如欲仙去。治春詩獨步一代。不必如鐵厓遁作別調。乃見姿媚也。

香祖筆記卷八

陳靈字水南。吳興人。著兩山墨談。甚有義理。閱金陵瑣事。始詳其本末。靈字震伯。僦居白下。又著唐餘紀傳。渚山詞話。皆作詞弔張麗華云。麗華死於青溪。後人哀之。為立小祠。祠像乃二女郎。其一即孔貴嬪也。今祠亦不復存。

成弘間。留邵扇骨以李昭製者為最。見顧東江集。往徐健庵司寇為宮坊時。贈予金陵仰氏扇。予謝以詩。有舊京扇貴李昭骨之句。翼日相遇朝班。問李昭出處。予但據東江集答之。後閱金陵瑣事。乃詳李昭李贊蔣誠三人製扇骨最精。徐守素蔣徹李信。修補古銅器如神。恨昔者不能舉此應之。信強記之難也。

張遺字瑤星。金陵遺民也。居棲霞一小庵。數十年不入城市。著書十餘種。有一書紀南渡時事。可裨史乘。惜未版行。凡所撰著。稱白雲自怡。年九十而終。四十年前游東萊時。先兄西樵亦客萊。相友善。及予在邗江。數客金陵。未及見之。蓋已禁足攝山矣。予撰古懽錄。亦遺此人。故著于此。

明時欽差行人吳惠。葬劉真人于留都鳳臺門外。壙中得一石匣。中有玉冠。蓋上刻十真人玉冠五字。此與干喬玉棺相似。玉冠尤爲新異。

舊例科場進呈試錄。主考官自撰程文。其用士子文稍爲點定。自萬曆十三年乙酉科始。

治血山崩。當歸一兩。荆芥一兩。酒一鍾。水一鍾。煎服。立止。撫州商人病痢。危甚。太學生倪某用當歸末阿魏丸。白滾湯送下。三服而愈。

又治痢方。黃花地丁。搗取自然汁一酒盞。加蜂蜜少許服之。神效。

濕痰腫痛不能行。用齋葎艸、水紅花、蘿葡英、白金鳳花、水龍骨、花椒、槐條、蒼朮、金銀花、甘艸。以上十味。煎水蒸患處。水稍溫。卽洗之。

治小腸疝氣。烏藥六錢。天門冬五錢。白水煎服。神效。治小便不通。芒硝一錢。研細。以龍眼肉包之。細嚼嚥下。立愈。

治瘤方。用竹刺將瘤頂稍稍撥開。油皮。勿令見血。細研銅綠少許。放撥開處。以膏藥貼之。接骨方。土鼈用新瓦焙乾半兩。錢醋淬七次。自然銅、乳香、

沒藥、菜瓜子仁、各等分。爲細末。每服一分半。酒調下。上體傷食後服。下體傷空心服。

治疫腫頭面方。金銀花二兩。濃煎一盞服之。腫立消。針入腹。用樸炭末三錢。井水調服。卽下。又方。以磁石置肛門外引下。已上俱出正續金陵瑣事

沈石田周干支八字。與明英宗同。

明寧國大長公主所用遺墨半挺。上用紫金打成。龍口吞之一磁杯。酌酒滿。則隱起一龍形。鱗鬣具備。酒盡不復見。金陵王某家。有大石子。中具兜塵觀世音像。跌坐如生。面目衣襪如畫。又南唐元宗時。溧水桑樹生須菩提像。右袒左跪。衣襪宛然。其色如純漆。光可以鑑。

南唐書有馬令胡恢陸游三家。馬陸二書盛行于世。近吳門又有合刻。惟胡書世罕傳之。聞江陰李忠毅應家有藏本。廿年前屬江陰令陸雲士次訪之。久不見報。又屬門人楊侍講實名時求之。亦不得。按恢金陵人。博物強記。工篆隸。客京師久不得調。上韓忠獻公詩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人寒。公深憐之。使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推官卒。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詔云。期畢使中。周宰相干溥

父祚。以觀察使致仕。一卜者諛其壽可百四十。惟百二十歲時。春及間。微苦臟腑。祚大喜。顧子孫曰。孩兒輩切記。是年莫教我喫冷湯水。一事癡絕。可笑。杜牧詩。百年便作萬年計。富貴中人不悟此者多矣。釋氏六如之喻。正為此輩棒喝。

顧隣初云。沈約宋書。凡歌字都作哥字。予昔官廣陵。于士大夫家。見趙松雪家書。凡哥字皆作歌字。蓋古通用也。拾叢登岸。禪家以為悟境。詩家以為化境。詩禪一致。等無差別。大復與空同書引此。正自言其所得耳。顧東橋以為英雄欺人。誤矣。豈東橋未能到此境地。故疑之耶。京口張文選公選徵博物君子也。嘗題予過江人吳兩集云。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懷抱。此語可與解人道。

予少游京師。日與汪荅文^號劉公^體。晨夕過從。無間。一日往汪邸舍。其小僕孫玉者。走報曰。王貽上來。荅文出。為予述之。予笑曰。此子不減蕭茂挺家僕。孔平仲雜說云。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出北史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汪荅文赴京師。過揚州。予送之舟中。欲附惠泉五鱸寄家。

西樵兄。汪以道遠稍難之。予笑謂曰。汪大乃成俗吏。汀亦一笑許之。後記其事于說鈴。

宋時徑山僧行園。為蛇傷足。一參方僧為治之。先汲淨水洗患處。易水數斛。令腐膿敗肉悉去。瘡上白筋見。乃搥以軟帛。以藥末勻糝瘡中。惡水泉湧。明日淨洗敷藥如初。一月毒盡肉生。平復如舊。其方乃香白芷為末。入鴨嘴膽。麝麝香各少許。見談藪。

宋制軍營中有天王堂。小說亦屢載之。不知何天干也。談藪云。唐天寶西蕃寇安西。奏乞援兵。詔不空三藏誦仁王經。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門。不空曰。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西耳。後安西奏見神人破賊。城上天土見形。圖形上進。因詔諸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像。佛寺亦然。宋時沿之入軍營也。又括異志言才建炎中。敵將屠秀州。天干現于城上。若數間屋大。懼而引去。因建天王樓於城西北隅。

汪鈍翁^號嘗問予。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正以襄陽未能脫俗耳。汪深然之。且曰。他人從來見不到此。予又嘗謂鈍翁李長吉詩云。骨重神寒。天廟器。骨重神寒四字。可喻詩品。司空表聖與王駕評詩云。王右丞韋蘇州

予又嘗謂鈍翁李長吉詩云。骨重神寒。天廟器。骨重神寒四字。可喻詩品。司空表聖與王駕評詩云。王右丞韋蘇州

趣味澄。如清沈之貫達。元白力勸而氣屏。乃都市豪估耳。元白正坐少此四字。故其品不貴。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八字同旨。

弁州云。朦朧萌坼。情之來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四語亦妙。

古人同調齊名。大抵不甚相遠。獨劉楨與思王並稱。予所不解。建安七子。自孔文舉不常與諸人同流。此外如陳琳之飲馬長城窟行。阮瑀之定情詩。徐幹之室思。皆有漢人風矩。惟楨詩無一語可采。而自古在昔。並稱曹劉。未有駁正其非者。鍾嶸又謂其仗氣愛奇。動多振絕。思王而下。楨為獨步。殊似囁語。豈佳處今不傳耶。乃秦少游亦云。五字一何工。妙絕冠儔匹。始亦耳食之習。

萊陽木荔裳晚按察言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又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遽取而觀之。讀未一二行。輒抵于案。曰亦不見佳。何用讀為。荔裳時方鬢髻。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予十數歲時。屢夢坐園亭上。有五色異禽。小於鸚鵡。羽毛甚麗。羣飛亭中。或集於肩。或投于懷。馴擾不去。又兩夢有人贈一奩墨。開之有異香。既覺。為諸兄言之。曰此文字之祥也。順治八年辛卯。予年十有八。一日讀書倦而假寐。夢神人告曰。汝知今科闈中題乎。乃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詩經題乃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叩其餘則不應。及八月入闈。首題果符所夢。頌題則聖敬日躋。及明年壬辰會試。頌題乃維清緝熙二句也。予中是科鄉試第一。旋改第六。壬辰下第。而先兄吏部登進士。神所告。乃予兄弟鄉會試首尾二題也。

康熙初。士人挾詩文遊京師。必謁龔端毅學公。次即謁長洲江菴文晚穎川劉公馥仁及予二人。陽羨陳緯雲維嶽其年維之弟也。初人都。手寫行卷三通置案上。友人問所請。曰吏部劉公戶部汪公禮部王公也。友人口吾為子預卜之。汗得卷。必摘其瑕疵而駁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劉則一覽輒擲去。無所可否。已而果然。予聞之。笑謂公馥曰。吾二人或駁之。或揚之。皆尋常耳。惟兄此一擲。最不易到。公馥亦為之絕倒。

交趾老道士。結廬潮州之金山。年已百歲。養一雞。大如公

鳳。置枕中。鳴即睡覺。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一龜如錢大。置金合子中。予門人東莞令錢巖山。壇曰雞陽精也。胡孫心猿也。龜神靈而服氣也。皆小者損之又損也。其言甚有理致。

嶺海見聞云。蚌聞雷而孕。望月而胎珠。中秋蚌始胎。中秋無月。則蚌無胎。凡秋夕海色空明。天半有朱霞光起。蚌颺珠也。珠之名類不一。有精珠。褪光珠。璣珠。走珠。滑珠。礪硎珠。官雨珠。稅珠。蓊符珠。珠重七分為珍珠。八分為寶珠。合浦人以珠為貴。生男曰珠兒。生女曰珠娘。

香樹生海南黎峒。葉如冬青。凡葉黃則香結。香或在根株。或在枝幹。最上者為黃沉。亦曰鐵骨沉。從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堅而沉水。其價三倍。或在樹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間之。曰生沉。投之水亦沉。投之水平。沉半浮。曰飛沈。皆為上品。有曰速香者。不俟凝結而速取之也。不沉而香特異。曰花剗者。香與木雜。剗木而存香也。有曰土伽楠。與沉香並生。沉香性堅。伽楠性軟。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產占城者佳。樹為大蟻所穴。蟻食石蜜。遺漬香中。歲久凝而堅潤。其色若鴨頭綠。上之上也。又有虎豹斑金絲結。其色黃貴。與鴨頭綠等。

椰杯見毒則裂。嶺南人多製為食器。以辟蠱。永安產竹燭。文信公駐軍時。燃此竹以代炬。海蜘蛛。生粵海島中。巨若車輪。文具五色。絲如緇紺。虎豹觸之不得脫。斃乃食之。

瓊州黎嗣。有黎長統之。必符王二姓乃得立。黎長家有古鐘。傳為祖先所遺。非陶非石。天欲雨則先鳴。官軍將入山。則大鳴。

廣州之虎門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現海市。城闕樓臺。車騎人物。倏忽萬狀。康熙丙辰。見戈甲之形。粵有兵變。黃太冲崇亦言寧波有海市。蓋東海南海皆有。不惟登州。但登見以四五月。廣見以正月初旬三日。是小異耳。鄞之見。不言定期。

嶺南見聞言鐵樹生海底石上。棘類珊瑚。尾如箕。千年則成珊瑚。其旁有蚌守之。往往得鐵樹。則兼得珠。是鐵樹與珊瑚同類。俱生于海。然珊瑚大者五六尺。小者不過尺許。以鐵網取之。在水則軟。見風則堅。初白漸黃。得日色乃殷紅。如丹砂。按王濟雨舟所記云。官橫州。于一指揮家圃中。親見此樹。歷言其六十年開花之詳。予在羊城學使署。亦見鐵樹。高大不殊諸樹。乃木木。非玉石之屬。但以鐵培養。

其根則茂。與他樹以水澆灌者差異。與前所云云不類。豈名同實兩種耶。

嶺海見開云。香樹榦如樹蘭。葉如黃楊。子如連翹而黑。以夏月子熟種之。亦有寄生榕樹上者。閩小紀云。千年榕樹上生奇南香。

陶岳五代史補。載馮道鎮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付判官。判官素滑稽。書一絕句于判後云。荆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有愧色。因出俸修之。又李穀爲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惟破屋三間。中存聖像。有伶人李花開進口號曰。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于陳。穀驚嘆。遽出俸以修之。五代學校廢壞如此。賴滑稽之言。始得復故。可爲浩歎。觀唐玄宗過魯謁孔子廟詩。居然盛世帝王氣象。近聖駕東巡。謁闕里聖廟。載謁孔林。特命戶部發金錢十餘萬。重修廟貌。輪奐一新。賜孔氏子孫十餘人爲五經博士等官。特賜御用曲柄傘於大成殿。此又漢唐宋明已來所未有者。故觀于文教之興廢盛衰。而世之治亂可知矣。

周郭威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夢文宣王。明日攻其城入。

之。過夫子廟。叩首再拜。且諭近臣曰。夫子聖人。百王取則焉。安可不拜。且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爲本縣令。五代之世。乃亦有此。自明代至本朝。曲阜縣知縣。皆以孔氏子孫爲之。而不知始于後周也。

越處女對勾踐曰。見之如好婦。奪之似懼虎。杳之如日。偏如勝兔。此卽處女脫兔之喻。而語益奇。

凡溺水及服金屑。用鴨血灌之。卽瘥。耳暴聾。用全蝸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卽愈。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傷。用獨殼大栗研乾末敷之立愈。治喉痺乳鵝。用蝦蟆衣鳳尾艸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調和再研。細布絞汁。以鵝毛刷患處。吐痰卽消。

惡瘡腫毒初起。常歸黃藥皮羌活爲細末。生鷲鷲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卽破。切不可併瘡頭傳之。

骨硬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灌之卽愈。

宋孝宗食蟹過多。患痢有嚴防禦者。用新采藕節研細熱酒調服。果愈。

治眼病生赤障者。用白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搗之。置露

中一夜曉取肉化為水滴日則障自消。

治嗽驗方。香櫞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清酒同研入砂礮內。

羹令熟爛。自黃昏至五更為度。用蜜拌勻。常睡中喚起。用

匙挑服甚效。又方。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納鍋中。用

水五碗煎至一碗。渴即飲之。

治水腫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為膏。作大餅。覆臍上。

水從使出。即愈。已上俱出養病漫筆

子生平為詩。不喜次韻。不喜集句。不喜數疊前韻。惟少時

有集黃山谷詩一絕云。謝人送梅榨頭夜雨掛蒼滴。誰與愁眉

唱一杯。瘦盡腰圍怯風景。城南名士遣春來。如此集句。恐

非李西涯所知。西涯有集句詩一卷。

李西涯集第六卷。主一齋。為徐公肅都憲作。又徐亞卿原

一六十二得雙生子。戲贈。原一與崑山徐健庵司寇初字

同公肅。與其弟立齋相國初字同。立齋亦為都憲。健庵亦

為亞卿。何其脗合至此。但前之二徐未悉其名耳。

宋陳輔輔之。丹陽人。有詩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

麥脚斜。身似舊時十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為王介甫所知。而與蘇公尤厚善。是師是。章惇之甥也。以二女妻穎濱子。迺遜。哲宗時欲召用林希。以是沮之。後知定州卒。東

坡皆有尺牘與之。元人吳師道跋云。二人出處不同。而尚

德守義。不為勢利回邪。變易其賢則一。予撰古懽錄。取師

是而遺輔之。此詩尤為可愛。特書之。

吳師道禮部集有云。江陰趙彥衛作西漢定安公補紀。首

書元年。四年書策命孺子為定安公。五年至十八年。每年

書公在定安。法春秋公在乾侯之義。意亦美矣。按孺子嬰

宣帝玄孫。楚孝王孫。廣戚侯顯子。漢之近親。非若呂后取

他姓子比矣。太后臨朝稱制。莽居攝踐阼。改元居攝。又改

元初始。則孺子雖未正帝位。固已儼然為天下之君矣。莽

篡而猶存莽滅而復為漢。若之何絕之哉。又考序例云。正

統雖絕。而故君尚存。則追系正統之年。而注其下。如唐武

氏例。是趙氏補紀殆類此。但其書法猶有可議者。不稱居

攝初始。直云元年三年。則失其實矣。莽以平原安德。深陰

勳重丘。為定安國。而以大鴻臚府為公第居之。則書

公在定安。亦為失實。定安公乃莽所加。豈得仍其偽號。竊

謂宜自初始二年下。注新莽始建國元年。初始三年以後

下。注莽年。如前遞數。而書孺子在京師。存其故稱。紀其實。地庶幾得之。或曰。其後方望立嬰為帝。而元滅之。當若何。按方望事。在光武建元元年。書法當云。方望以前孺子嬰

稱帝于臨涇元始遣兵擊斬望嬰並遇害。

釋典羅云出家即羅佛命舍利弗為其和尚。大目犍連作

阿闍黎。故沙門以和尚為尊貴之稱。

佛姨母瞿曇彌欲出家。如來不許。謂阿難言。若聽女人出

家。乃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莠生稻田。善穀復

敗。又言我之正法。千歲與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歲而漸

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一不得作如來。二

不得作轉輪聖王。三不得作第二切利天王。四不得作第

六天魔王。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作儒按此乃比丘尼之

始。夫如來既受姨母乳哺深恩。及五百除饑女。皆長老久

修梵行。而如來難之。且如此。後之人談何容易耶。又如唐

武后乃真天魔王。以釋氏因果論之。不知往劫是何福德

也。

南渡時東平伯劉澤清者。字鶴州。曹州人。天啓中戶書郭

允厚家奴也。後充本州捕盜弓手。少無賴。為鄉里所惡。徙

居曹縣。遭離亂。從軍積功。至總兵官。金陵立福王。遂為藩

伯。開府淮陰。其兄忘其名。字鳳洲。崇禎時亦至總兵官。禦

敵歿于王事。稱名將。非澤清比也。澤清為人陰狠慘毒。睡

毗必報。曹縣士大夫罹其禍者甚衆。澤清在江淮縣。有故

居空無人。一日諸生十數輩飲其宅。或拾一錦鞋于內

閣中。傳玩之。座中有謔者。澤清知之。使健兒名捕至淮盡

殺之。中表兄某。夙有違言。遣人召之。中表懼。祈哀於澤清

之母。為婉轉申救。澤清佯許諾。禮待頗厚。既辭歸。立遣健

兒途中拉殺之。已而大兵渡淮。澤清迎降。歸于京師。以叛

案有連。至蘆溝橋伏法。行路快之。不數年。子姓無子遺。故

居為墟。

唐書言孟浩然與給事中王維善。維私邀入內直。會明皇

至。浩然倉卒避匿牀下。帝問知之。喜曰。朕聞其名久。恨未

見耳。立召見。問其所為詩云云。而北夢瑣言以為李白誤。

盧沆為舉子。於灑水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緣

此受知。擢第。賈島溫飛卿亦以微行傲忽。致長江方城之

謫。此可為輕薄之戒。又孟弘微郎中者。性誕妄。因次對奏

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宣宗怒曰。卿何人

朕耳中。全不知有卿。亦坐貶。

丹青樹出終南山。丹青竹出熊耳山。

唐宋啓事用門狀。即今士大夫彼此拜謁之名刺也。上書

某官謹祇候某官。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云。見東都時蘇王

諸名公門狀一卷。率皆手書。古人鄭重不苟如此。今則小

宵之事耳。又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得用紅東爲刺。史官
庶常止用白。雖元旦賀壽等吉禮。亦不用紅。不喻其義。
故事有最可笑者。唐御史臺惟南牀最尊重。每會集南牀
不笑。則諸御史不敢笑。南牀笑。則皆大笑。謂之閔堂。

唐相國段文昌史云。西河人。褒國公志元之後。志元本臨
淄人。文昌徙居荆南。又云荆蜀。皆有先祖故第。又云先人

墳墓在荊州。其稱臨淄人。以先世本籍故。而與鄒平無涉。
不知何以封鄒平公。今鄒平縣西北。地名段家橋。是謂文

昌故居。傳會不足信也。子成式柯古。罷江州刺史。居襄陽。
與李商隱溫飛卿倡和。故號漢上題襟集。然柯古著西陽

雜俎。多言齊州事。如長白山沙彌二桃之類。皆在鄒平。
唐華原柳氏家法爲士族之冠。公綽公權已下。十批皆然。

批家鬻婢。猶不屑奉侍賣絹牙郎。其家法可知。而負國賊
柳璨乃生其族。卒與張廷範輩同誅。死未足酬衣冠之禍。

故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論。未必盡然。若桓彝爲晉忠
臣。而溫與元繼世爲逆。郝寧郝愔之生超。盧懷慎盧奕之

生杞。皆其類歟。每讀史輒爲三歎。
金陵胡宗仁字彭舉。以畫名。亦工詩。與竟陵鍾伯敬爲友。

嘗有與鍾書云。兄弟子姪。皆耽作畫。蓬門晝掩。茗盃鐘香。

閣筆益案。安擬堆笏滿牀。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蟬連。寧復
過之。其子玉昆字元潤。亦工畫。嘗寫杭州宋宮古梅。予題
絕句云。風雨屋山事渺然。故宮疏影自年年。何人寄恨丹
青裏。留伴冬青哭杜鵑。故友合肥李文定容齋天極愛此
詩。常諷詠之。昔人謂沈石田相城喬木代禪吟寫。此後惟
金陵胡氏足以繼之。

張遺瑤星題程青谿侍郎正畫云。唐六如畫學周東村。不
啻過之。只爲胸中多數百卷書耳。予評陳戶部子文奕書
品亦如此。

姚翼字伯右。工畫梅。又取鍾山梅瓣。黏於便面。以筆添枝
幹其上。極有生韻。時號姚梅。人多效爲之。渠丘張杞園貞

孔目。仿作甚工。
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極是佳句。

虞山錢牧翁宗伯詩。東風誰唱吳娘曲。暮雨瀟瀟閣禁城。
予亦有二絕句云。波遠雷塘一帶流。至今水調怨揚州。年

來慣聽吳娘曲。暮山瀟瀟水閣頭。七載離筵喚奈何。玉壺
紅淚斂青蛾。瀟瀟暮雨南陽驛。重聽吳娘一曲歌。

周侍郎櫟園亮工閩小紀云。鷓鴣片白。獨莆田九鯉湖鷓作粉
紅色。隋宦者劉繼詮獻芙蓉鷓。一十四隻。色如芙蓉。疑卽

紅。色如芙蓉。疑卽

此種。

唐宋外任官到任。皆有謝表。高常侍集。有謝封丘縣尉表。則縣尉亦得上表矣。

閩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惟紅者最難得。白者能愈痰疾。紅者有益小兒痘疹。櫟園又云。參能益人。沙元苦參亦兼補。海參得名。亦以能溫補故也。生于土為人參。生于水為海參。故海參以遼海者為良。

先兄西樵先生。撰古今閩閣詩文為然脂集。多至二百卷。詩部不必言。文部至五十餘卷。自廿一史已下。瀏觀采摭。可稱宏博精覈。而說部尤剏獲。為古人所未有。今略其書目載於此。班昭漢書異姓諸侯下已下。至古今人表凡十卷。班昭漢書天文志一卷。班昭補列女傳一卷。班昭女誡一卷。班昭幽通賦注一卷。衛鑠等陣圖一卷。蘇冀璇璣圖一卷。宋若莘女論語一卷。侯莫陳邈妻女孝經一卷。預浩

或作喻浩女木經一卷。李清照打馬圖一卷。沈俶譜史一卷。龍輔女紅餘志一卷。管道昇墨竹譜一卷。鄭氏女教篇一卷。明仁孝徐后內訓一卷。仁孝徐后勸善嘉言一二三卷。仁孝徐后勸善感應一卷。章聖蔣太后女訓一卷。楊慎妻黃氏錦字書一卷。王鳳嫻東歸紀事一卷。廬江王夫人燈花

占一卷。張淑嫻刺繡圖一卷。邢慈靜那太僕之妹黔途略一卷。徐淑英女誠雜論一卷。徐德英革除紀一卷。筆洞細君花殿最一卷。薛素素花瑣事一卷。方維儀尼說七感一卷。方維儀宮閨詩評一卷。顧若璞往生紀實一卷。倪仁吉宮意圖題語一卷。陳結璘牡丹亭牌譜一卷。胡貞波古牌譜上下卷。季嫻學古餘論一卷。季嫻前因紀一卷。王端淑詩緯序論一卷。陶姮儀放生約一卷。董白奩豔上中下卷。尼超衍密印語錄一卷。尼濟印仁風語錄一卷。尼自如語錄一卷。計五十六卷。其全書今藏篋笥。無力刻行也。

上已之已。本己字之訛。又泊宅編云。十干之戊。與茂同音。今呼為務。亦非。又稱為武。五代史僞梁朱溫時。司天監上言。且辰內戊字。請改為武。蓋溫父名誠。戊字類誠。故司天監以此諂之。今吳中術士。尚有沿之者。柳子厚作非國語。宋江端禮作非非國語。嗣是劉章虞繁。皆有非非國語。見張合宙載。今不盡傳。重貫自謂韓魏公出子。與梁師成自謂蘇文忠出子。正同。曹操父子本寺人之後。忠獻文忠。乃為寺人祖禰乎。宙載云。書冊為水潦所浸。可於大甌中蒸而曝之。至一二番。乃以物鎮平處。速乾。色雖微漬。而無損壞。

宙載。張鐸僉事言。鶴能辟小兒疳氣。當多置房養之。清晨令兒開房放鶴。其氣著面。則無疳疾。

南國漫錄云。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詞桂酒菌桂之類。今醫藥所用。取其氣味甘辛。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園圃所植。取其香氣郁烈。乃

尚其花也。類書所載。皆未別白。雖白孔六帖亦然。溫飛卿以蒼耳子對白頭翁。寧陽許襄敏公彬取作一聯。

云。道上鈎衣蒼耳子。風前聒客白頭翁。蓋其去國之作。上句卽迷陽迷陽勿傷吾行。下句卽違山十里蟪蛄之聲。尚猶在耳之義。

碧里雜存云。鍾山孝陵。卽梁寶誌公瘞所也。傍有八功德水。誠意伯奏改葬誌公。水亦隨往。太祖異之。爲建靈谷寺。歲命太常祭焉。

見只編言陳水南暹以南唐李昇宜繼唐後。改馬令書以爲唐餘紀傳。猶蕭常改三國蜀志爲續後漢書也。讀吳越

備史。昇本安吉皆將潘某之子。姓實潘也。水南特以五代篡祚短促。不足繼統。不若南唐聲名文物。雄擅江左。不愧

唐後耳。云云。予按吳越與南唐世爲仇。備史之言。未可遽

信。詎可據爲實錄。以駁水南耶。

漢鄱閣銘。在寧羌州。州陋甚。在五丁峽西南。予嘗過之。不知有此古物。未及訪碑刻所在。殊以爲憾。

甲申八月。禮部尙書韓莪卒於位。公長洲人。中康熙癸丑會狀兩元。授翰林修撰。至今官。先是以內閣學士。予假歸

乙亥。奉召入京。有屠西爽者。以下簽名吳中。韓問之。曰。公此行官至尙書。然癸未卽當南歸。過此不能歸矣。韓入都

累遷禮部吏部侍郎。超拜大宗伯。至癸未始嬰疾。乞假未允。甲申病增劇。再疏告老。命在任調理。至是卒。公平素爲

予述屠言。且云。過癸未不歸。豈遂死耶。王大司空維時同被召命。聞屠語。人曰。韓公此行不歸矣。果驗。屠亦以癸未

年卒。康熙四十一年五月。於保和殿頒賜御書。大理少卿臣李斯義得臨黃庭堅書一幅。其書云。談經草檄鬢華生。初擁

閩山傳節行。江入桐廬青欲斷。溪從劍浦碧來迎。茶雖戶種租宜薄。鹽不家煎價賴平。要使祈招歌德意。君恩豈爲

遠人輕。四十三年十一月。李以副都御史遷福建巡撫。前

詩竟爲之讖云。

香祖筆記卷九

蜀人射白鷗錦雞以食。余嘗賦詩記其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嶺南近海郡。或以鷗鷄作鮓。孔雀翡翠爲腊。余邑子又有嗜食金魚者。天地間何所不有。

璵瑀背有甲十三片。海人養以鹽水。飼以織鱗。遇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璵瑀齋。見虞衡志。

真臘風土記。牛馬死不敢食。亦不剝其皮革。云以其與人出力故。此俗勝中國人多矣。

朱相國平涵湧幢小品。載其嘗館一貴人家。其人奉齋。一日怒廚人。凡易十餘品。俱不稱意。朱笑謂之曰。何不開齋。

近吳湖州園次續遊廣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諸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難選。不堪其苦。吳笑應之曰。汝既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皆大曠。二事頗相類。而

吳語尤可味。楊誠齋詩云。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其此僧之謂乎。

天台山志。僑寓條首。載沈約字休文。陳征南將軍。永平中棄官乞爲道士。來憩桐柏。見剡縣金座觀石刻。妄語可笑。

梁陳間安得兩沈約皆字休文。休文爲梁武帝佐命。與陳遠不相及。何以有此謬妄。蓋道釋好爲傳會。往往不稽時代。不諳事理。如真靈位業圖之類。不可勝數也。鶴林玉露。

以范雲與陳武帝九錫之命。亦可笑。

余于宋南渡後詩。自陸放翁之外。最喜姜夔堯章。堯章又號白石道人。學詩于蕭千巖。而與范石湖楊誠齋善。時黃

岩老亦號白石。亦學詩于千巖。時稱雙白石云。右見鶴林玉露。南波四大家爲蕭楊范陸而誠齋答堯章詩云。九蕭范陸四詩翁。則謂遂初也。

玉露言。子瞻謫儋州。子由謫雷州。魯直謫宜州。皆章惇取其字之偏傍而諱之。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

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子由其未艾乎。宜字有蓋棺之象。魯直其不返乎。後皆驗。予考之殊不然。山谷以

紹聖初謫涪州。徙戎州。徽宗卽位。赦復官。建中靖國元年除知舒州。崇寧元年知太平州。二年以承天寺記爲陳舉

所訐。羈管宜州。竟卒于宜。先是東坡已以建中靖國元年卒常州矣。安得如羅云云乎。按此說本之老學庵筆記。乃

謂二蘇公與劉莘老丞相。莘老時貶新州故也。

余色先輩文獻無徵。每以爲恨。故于羣書中遇邑人逸事遺文。輒掌錄之。乙酉再至安德。觀永平府志。得邑方伯徐

公準詩一首。盧龍塞云。燕呼黑水作盧龍。塞北風沙泣斷蓬。漢將已隨羌笛老。秦人莫恨久從戎。公卽詩人夜字東癡之曾祖也。萬曆中嘗爲永平太守。

朱性甫鐵網珊瑚載鮮于伯機所藏有唐沈傳師墨蹟一絕云積雪陰山欲度難傳更深夜鐵衣寒將軍破了單于陣更把兵書子細看傳師元和間名臣有嶽麓寺長句最佳此詩殊不類唐人風調合肥襲大宗伯李往往酒酣賦詩輒用杜韻歌行亦然予嘗舉以為問公笑曰無他只是細了好打耳

新安門人汪洪度字于鼎夙有詩名嘗有詠一品妃詩云敢以三春草蒙稱一品妃植根緣湛露發艷借恩輝幸自生同蒂羞將影獨違未須勞遠寄念此亦當歸自注當歸花曾入禁苑賜此名余按藥花入詩最新如人參枳殼皆見唐人詩連翹見楊太宰夢山詩余丙子使蜀山路中見白芨花因得西風盡日濛濛雨開遍空山白芨花之句若當歸詩人止習用太史慈姜伯約事未詠其花始見于鼎此詩耳按崔豹古今注當歸一名文無本艸云七八月開花似葍蘿淺紫色

余偶論唐宋大家七言歌云譬之宗門李杜如來禪蘇黃祖師禪也

謝方山重別業杏花村之東有古槐十餘株傳是正德年間物乃總督宣大楊順侍郎故居也楊即殺沈鍊以媚嚴

嵩者予徘徊其下顧謂方山曰此樹閱世古矣惜非安石之甘棠

詞家綺麗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袖予謂第當分正變不當分優劣四十年前在廣陵與鄒訐祇十祇同定倚聲集予評懷臥子詞云如香車金犢流連陌阡反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

宋人書問自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友交馳曰不宜見東軒筆錄今人多不辨此然三字之分別殊亦不解

孫仲謀欲築濡須塢諸將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何用塢為快語讀之輒為浮一大白

古樂府詩云百金買寶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于十五女等是快語語有令人骨騰肉飛者此類是也

余家自高曾祖父已來各房正廳皆置兩素屏一書心相三十六善一書陽宅三十六祥所以垂家訓示子孫也按

又各房正廳一聯云紹祖宗一脈真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

青箱雜記云前代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始置翰林侍

讀學士以楊徽之爲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爲之。此讀講學士之始。亦見石林燕語。

鴟尾之說。傳記紛紜不一。對類總龜謂龍生九子。一名嘲風。好險。在殿角。一名蚩吻。好吞。在殿脊。博物志逸篇云。螭物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螭蛭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屋脊。二說已不同。唐會要云。漢武柏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殿脊。以厭火災。又或謂漢柏梁臺災。越巫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尾之象於殿脊。二說亦有不同。又龍九子。一名霸下。好負重。故爲碑座。肩屬好文。在碑文兩旁。亦出總龜。博物志逸篇又云。肩屬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虎形似龍。性好文采。故立於碑文上。二說名字亦不同。顧鄰初宗伯說略云。霸下未詳。黿鼉韻會云。黿也。一曰雌黿。吳都賦云。巨黿屬鼉是也。廣雅云。有角曰龍。無角曰蛇。今世石碑上下四旁。率刻螭虎。而載石作龜形。蓋似黿而稍訛。霸下則竟不知何狀。卽龍生九子。其名亦無一定之說也。

漢光武帝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帥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逸篇又以爲九子之一云。金吾形似美人首魚。尾有

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以巡警。則又似鰈魚之屬。見鰈魚子。又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古今注曰。執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

余向疑宋攻作之局曰文思院。不詳命名之意。青箱雜記云。考工記桌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江鄰幾云。或說文思殿名。其側因名之曰文思院使。

玉茗花。海紅花。皆山茶也。古詩云。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

山茶。小海紅。都勝卽寶珠山茶。

受

田綸霞。少司徒。爲詩文好新異。康熙壬午。謝病歸。泲歲

臥疴。醫立方以進。輒嫌其俗。易他名始服之。如以枸杞爲

天精。人參爲地精。木香爲東華童子之類。其癖好新奇如此。余聞諸其弟需子益云。

秦俗尙白。民間遇元旦。賀壽告慶事。輒麻巾素衣以往。余

所經。歷西安鳳翔漢中諸府。皆然。開西巡時。民庶迎駕。亦不改服。按六朝人主宴處。戴白紗帽。晉人好著白接羅。謝

萬著白綸巾。南濟垣崇祖著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

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載天子服白紗帽。又唐制新進士皆白袍。故有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之句。而

肅宗與李泌同出。觀者謂衣黃聖人。衣白山人。則人臣在君前。亦可衣白矣。青波雜志載宋乾道中。內相王日嚴。謂一堂環坐。皆淺素。極可憎。乞仍存紫衫。又云。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則六朝唐宋皆有之。不止西方尚白也。西陽雜俎云。北朝時。徐州角城縣。僧尼著白布法衣。

余家藏宋王晉卿煙江疊嶂圖長卷。後有米元章書東坡長句。康熙癸未三月。萬壽節。九卿皆進古書畫為壽。此卷蒙納入內府。傳旨云。向來進御。凡畫概無收者。此卷畫後米字甚佳。故特納之。仍諭知。

濟南有帝舜祠。在南門之外。癸未春。方作醮事。火忽自殿上出。頃刻焚蕪殆盡。踰數日。諸當事有事於祠。方就殿址。禮拜。塔下舜井水忽溢高數尺。須臾汎濫。急覓輿馬而出。竟不終禮而罷。亦異災也。井水出祠北。流入明湖。至今尚然。不知是何祥也。泰山東嶽廟。同時亦災。

上駐蹕杭州。山陰者民王錫元。同胞兄弟五人。見於行宮。長次係雙生。皆年八十三年七十八。四年七十六。五年七十五。季子姪凡十七人。孫十八人。賜宴。賜緞錦各一疋。又賜御書扁額一門。人瑞。皇太子賜聯五枝錦樹榮。今代百秩仙壽萃一門。見邸報。東坡志林載合浦老人蘇佛兒。年

八十二。有兄二人。長九十二。次者九十。亦庶幾矣。四十四年春夏。雨澤愆期。至五月望。乃雨二十一日。雨自酉迄辰。遠近霑足。穀稼皆甦。豈乃播種。六月初八十一日。皆大雨。縣東境有蝗。自東北來。南去不為災。廿四廿五日。復大雨。

清波雜志言鄭陽叔。竊集荆襄川蜀金石刻為五路墨寶。既錄碑之全文。附以己說。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間有辯正。類為數巨冊。考證良備。悉上祕府。按宋人多留意金石文字。惟歐陽永叔。劉原父。呂進伯。趙明誠。董道。黃長睿。薛紹彭。于今獨著。鄭之名。迄無知者。不獨其書之湮沒無傳也。惜哉。南宋人陳起有寶刻叢編。尤為該洽。嘗從朱竹垞學見寫本。未暇鈔錄。

濟寧州學武生歐陽溱。叩關自稱大禹之後。下其詞。巡撫議。大禹妣姓。歐陽溱狂率。冒稱後裔。革去武生。依律充軍云。

明太宗攻濟南。鐵鉉出戰。倏見有羣僧助戰甚力。跡之入大佛山。毳毬洞中。洞石壁上刻阿羅漢。皆汗流渌體。命以鐵搗碎其首。像乃唐貞觀時製。

歷城糧吏部深字桂陽。為闍寺所中。罷歸。鬱鬱成疾。額中

有一小人騎驢。時時往來。醫不知其何疾。竟以是卒。

明德藩端王子白雲湖。在阜正亦名劉耶中泊。得一馬。鹿形。每宴會

則列於筵前。負八寶盤。崇禎戊寅。馬無故自斃。未幾濟南

陷。

濟南藩司署。後臨明湖西偏。即曾子固集中所謂西湖也。

曾守郡日。嘗作名士軒。軒今入署中。明時尚有古竹數竿。

芍藥一叢。傳是宋故物。

環明湖有七橋。曰芙蓉。水西湖西北池。百花。灤源石橋。曾

子固詩。從此七橋風與月。夢魂長到木蘭舟。

元張文忠養浩故居。在今布政司街。有七聘堂。今改為祠。

明尹恭簡旻宅。在歷城縣治東尹家巷。邊尚書貢宅。在王

府前。今巡撫有萬卷樓。王祭酒雲芝。名同先尚書公諱李按察攀

龍宅。皆在西門外柴市。許長史邦才宅。在布政司街。

漢終軍故里。在府城南九十里。尹太宰旻尹家亭子。在湖

上。邊尚書貢別業。在張馬泊。劉吏部天民別業。在城南六

十里。弔枝庵。許長史邦才別業。在北水門外。殷文莊士儋

通樂園。在趵突泉西。趙尚書世卿別業。在府城東。祝店李

按察攀龍白雪樓。初在韓倉店。所謂西揖華。不注東揖鮑

山者。後改作于百花洲。在王府後碧霞宮西。許長史詩。所

謂湖上樓也。今趵突泉東有白雪樓。乃後人所建。以寓仰

止之意。非舊蹟也。

娥皇女英祠。在趵突泉。今廢。曾子固詩。層城齊魯衣冠會。

況有娥英詭世人。水經注。灤源亦謂娥英水。以泉上有舜

妃娥英廟故也。俗人但知呂仙祠矣。

宋李易安名清照。濟南李格。非文叔之女。詞中大家。其母

王狀元拱辰女。亦工文章。辛幼安棄疾。亦歷城人。亦詞中

大家。少與党懷英同學。南渡為名臣。党入金官翰林學士

承旨。尤工篆書。

德州謝生方山郎中之兄也。嘗於城北水次。掘得一甕。色

黝而光。可以鑑。昇置於家。忽於黝光中見人影。細審之。具

仙佛美人衣冠甲士種種諸相。須臾變滅。旬日後。乃無所

睹。

德州四牌坊西。居人掘地得古塚。中一石枕。上鐫詩云。百

寶裝腰帶。金絲絡背。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閑中今古錄。論李易安晚節。改適云。翁則清獻為時名臣。

又引瞿佑詩話。清獻名家厄運乖。羞將晚景對非才云云。

以挺之為拊。謬矣。蓋以閱道益清獻。而挺之益清憲。故致

謝肇淛西吳支乘云。元時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舜舉畫。馮應科筆。

尹旻墓。在八里山。王雲芝墓。在龍窩山南。邊貢墓。在萊莊。

劉天民墓。在五里溝。李攀龍墓。在柳溝。許邦才墓。在火關。

天心水面亭南。有薛文清王文成二公祠。東有許忠節公

祠。正統間。文清以吏部尚書。郭躉薦督學山東。文成以

弘治甲子典山東試。得堂邑穆文簡孔為解元。忠節初令

樂陵。當劉六之亂。破賊全城。後與孫忠烈公同死。宸濠

之變。祠中有庶子何洛文碑。又一碑刻大復先生何景明

樂陵令行一篇。洛文即大復之孫也。

濟南郡城東七十里。龍山鎮。即水經注巨合城也。漢耿弇

討費敢進兵先脅巨里。即此。東坡陽關詞。濟南春好雪初

晴。行到龍山馬足輕。舊注引孟嘉落帽事。固大謬。施注竟

略之。以此知注書之難。而陸務觀任淵皆不敢注。蘇有以

也。

王文正不知藥欄之壞。而時服其德量。陳彭年不知做宅

有石榴樹。而人譏其躁進。其人品異也。

宋太宗問杜鎬官家之義。鎬以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

為對。太宗善之。蔡邕獨斷曰。親近侍從。稱曰大家。百官小

吏。稱曰天家。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也。漢書東

平王字曰。今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

然不明著其義。常亦稱陛下乘輿之義也。豈又曰。陛下者。

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

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由卑達尊

之意也。乘輿出於律。律云。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

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之乘輿。乘猶載也。

與猶車也。或謂之車駕。又曰。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行

所至也。

澶淵之盟既成。王欽若進孤注之說。而萊公見疎。太祖朝。

慮多遜。請移都鎮州。經略攻取。俟復幽薊。則還蹕於汴。此

真孤注耳。

本朝遇內朝行慶賀禮。則上率東宮拜於兩宮之門內。諸

王公貝勒貝子等。從拜於門外。閣臣亦與焉。六部尚書都

察院左都御史已下。則拜於午門。最為得體。宋天聖中。明

肅太后垂簾。詔皇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范文正仲淹方

為祕閣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于皇族於內中上壽。詔宰

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壽。即今制也。事詳儒林公議。

無錫馬紳字雲翎。文肅公世奇之孫。起自孤露中。康熙千

子江南鄉試。詩有奇氣。時時仿李長吉。而未竟其才。游京師。所皈心者。獨余與崑山葉文敏。詎菴方。他無所詣也。歸未幾而病。依靈岩毅禪師於柏城庵。得領悟。一夕索筆書偈曰。刀斫空虛於吾何有。十里桃花。千溪楊柳。泊然而化。年才三十。

惡詩相傳。流爲里諺。此真風雅之厄也。如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唐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羅隱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五代馮道詩也。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爲真西山劉漫塘所賞擊者也。

宋太祖自陳橋擁兵回長入祇候班。喬陸二卒長。率衆拒於南門。乃入自北。解衣折箭誓不殺。咸義不臣宋自縊。太祖親至直舍。歎曰。忠義孩兒。賜廟曰忠義。易班曰孩兒。終宋之世。孩兒班帽後垂粉青頭髻。爲周世宗持服直舍。正門以黃羅護之。傍穿小門出入。用以旌忠。南渡景定間。又命撰二候加封碑文。惜二候之名無考。碑文見隨隱漫錄。据此則宋歷朝之褒忠。可謂至矣。五代史乃不爲韓通立傳。何所忌諱耶。士子融作唐餘錄。載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以宋初褒贈之典。有見哉。

薛尙功鐘鼎款識第二卷。有濟南鼎二。其文如五嶽真形圖。薛云。是向濬傳本。又云。二銘字畫奇怪。未容詮釋。以鼎出濟南。姑以名之。此吾郡典故也。然二鼎今不知所在。或已入宣和內府矣。

楓窗小牘。言宋婦人封號。自夫人以下。凡八等。加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今皆無之。碩人孺人。率爲婦人之通稱矣。

楓窗小牘。記東坡一帖。錄足疾方。用葳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神效。

宋有杜善甫者。濟南名士。善爲詩。時有掌兵官遠戍。其妻宴客。竟夕笙歌。善甫賦詩云。高燒銀燭照雲鬢。沸耳笙歌徹夜闌。不念征西人萬里。玉關霜重鐵衣寒。聞者隸之。詩見山書隨筆。

癸辛雜識言劉義仲摘歐陽五代史之僞誤。爲糾謬一書。以示坡公。云云。又言揮塵錄云。蜀人吳縝初第。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不許。因作糾謬。疑其別是一書。不知吳縝所著糾謬。乃新唐書也。予家有舊刻本。當是公謹未睹此。故疑爲一書耳。

東坡志林云。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己。書有亞

棲村俗之氣大略相似此論固然然齊己白蓮集至今尚傳余嘗見海虞馮氏寫本有荆南孫光憲序篇帙完好略無闕佚文章流傳信有命乎

吾家西第石帆亭玉版書屋多大竹常有小鳥翠色飛鳴其間大僅踰婦人釵梁物或結巢堅緻如絮罔似即嶺南之翡翠也柳文暢有詠白蘋洲翡翠詩則不惟粵中有之矣李衡公有桐花鳳賦亦類此歸田錄載宜春庫有翡翠珠一隻形似碧玉所謂翡翠屑金者非此鳥之羽也

越絕言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尸子言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是舜又有兄也尸子又云其游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伯牙陽東不識秦不空皆賢者也或益以靈甫為七人然則舜既徵庸而七人者何以皆不見舉諸子之言誕妄不經如此呂覽淮南新序說苑之類類此者多有君子存而不論可矣

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爾此論與竹書紀年黜崇伯鯀合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惡獸

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為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惟方命圮族而已四嶽何為而舉而堯何為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於羽山誅共工於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欲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舜於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黃熊玄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楚詞注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可信

南城陳伯璣允衡善論詩昔在廣陵評予詩譬之昔人云偶然欲書此語最得詩文三昧今人連篇累牘牽率應酬皆非偶然欲書者也坡翁稱錢唐程奕筆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筆此語亦有妙理

郭文答溫忠武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予佩此語終身故在世塗官中外者四十五年而與世澹忘如海鷗鳥晚歲乃為風馬牛不相及之事為宵人媒螭中傷似郭文之言有時而不驗然適遂其魚鳥之性雖不敢矯情德之亦未嘗以為怨也觀音經云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

念彼觀音力。還著于本人。坡翁改之。實獲我心耳。

趙德麟侯鯖錄。以醉鄉日月為皇甫松持正撰誤也。持正

乃皇甫湜字松湜之子也。余初撰五言詩七言詩成。京師

同人鈔寫。有祇七部。即蔡京少景祁所刻陽羨本也。曲阜

顏吏部修來敏手鈔杜蘇黃陸四家歌行。而以余詩次其

後。日雖誦之。

古藥方一兩。乃今之三兩也。隋合三兩為一兩。右見江鄰

幾雜志。及侯鯖錄。今醫家或未知此。

蜀道有郎當驛。即明皇雨中聞鈴聲處。予丙子歲過之。題

詩驛壁云。金雞賜帳事披猖。河朔從茲不屬唐。却使青驪

行萬里。三郎當日太郎當。三郎郎當黃旛綽對明皇語也。

蜀道有花名龍爪花。色殷紅。秋日開林薄間。甚艷。又有蟲

其聲清越如擊磬然。予子初入蜀。曾有絕句云。稻熟田

家雨又風。枝枝龍爪出林紅。數聲清磬不知處。山子晚啼

黃葉中。游宦紀聞。載永福古識云。龍爪花紅。狀元西東。後

石壁松上生龍爪瑞花。其年蕭國梁魁天下。次舉黃定臚

傳復第一。距花生處東西各三十五里。想即此花。然山中

樵蘇習見。不知其為可貴也。

游宦紀聞。記程沙隨治腎虛腰痛方。杜仲酒浸透炙乾。搗

為末。無灰酒調下。又記治食生冷心脾痛方。用陳菜莢五

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

又沙隨嘗患淋。日食白東瓜三大甌而愈。

于支即幹枝省文。張世南云。

余昔閱高麗史。愛其臣金富弼之文。又兄弟一名弼。一名

轍。疑其當宣和時。去元祐未遠。何以已竊取眉山二公之

名。讀游宦紀聞云。徐兢以宣和六年使高麗。密訪其兄弟

命名之意。蓋有所慕。文章動蠻貊。語不虛云。觀此則知余

前疑不誤。而是時中國方禁錮蘇黃文章字畫。豈不為島

夷所笑哉。

雪峯百里間。多蘷竹。筍味甚美。寺來自三月至六月猶壓

飲。是義存禪師手植。余考戴凱之竹紀。六七十種。而無蘷

竹。先方伯贈尚書府君譜竹尤多。亦不及。近杭僧震堂

有詩名其自號。殆取諸雪峯云。蘷音豁。字書云。空大也。

五代楊少師擬式。且將出游。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

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擬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寺。僕又

請游石壁。擬式曰。姑游石壁。此與明陳太常音也。罷相似。

雖似可笑。實有雲行水流之意。可以心空及第。

歐陽文忠詩。惟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考澠水

燕談。惟陽進花。始于李文定迪。非始思公。

宋王闢之聖涂云。皇祐中。范文正公守青州。興隆僧舍。西

南洋溪中有甘泉湧出。公構亭泉上。刻石記之。幽人逋客。

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

游。歐陽永叔劉貢父。皆有詩刻石。青人目之。曰范公泉。按

范公泉非一。今益都西南百八十里。顏神鎮城東。秋谷有

范公祠。泉清冷出。祠中東北流。合城西之籠水。亦名顏娘

泉。北流歷淄州長山新城為孝水。鄒平長白山。東峯上之

書堂。西峯下之醴泉寺。皆有范公泉。蓋文正幼隨其母。流

寓長山。讀書長白山中。又往來秋谷。故范泉有三。皆其孤

貧流寓時讀書之蹟。而青州之范泉。則既貴後宦遊之蹟

也。世或不知。故詳著之。

海寧陸處士冰修嘉昔在京師。與施愚山閩梅耦長庚每

夕必過予邸。不冠不襪。縱談至夜。分始別去。陸有絕句紀

事云。科跣到門衣不船。船襟紉蓋方言也。若杜子美天子

呼來不上船。自紀實事。冷齋夜話以為用方言。則鑿矣。

武林陸折字麗京。晚號講山。隱居賣藥。後游嶺南。禮天然

禪師。法名个龍。又常游溫台諸山中。無定所。或云有見之

武當者。終不詳其蹤跡也。或以問洪昇。防思答以口號曰。

君問西冷陸。講山飄然瓶鉢竟忘還。乘雲或作孤飛鶴。來

往天台雁宕間。昇子門人以詩有名京師。遭家難。流寓困

窮。備極坎廩。歸杭年餘五十矣。甲申自苕霅歸。落水死。其

詩大半經予點定。不知其子能收拾否。蒲州吳雲天章詩

尤超逸。予嘗目為天才。亦以甲申病歿于家。皆士之才而

不遇者。而天終厄之如此。惜哉。

予童子時。常夢人屬對。出句云。君子有酒旨且多。予應聲

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覺而不知所謂。後亦卒無驗云。

香祖筆記卷十

昭王南征。其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沙蟲。疑是誕罔語

耳。然世頗有此事。如望帝化杜宇。牛哀李委化虎。郝后化

鱗。李林甫化牛之類。清波雜志載章惇化貓。泊宅編載馮

拯化驢。甚異。不知盧杞柳璨蔡京秦檜史彌遠嚴嵩之徒

又當化何物耳。檜墓在金陵城南牧羊亭。至今呼為狗葬。

則其化韓廬必矣。

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東高閣。後世乃有故實暗合者。可為

一笑。常秩治春秋學。著書數十卷。後以王安石薦起。安石

不喜春秋。秩遂諱之。時兩河告饑。詔青苗錢權行倚閣。或

戲秩曰。春秋之君。亦權倚閣乎。故予謂秩與神。放皆穿窬小人。而無識者。猶載之隱逸傳。不大謬耶。

廣東巡撫石文晟疏言。番禺縣已故儒士李無械妻何氏。年百有一歲。例請旌表。下禮部議允行。

李義山對雪詩。欲舞定隨曹植馬。有情應點謝莊衣。雖非上乘語。然尚不失雅馴。墨客揮犀。載羅可二句云。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則晚唐五代惡道。所謂下劣詩魔者也。雅俗之間。不可不辨。

老學菴筆記。陳師錫家享儀。以冬至前一日爲冬住。又云。唐盧頊傳云。是日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吾鄉三十年前。冬至節祀先。賀歲與除夕元旦同。近乃不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乙酉夏二東多疫。忽有鄉人持齋素者。言以五月晦爲除夕。禳之。則疫可除。一時村民皆買香燭祀神祇祖先。亦妖言也。

康熙乙酉五月十八日。大風從西北來。先以黃氣。繼以赤氣。氣過而風晝晦。大樹皆拔。蒲臺縣之陳化鎮。有三人同行。風至。伏田間。及風息。則三人伏處皆成墳。如新築者。三人者皆死其下。又人家造屋三間。初就。忽移置五里外。梁村甃瓦如故。此與丁巳五月朔京師之風同。

後漢書。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龍有從兄陽。夜姓也。

放翁筆記。謂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曙。乃始於江左諸干。然則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當是舉手耳。然何以云長揖耶。

梁園風雅。明雍丘趙彥復徵生臨清江元范明生所撰。自李獻吉何仲默王子衡高子業以下。凡八人。義例嚴潔。予常勸宋中丞牧仲。合劉歆謨中州文表刻之。吳中以備河南文獻。乙酉六月。適寄到風雅新刻本。乃嘉定門人陸廷燦校刊者。予笑謂座客曰。吾爲朋友謀則善矣。吾鄉文獻。乃聽其放失可乎。故嘗欲輯海右六郡前輩作者遺集五十家。斷自洪永已來。如許襄敏彬。黃忠宣福。秦襄毅紘。馬文簡愉。劉文和珣。毛文簡紀。王叔武宗文。靳兩城學。顏藍田玉夫。殷近夫。雲霄。穆文簡孔暉。邊尚書貢。劉希尹。天民。許尚書成名。王文定道。殷文莊士儻。馮閻山。裕子汝強。惟健。汝行惟敏。汝言惟訥。李滄溟。攀龍。李伯承。先芳。蘇侍郎。祐。楊太宰。巍。劉範。東隅。吳太宰。嶽。咸少保。繼光。子子冲。澹。雙方洲。秉德。于文定。慎行。兄雁眉。生慎言。郭魯川。傅金沙光宅。于念東。若瀛。李愚。舜谷。臣。李中麓。開先。子愿。侗。

公文介弟舉人浮來肅。馮文敏琦。鍾尙書羽正。謝茂秦。棟。許殿卿。邦才。從叔祖伯石象。良。季木象春。高孩之出。鄒養浩。頤賢。先伯父侍御府君與胤。盧德水。世灌。王湘客。若之。劉節之。孔和。張元明。光啓。徐東癡。夜。董樵。谷樵。輩。攝其菁華。都爲一集。守官京師四十餘歲。匆匆未暇。今歸田矣。而髦及之。耳目神理。非復故吾。不知斯志能終遂焉否也。聊志此以俟他日。乙酉六月廿四日

小說演義亦各有所據。如水滸傳平妖傳之類。予嘗詳之。居易錄中。又如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耳。故野史傳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前輩謂村中兒童。聽說三國事。聞昭烈敗。則響聲。曹操敗。則歡喜踊躍。正此謂也。禮失而求之野。惟史亦然。○平妖傳多目神。借用呂文靖事。指使馬遂。乃北寺留守賈魏公所遺。借作潞公耳。鄭毅夫有馬遂傳嚴三點。已詳予居易錄。

水越之秦望山爲案。尤據江山之勝。然京與其子攸條輩。皆不得其死。堪輿之說。其足恃乎。亦存乎其人也。筆記言宋時前輩。遇通家子弟。請設拜。阮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坐。又一書記米元章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又蘇黃晁張門狀。皆手書。又前輩與人書言。除批答門狀外。未嘗自書。昔人於酬接書問間。古道如此。今後輩不知先進遺風者多矣。

青浦縣有地名孔宅。相傳隋蘇州刺史孔子三十四代孫禎。葬先聖衣冠處。乙西南巡。駐蹕松江府。御書聖蹟流徽扁額。及二陸祠。董其昌家祠。芝英扁額。頒賜諭其昌孫候詮。州同建中。送吏部先用。得荆門州。皆曠典也。

余前記梵書薛荔爲餓鬼。又按西陽雜俎云。人犯五千惡。爲五嶽鬼。萬惡乃墮薛荔也。

華山玉泉院山。蓀亭大石旁。有無憂樹四。酉陽貝編云。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亦蘭稱待女花之類。

荊州街子葛清。自項以下。遍體刺白居易詩。凡三十餘處。人呼爲白舍人行詩圖。此視書團扇繡弓衣者奇矣。而出於市井之流。尤奇之奇。

宋靖康間。東京織帛。及婦人首飾。皆備四時。如桃杏荷菊。

梅花之屬。謂之一年景。予昔使東粵。過贛報謁。丁雁水憲。僉留飯園亭。時甫過上元數日。瓶中插雜花。如桃梅桂花。佛桑之屬。皆盛開。予戲語雁水。君可謂四時之氣具備。比過嶺。則芭蕉隆冬亦不凋。始知摩詰雪中芭蕉。未可輕議。特粵中雪不易得耳。

宋十大夫。以四六牋啓與手簡駢緘之。謂之雙書。後益以單紙。直敘所請。謂之品字封。後又變而爲劄子。多至十幅。淳熙末。朝士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予家所藏萬曆中先達名人與諸祖父書劄。皆用朱絲闌。大副啓。雖作家書亦然。五十年來。乃易爲寸楮。日趨簡便。而古意無復存矣。

放翁云。漢嘉荔子熟時。凌雲山安樂園皆盛處。余昔過嘉州。考圖經。明時止有會江門一株。熟時專供蜀府。他卽無有。獻賊亂蜀後。并此一株。亦不復存矣。

宋寫書多用蒲圻縣紙。今殊不聞。

宋人詩至歐梅蘇黃王介甫。而波瀾始大。前此楊劉錢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趙清獻輩。皆沿西崑體。王元之獨宗樂大。然予觀宋景文近體。無一字無來歷。而對仗精確。非讀萬卷者不能。迺非南渡以後所及。今人耳食譽者毀者。皆

矮人觀場。未之或知也。

吳江門人徐翰林雷發

欽

寄西村集。集凡二十八卷。其鄉

先輩史鑑明古著也。明古成化間高士。與沈啓南齊名。而與吳原博干濟之李貞伯友善。爲三原端毅公所知。按集

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祇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而吳文定爲明古表墓。止云曾祖彬。亦無一

語及遜國。則致身錄之作。果不足信。然當時胡爲而有此說。遂傳千古之疑。雖博洽諧典故如虞山錢公。亦不能知也。集是陳仲醇繼儒選。初字醇儒。

後漢嚴光傳。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今臨淄縣南十里淄水。上有釣臺。傳是子陵故蹟。而與七里瀨釣

臺隱顯迥別。此水一號龍女水。又名裙帶水。滬水燕談。記王黃州題孫僅文編云。明年再就堯塔試。應

被人呼小狀元。僅果繼兄何復第一。世以元之爲知人。予昔在京師。丙辰榜後。常熟歸少詹孝儀九以舉子下第。留

京師。嘗造予舍。以詩卷相質。予語之曰。君書法既工。而新詩無一怨尤憔悴語。將來必狀元及第。己未臚傳果第一。

又丁丑常熟嚴寶成虞惇。癸未閩縣趙書山。皆予皆決其必登鼎甲。已而二君先後榜眼及第。二君皆子門生也。

慶曆中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起。無敢救解者。韓魏公從容言于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之。歐陽兗公作蘇氏集序云。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流落以死。未用韓公語。而誌中不載其事。

田告字象官。篤學有文。少學詩于陳希夷。東游過濮。客于王元之。會河決。著禹元經三卷。已而得水樹于濟南。明水將隱居焉。貽書徐常侍鉉。鉉答曰。負鼎叩角。顧廬築岩。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筮易遇睽。因自號睽叟。從學者常數百人。淳化中。韓丕言于天子。召赴闕。詔書及門而卒。皇祐中。濟南翟書哀其文四十八篇。析為三卷。又次其出處。作睽叟別傳。今明水在章丘城南。士鼓縣故城西。亭山縣東北。曰淨明泉。在白脈泉西北。即繡江之源也。齊乘云。朗公谷諸水東西伏流。西發趵突。東發百脈。所謂金霏碧潭。韻琴筑而味肪醴者也。此吾鄉高逸第一流。昔撰古懽錄遺之。夏日雨過。讀澠水燕談。得告事。因略述水經注。元和郡縣志。齊乘。而著于篇。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免解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曰。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遂不降甲。後又以元之孫超陞朝籍。元之以直道不容于太宗。而仁

宗特擢其孫。與蘇黃黨禁于徽宗。而其孫與甥皆見擢于高宗。事同。直道固不終泯。而仁宗高宗之憐才。亦古今所罕覩也。汾本名元宗。字彥祖。以夢改名。唐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諡孔子文宣王。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宋初孔氏子孫襲封。仍唐之舊。仁宗納祖擇之言。改封衍聖公。至今因之。

左必蕃。廣州順德人。由監察御史出知揚州府。乙酉。上南巡。嘉其清節。特擢太常寺少卿。以難其代。仍命知府事。宋初。文士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柳開。范杲也。在楊劉之前。而人多不知。

祥符中。劉侗為陝州司法參軍。廉慎至貧。官罷。無以辦裝。賣所乘馬。跨驢以歸。魏野以詩送之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真宗祀汾陰。見野詩。嘆賞久之。時侗為江南幕官。召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興縣。後有差除。上曰。得如劉侗者可矣。不數年。亟遷主客郎中。今博興名宦。不知祀侗否。錄之以備遺闕云。右見澠水燕談錄。

乙酉。自濟南至青州諸郡縣。皆有狼災。李石續博物志。言劉亮合仙丹。得白蟾蜍白蝙蝠。服之立死。又陳子真得蝙蝠大如鴉。食細。一夕大泄而死。又云丹

後又以元之孫超陞朝籍。元之以直道不容于太宗。而仁

水有石穴。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其自相予盾如此。
蕙苴一名露珠。

續博物志。言文帝撰五經尙書大傳。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尙書於伏生。按漢書詔太常使掌故。量錯往受之。非歐陽生。陽歐牛字和伯。千乘人。今樂安縣事伏生。授兒寬。寬又授孔安國。其源流如此。非以掌故往受經者也。志又云。澤水有伏生墓。亦非。澤乃獺之訛。

礪溪在郿。而李石云礪溪在汲郡。有太公泉太公廟。附會可笑。

人死爲鬼。鬼死爲靈。李石以靈爲滄耳虎。音積。又有你音指物貌。禪家有此語。

飛廉紂時諸侯。或以爲惡獸。頭似羊。又以爲神禽。頭似鹿。此亦以檣杵爲緜之類。又方書之漏蘆一名飛廉。

高麗人參贊。三極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椶樹相尋。椶木葉似桐。甚大而陰多。人參生其陰。人參

上金謂之紫磨金。劉迎詩。紫磨金餅。餽扶桑。迎字無黨。萊州人。

湘州記。蔡子池南有蔡倫春紙白。今成都萬里橋西江岸。

有薛濤造牋石白。或云是蜀府造牋處。

楊汝士於揚於陵座上。賦詩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元白嘆服。汝士歸謂子弟曰。今日壓倒元白。又在洛中裴晉公夜宴。汝士詩云。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

谷有高人。元白失色。此本一事。而重複誤書之耳。按裴白在洛。與劉夢得多和倡聯句。裴詩所謂成周文酒會。吾友

勝鄒枚。唯憶劉夫子。而今又到來。是其事也。是時文宗太和七年癸丑。白罷河南尹。再授賓客分司。八年甲寅。裴爲

東都留守。開成元年丙辰。劉分司東都。楊汝士東川節度使。二年丁巳。留守裴侍中修禊於洛。合宴舟所。先是太和

五年元已薨於武昌。安得與樂天汝士同在洛中裴宴賦詩耶。小說之不考而妄語如此。可笑也。

癸辛雜識。記宋十五帝御押。太祖立。元太宗立。元真宗。仁宗。今益都孫相國止亭。廷顏山雜記所錄。鳳凰

嶺玉皇宮石刻。宋四聖征押。殊不同。太祖立。太宗立。真宗

用。仁宗。勅並載之。以備參考。

白氏文集記云。家藏之外。別錄二本。一真東京聖善寺鉢塔院。一真廬山東林寺經藏。一真蘇州南禪院千佛院。滬水燕談云。廬山寺白集七十卷。廣明初爲高駢強取去。後

四十年。有王長史者。徧求善本。較正而藏之。尋又易去。頗多舛謬。真宗詔取至都下。命侍臣以諸本參訂繕寫。付寺僧謹藏之。真宗可謂右文之主也。

鄰幾雜志。雄霸間塘泊。冬月載蒲葦。皆用凌牀。雖官員亦乘之。今京師之俗。猶然謂之冰車。

太倉崔草。字不雕。予門人也。工詩畫。常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予極愛之。呼為崔黃葉。歷城族子萃。字秋史。壬午舉人。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

間自著書。予亦呼為王黃葉。初予少年。和李清照漱玉詞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風。劉公戲呼王桐花。鄒程村

云。崔黃葉自合作王桐花門生耳。誤

同年祁工部瓊洲友。官廬江令。有絕句云。昨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春水長魚蝦。予戲之曰。古人警句。例標美名。欲呼

兄作祁魚蝦。必不樂受。奈何。因憶宋人有呼梅聖俞為梅河豚者。敢援此例。一座皆笑。

鄰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今不知撮白為何語。石林燕語。又謂之引黃。

鯁魚產青萊海上。珍異為海族之冠。南史有餉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錢。今京師以此物餽遺。率作鮑魚。則訛作秦始

鯁鯽中物。可笑。又一郎官餽歲單。有燒鴉。見之愕然。徐問之。乃鴨之訛耳。

李贄極稱武壘馮道。亦猶丁謂以曹操司馬懿為聖人。夏竦美李林甫相業。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如此。

周密記德壽宮中秋賞月之所。橋用白石。瑩如玉。以金釘駁。橋下皆千葉白蓮花。御几御榻。瓶爐酒器。皆以

水精為之。水南皆宮女奏清樂。水北皆樂工吹笛。此視明皇月宮之遊。豈有人間天上之異。又程史云。德壽在北內。

孝宗將以元旦舉慶典。有北賈攜通天犀帶一進於內。帶十三鈔。鈔皆正透。有一壽星杖。杖立云云。亦奇物也。

東坡十歲讀范滂傳。慨然太息。願效之。山谷晚謫宜州。為宜倅。余某之子。滋游默書。范滂傳。才忘二三字。孟博一傳。鑿括蘇黃始終。乃爾。散志仁人。千載而下。猶為感憤。山谷

書范滂傳。後藏趙忠定家。事見程史。

癸辛雜志云。治喉閉。用帳帶散。惟白礬一味。或不盡驗。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礬。礬研細。以醋調灌。有鈴下一

老兵妻。患此垂殆。如法用之。藥甫下咽。即大吐去膠痰數升。立瘥。又治眼障。用熊膽少許。以淨水略調。盡去筋膜。塵

土。用冰腦一二片。痒則加生姜粉些少。時以銀筋點之。奇

驗亦眼亦可用。

陸務觀作姚平仲傳。言隱蜀青城山時。出至丈人觀。紫髯

郁然。走及奔馬。癸辛雜識又云。李次仲遇姚平仲于廬山。

豈晚又出蜀遠遊。乃至吳楚耶。

周公謹述括蒼陳坡言。治疔瘡色黑倒壓。唇口冰冷方。用

狗蠅七枚。搗碎。和醋酒少許調服。移時。即紅潤如舊。冬月

狗耳又治痘毒上攻內障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燥。再用

天花粉等分細末之。取羊肝破開。入藥末於內。麻皮縛定。

泔水煮熟。切食之。旬日即愈。

古人作墓誌行狀。多云皇祖皇考。余嘗疑之。未達其義。周

密云。詩思皇多士。詩記引顏注漢書云。美也。急就章注云。

正也大也。秦誓孔傳。訓皇為前。

宋人書感激曰感礪。取孟子是不可礪也。注云。礪激也。義

與激同。然亦鑿矣。

荆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即河鼓也。古詩云。黃姑

織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渺在河之陽。粲粲

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黃姑為織女。不知何據。

大唐新語謂梁簡文好作豔詩。江左化之。謂之宮體。晚年

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今觀玉臺

新詠所錄。皆靡靡之音。正足推波助瀾。何區雅鄭。此集予

在京師。曾見宋刻。今吳中寒山趙氏翻刻本。可謂逼真。

唐初御史裏行之名。自馬周始。又云。武后革命。恐人心不

附。供奉官正員之外。又置裏行御史遺補。有車載斗量之

謠。

大唐新語。李襲譽性儉約。好讀書。寫書數萬卷。謂子弟曰。

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可以充食。河南

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寫得書萬卷。可以求官。汝曹第勤此

三事。何求于人。右數語可作家訓。故錄之以示子孫。

隋時天子及貴臣。多著黃紋綾袍。烏紗帽。百官皆著黃袍

及衫。出入殿省。見大唐新語。臣下得著黃。亦太凌僭矣。至

唐始有紫緋青綠之別。

莊子與釋氏。不甚相遠。唐傳奕精于莊老。而力詆佛教。殆

不可解。

握拳透爪。世但知顏魯公。獨異志云。晉中書令卞忠貞殉

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爪甲穿于手

背。與魯公同。

唐文皇病痢。諸醫不效。金吾長史張寶藏進方。以乳煎薯

芡服之。立差。

唐玄奘法師摩頂松。在齊州靈岩寺。師取經西域歸。始住長安洪福大慈恩二寺。及宜君玉華宮譯經耳。靈岩屬今長清縣。圖經但以爲佛圖澄卓錫之地。而不知玄奘。故著之。

後漢馬略閉戶讀書。十年不出。三日一食。鄉里謂之潛龍。此在臥龍之前。

宋宇文伯修藏一古鼎。款識曰輦酌宮。按班書宣帝紀常因蓮勺鹵中。如淳注蓮音輦。勺音灼。縣名雍錄曰。漢蓮勺縣。唐之下邳縣也。元和志曰。下邳東二十三里。有蓮勺故城。然三輔黃圖雍錄所載漢宮殿名甚詳。無所謂輦酌宮者。蓮勺諸書皆言縣名亦不言有宮。著之以俟博雅如劉原父者。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則不驗。人參

沈存中筆談補云。前世風俗卑幼致書尊者。但批紙尾答之。謂之批反。如詔書批答之義。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謂空

紙尾以候批反耳。按昔人謂謹空之空。乃九摺之空。昔摺也。二說互異。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摺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摺六曰凶摺七曰奇摺八曰褒摺九曰蕭摺

新唐書。如近日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史記如郭忠

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右王懋野客叢書中語。得詩文三昧。司空表聖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也。

郭忠恕著佩觿汗簡二書。並載宋史藝文志。而汗簡不傳于世。今秀水朱氏有鈔本六卷。吳門新刻逼古可寶也。首有李建中題云。汗簡元闕著撰名氏。因請見東海徐騎省。云是郭忠恕製。復舊曰字部末口字注脚趙字下。俱有臣忠恕字。驗之明矣。後有天禧二年七月十七日開封府判官虞部員外郎李直方序。又庚寅六月所南鄭思肖爲山礪葉君題汗簡後。是書所援据。自古文尙書以下凡七十一家。多今世未見者。

嘗見人家竈側多促織。竊疑之。偶讀西陽雜俎云。竈馬狀如促織。而稍大。好穴竈側。竈有馬。足食之兆。濟南明湖蛙不鳴。濰縣無蟬。或閱數年。間聞其聲。則置酒競往賞之。以爲異事。

段柯古云。竹譜竹類三十九。按戴凱之竹譜。乃七十餘種。宋英宗守文令主。然其知人之哲。尤不可及。舊制御史闕令中丞及翰林學士知雜。迭舉。英宗內批。自除二人。范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爲殿中侍御。呂微仲以三司鹽鐵判

官爲監察御史。襄行如此用人。雖唐虞三代盛際。何以加之。使神宗能守家法。何至王呂輩紛紛亂天下耶。御史襄行。始于唐初。迄宋尙仍之不改。

政和間。以詩爲元祐學術。御史李彥章遂上疏。論淵明李杜以下皆貶之。因詆魯直少游無咎。文潛請爲科禁。至著于律令。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其舛陋一至于此。是時大臣朝士。皆安石之餘孽。然安石惟欲廢春秋耳。其詩實于歐蘇間自成一家。亦可概謂元祐學術乎。此古今風雅一大厄也。

葉石林云。晉宋間佛教初行。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宣和崇道教。改沙門曰德士。道人德士。正是絕對。

避暑錄言。呂文穆豪正。爲父龜圖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岩爲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大忠爲之記。今人以傳奇有破窰之說。志書亦沿俗論。但言窰而不知有龕。並龍門僧亦溼沒不傳。可惜也。

勞山多耐冬花。花色殷紅。冬月始盛開。雪中照曜山谷。彌望皆是。說者謂卽南中之山茶。然花不甚大。所云海紅花是也。

趙俊。字德進。歸德人。宋爲南齊劉豫起爲虞部員外郎者。三以告強畀其家。卒力却之。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此亦一陶淵明也。又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爲恥。碑文但書甲子。見懶真子。

古來如謝康樂宗少文輩。癖好山水者多矣。明臨海王恆叔性宦游所至。輒登臨山水間。窮極幽奧。作遊記數十篇。江陰徐霞客終身于游。至歷絕域徼外。牧翁爲作傳。可謂好事者矣。予同年吳君順治末進士。嘗游武林。宿留數月始歸。予詢以西湖西溪諸名勝。曰皆不知也。詢其未往游之故。則大笑曰。吾跋涉水陸二千餘里。豈爲山水往耶。予爲先兄西樵言之。以爲人嗜好逕庭乃如此。

石林避暑錄述景修言。往以九月望夜。道錢唐。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時已分夜。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嶷嶷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以爲平生得此無幾。此一段文字。非東坡不能道。景修姓張。字敏叔。常州人也。

唐望江令麴信陵詩。予向從萬首絕句得三首錄之。頃又從于櫛叢書見一聯云。臺笠看山雨。渚田耕荇花。語最工。

而不得全篇。

晉簡文帝鄭后諱阿春。故晉人謂皮裏陽秋。孫盛晉春秋為陽秋。梁武帝小名阿練。改練為絹。今絹布之絹。俗罕知其為練矣。

鷗夷。河豚也。樗蒲。海蜃也。西施舌。海燕所化。久則復化為燕。鮓。二腮。鱸。四腮。

富文忠公不以文章見長。康節外紀。戴其過堯夫一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身窮巷寂無依。貫串百代嘗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頗可誦。

馮元成兩航雜錄云。皇甫百泉與王弇州名相埒。時人謂百泉如齊魯。變可知道。弇州如秦楚。強遂稱王。此二語最是確論。

香祖筆記卷十一

石林言在建康見唐汾州刺史李暹告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蕭嵩。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光庭。號不書姓學士結銜皆在官下。据此則集賢翰林諸學士結銜在官上。始

于五代。可信不疑。

宋宰執享有高壽者五人。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鄭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文潞公九十二。此葉少蘊所記。尚有李文定龐穎公二人。皆未及八十。

泊宅編。歐陽子守滁。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為大書重刻。改泉冽而酒甘為泉甘而酒冽。今讀之。實勝原句。此碑予乙丑過滁。游琅邪山見之。搨得數紙。

方勺引劉中壘謂泥中中露。衛二邑名。式微之詩。蓋二人所作。是為聯句所起。此說甚新。然不知有據。依否。

異聞錄。唐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宋文貞公瓌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異聞錄。三月為一時。兩時為一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雙。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五年再閏為閏雙。今止謂三月為一季耳。

七夕之說。自三代以來。相沿舊矣。宋太平興國中。詔以七日為七夕。著之甲令。而其後多以六日為七夕。名七夕而用六。不知起于何時。右見異聞錄。按東京夢華錄。初六初七。七晚。貴家多結綵樓于庭。謂之乞巧樓。則當時初六初七兩日。皆可乞巧。遂相沿而不察耳。然今並無初六初七夕

之說。

文潞公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本朝惟高陽李文勳公居內閣二十七年。宛平王文靖公熙在內閣二十年。二公皆為首揆最久。而王公始終恩禮之厚。尤為本朝宰臣第一。予撰文靖神道碑具書之。

葉少蘊言唐及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繖。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繖。又有帽。故謂之重戴。祥符後。惟親王宗室得用繖。其後通及宰相參政。今裁帽席帽。分為兩等。中丞至御史六曹郎中。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為裁帽。員外郎以下則無之。為席帽。按此製似古婦人鞞。今眼紗之類。而名為裁帽。不可解。又按張洎題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云。襄陽之狀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負琴而從。觀其圖。乃帽上加皂色幅巾垂于肩後。但不似鞞。掩面耳。殊近裁帽之製。而謂繖與帽為重戴。豈唐宋所謂重戴。又有殊異耶。

前備載宋太祖至仁宗四聖御押互異。石林燕語又記王安石作押。先橫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圈多不圓。時謂押歹字。予謂以歹為石。與安石為人。名實亦自相副。前輩有

集古名臣花押為一書者。唐謂之花書。

唐人科場。率多請託。主司多隔歲預定。乃至榜帖亦有令舉子自為者。據言所載。幾同兒戲。至宋初始革其弊。如范質為相。其姪杲夙受知陶穀。資儀而不敢就試。李昉為相。其子宗諤唱名。辭不入。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先進遺風。與明王忠肅王端毅二公輝映前後。良可敬也。若秦檜張居正之徒。則反是。

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什宦卒葬終身不歸其鄉。一也。閨閣名家。不以其嫁為恥。如范文正幼隨其母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其長子純佑與王陶為僚壻。純佑卒。陶妻亦亡。陶遂再婚范氏長姨。忠宣但疎之而已。文正輒聽其改適。不為之禁。尤不可解也。

交梨火棗。相沿稱之。未達其義。蠡海集云。梨春花秋熟實蒼花白。有金木交互之義。故口交梨。非謂交州也。

宗室紅蘭主人。工詩畫。有玉池生集。又刻郊島二家詩。曰寒瘦集。生于富貴。而其胸懷瀟灑。乃爾。亦奇。又鎮國將軍博問亭。自號東泉主人。亦以詩名。刻白燕棲詩若干卷。天潢多好學如此。足見本朝文教之盛。

佛果禪師云。閻浮提雨淨水。具諸天相。時方大旱。雨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禾。霖雨不止。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甘雨及時。人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饈也。乙酉春無雨雪。四月閏四月。麥秋將屆。猶不雨。至五月。乃沛然霑足。其後連雨。幸旋晴霽。而田家時有恆雨之懼。兜率修羅在反掌間。信天道之難測也。

馬永卿云。常見李西臺所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紉。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其一人嚴羅紉。紉音敷。敷作紉。必有据依。當詢之攻六書者。

臧武仲名紇。紇恨發反。字書云。下沒切。痕入聲。懶真子云。唐蕭穎士性輕薄。有同人誤讀臧武仲名。譏之曰。汝紇字也不識。今俗語云。瞎字也不識。蓋紇字之訛。

黃山谷名庭堅。臯陶字也。或曰。卽高陽氏八才子之一。字曰魯直。懶真子云。暮季文子之逐莒僕。故曰魯直。

歸田錄稱楊文公大年作文。則與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而不妨構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門人傳錄。疲于應命。真一代之文豪。歐公一代文宗。而其推服前輩如此。益知石徂徠怪說之妄。且柳開稷修之徒。視歐陽。豈止如陳涉之啓

漢高耶。

田元均爲三司使。性寬厚。有干請者。雖不從。必溫顏強笑。以遣之。語人曰。爲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月泉吟社有謝詩賞答啓云。恭惟某官。笑面如靴。蓋用此語。不惟欠雅馴。亦本非佳語。而援以爲贊頌之詞。謬矣。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瀟去滓。灌之。治卒然中暑氣閉。卽蘇。見避暑錄。

明時稱大學士曰閣學。今但稱中堂。而稱學士爲閣學。按閣學之名。起于宋宣和末。陳亨伯爲龍圖閣直學士。稱龍學。顯謨徹猷二閣直學士。欲效之。而難子稱謨學猷學。乃易閣學。然古稱大學士。止曰大學。明殿閣詞林記。又有殿學閣學詹學諸名。

劉原父貢父。博雅爲北宋第一流。惜公是公非二集不傳。故後世之名。出歐蘇下耳。如石林拈原父詩句云。涼風起高樹。清露墜明河。此亦何減元暉仲言襄陽蘇州耶。

菌毒往往至殺人。而世人不察。或以性命殉之。予門人吳江葉進士元禮崇舒之父叔。少同讀書山中。一日得佳菌烹而食之。皆死。予常與人言以爲戒。又楓樹菌食之。則笑不可止。陶隱居本草注。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謂之地漿。可療諸菌毒。

可止。陶隱居本草注。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謂之地漿。可療諸菌毒。

周體觀伯衡。遵化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以庶吉士出爲給事中。外補饒九南道副使。與施愚山字開同爲江西監司。又

同年也。其風流好事略相似。有過黃州絕句云。不見當年

劉克猷。子壯已丑狀元。西風吹淚古黃州。舊時江路能來否。落日

招魂故驛樓。殊不愧古人也。予兄叔子士重經采石。感懷

曹梁父二絕句云。憶向江干惜別離。黃昏石壁共題詩。今

來寂寞空江上。獨醉青蓮夜雨祠。禪榻何人對寂寥。短檠

和淚雨瀟瀟。若爲灑向寒江裏。月黑雲深欲上潮。亦不減

周作。梁父姑孰文士。好交游。其兄壽。字滄波。與予善。

時聞西窗琴。凍折三兩絃。孟東野詩也。淨几橫琴曉寒。梅

花落。在絃間。楊慈湖詩也。松枝落雪滿琴絃。倪雲林詩也。

鱗魚出水浪花圓。北固樓前四月天。忽憶戴顓窗戶裏。櫻

桃風急打琴絃。予在廣陵時詩也。此詩今不存集中。

羅森。字約齋。大興人。順治丁亥進士。舌短語音不正。自縣

令累官開府。所至以賄聞。爲四川巡撫。贖貨不已。諸子從

容諫曰。大人位中丞。齒高矣。家已粗給。何必孳孳于此。羅

諦聽久之。答曰。汝曹何知。多多益善。

八米盧郎。或云八采。說者紛紛不一。按太平廣記止是八

詠耳。魏高祖山陵詔。魏收劉述祖孝徵盧思道各作挽詞。

尙書令楊愔證之。收四首。劉祖各二首。被用。盧獨取八首。時號爲八詠盧郎。此謂哀挽。且非佳事。

董卓曹操與元濟黃巢輩。後人有爲立廟者。是非差惡之

心安在。宋景祐中南郊赦。錄朱全忠子孫。梁莊肅方暨在

京倉。上言全忠唐叛臣。錄之何以示勸。仁宗善之。遂見擢

用。梁固賢矣。仁宗真聖主哉。

宋制紫宸垂拱常朝遇雨。則傳旨拜殿門下。謂之籠門。

刻書始五代固然。然石林謂唐柳玘家訓已有之矣。

今九卿自大理太常已下官署。皆名曰寺。沿東漢之舊也。

鴻臚寺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

白馬馱經至洛。故舍于鴻臚寺。今之白馬寺。即漢鴻臚寺

舊址。後遂以名浮屠之宮。非偶同也。

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其家潤筆參以古書名畫三十

種。中有唐杜荀鶴及第試卷。予生平爲人家作碑版文字

多矣。惟安德李氏以楊孟載手書眉菴集一部相餉耳。宋

時至有督潤筆者。不以爲非。唐白樂天與元微之至交。白

作元誌銘。潤筆亦至五六十萬。今則諛墓之金。殆絕響矣。

黃生某。廬州人。遊于吾郡。偶以偏方療疾。皆效。記其三云。

治痞積方。用大蕪麻去殼一百五十箇。槐枝七寸。香油半

勛。二味同入油內。浸三晝夜。熬至焦去渣。入飛丹四兩成膏。再入井中浸三日夜。取出。先以皮硝水洗患處。貼之。治痔方。便後以甘草湯盪洗過。用五楮子荔枝草二味。以砂鍋煎水盪洗。荔枝草一名癩蝦蟆草。四季皆有之。面青背白。麻紋壘壘。奇臭者是。治血崩方。用豬鬃草四兩。童便清酒各一鍾。煎一鍾溫服。豬鬃草如莎草而葉圓。淨洗用之。今人稱先生。古人亦有止稱先者。漢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鄧先好奇計。及張談先之類。後世中官稱士大夫曰老先。亦有所本。

後人妄改古詩。如謝茂秦改元暉澄江淨如練之類。為世口實。惟王楙野客叢書改陸士衡齊謳行孟諸吞雲夢。百二倅秦京。曰八九吞雲夢。語既渾成。對又精切。確不可易也。

唐詩人張祜字承吉。與白樂天杜牧之同時。其詩事班班可考。野客叢書引祜不信寧干迴馬來。及金輿遠幸無人見。偷取邪王小管吹之句。以為祜目擊時事而作。又祜有詠武宗時孟才人之作云。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一述明皇事。一述武宗事。遂疑其身涉十一朝。年且百二十歲云云。此說愚甚可笑。唐人詠明皇太真事者。不可枚舉。如

元白連昌宮詞長恨歌二篇。其最著者。又如李義山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之類。亦多矣。豈皆同時目擊者耶。即祜樂府春鶯囀雨霖鈴等作。皆追詠天寶間事。何獨疑于前二詩耶。

先大父方伯贈尙書公手書遺訓。有云。吾既無厚遺。而使汝輩過營喪葬之費。必殊不忍。虛地上以實地下。又所深惡云云。蓋本漢貢禹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之語。

妻之父為外舅。母為外姑。見爾雅釋名諸書。然今俗謂妻之父為丈人。其來亦遠。裴松之三國志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是南北朝已稱丈人也。爾雅妻黨云。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鮮不以為怪矣。

安祿山生于南陽。時李荃為鄧州刺史。夜譏東南有異氣。于村落物色得之。慘然曰。此假王也。座客勸殺之。荃不聽。後有非常刑。節度使張守珪奏于朝。亦不殺。遂釀天寶之禍。然則真王不死。假王亦不死也。豈亦運氣使然耶。荃即注陰符者。宋蔡京假節益州。道經湘口。泊浯溪中興頌所。僂俛不前。

題詩曰。停機積水中。舉目孤烟外。借問涪溪人。誰家有山
寶。此詩未收涪溪志。予昔撰涪溪考。亦遺之。偶讀雲溪友
議。追錄于此。用補向來之闕。

夜夜月爲青冢鏡。年年雪作黑山花。唐人尉遲匡詩也。匡
以詩干李林甫。反遭斥辱。雲溪友議具載其事。而未見全
篇。升庵補作塞上曲極工。今載集中。

予以順治十二年乙未科登第。甫弱冠。時預同年讌會。東
歸後有寄友人詩云。當年曾記鳳城頭。比舍相過盡雅游。
道政里中人似壁。善和坊北月如鈎。閑邀師子尋新曲。醉
遣鴉兒亂酒籌。今日相思一彈指。坐驚花事到黔陬。後數
年理揚州。寄嚴州詩云。秋水初波枕畔流。欲將愁思寄嚴
州。新安江水千餘里。何處天邊風露樓。皆有本事。今思之
已四五十年。如前塵昨夢。二詩皆不載集中。故追錄之。

乾州武則天陵墓。過客題詩譏笑者。必有風雷之異。利州
乃武生處。今四川廣元縣是也。嘉陵江岸皇澤寺。有其遺
像。乃是一比邱尼。予過之。題詩云。鏡殿春深往事空。嘉陵
禍水恨難窮。會聞奪塔瑤光寺。持較金輪恐未工。蓋用洛
陽伽藍記瑤光寺尼工奪塔之語以諶之。且曰。爾果有靈
不妨以風雷相報。已而晴江如練。微風不作。頃刻百里。豈

老狐獨靈于乾陵。不靈于利州乎。記之以發一笑。李義山
亦有二絕句。自注云。感孕金輪處。

唐人最重進士科。然主司舉子關節交通。不以爲怪。乃至
宗族子姓。亦不迴避。如沈絢尙書主春闈。其母曰。近日崔
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汝於諸葉中。擬放誰耶。絢曰。莫如
沈先沈攢。母曰。二子早有聲價。科名不必在汝。沈僂孤寒
鮮有知者。絢不敢違母命。遂放僂及第。是以朝廷名器。爲
宗族之私恩也。今迴避之例雖嚴。然亦有可議者。如翁婿
舅甥。不相迴避。而外簾供給所等官。本無關涉。凡子姓亦
一體迴避。如平原同年張良哉完爲國子監助教。三科皆
供事會試外簾。其子與宗姓三人引例迴避。遂淹滯十年
之久。詎非傾乎。唐人著族。惟聞喜夢氏。滎陽鄭氏。稱眷不
稱房。吳興沈氏。則稱葉。不詳所始。

予既選刻邊尙書華泉集。及其仲子習逸詩。又訪其七世
裔孫紹祖。請于當事。爲公奉祀。歷城諸生張澹字浚源。邊
氏子佃主也。又訪其集于臨邑故家。得魏允孚刻本。爲重
鐫之。書來請序。并謀新公祠宇。置祭田。可謂好事喻義者。
因書之。乙酉七月一日記

宋初收江南。西蜀徐熙黃筌父子。皆入京師。筌畫花卉。但

以輕色染成。不見墨跡。謂之寫生。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生動。筌惡其軋己。言其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畫花鳥者。今有此兩種。如近日姑蘇王武。熙派也。毘陵惲壽平。金陵王概。筌派也。二派並行。不可相非。惟觀其神氣何如耳。概字安節。詩人方文。翁山之壻。與兄著字。必草皆以工花鳥。擅名。詩亦不凡。著初名尸。概初名丐。後改今名。亡友汪鈍翁。贈吳人文點與也。詩云。君家道韞擅才華。愛寫徐熙沒骨花。謂趙凡夫子婦文淑。衡山之孫女也。然沈存中謂沒骨花乃熙之子。非熙也。

王仲至愛摩詰黃梅出山圖。筆談以為黃梅曹溪二像。氣韻神檢。各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跡。遠觀所畫。乃知其妙。余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名韞珠。刺繡工絕。為西樵作須善提像。既又為先尚書府君作彌勒像。皆入神妙。又為余作神女洛神浣紗杜蘭香四圖。妙入毫釐。蓋與畫家同一關捩。今有以土塑木雕為人作小照者。往往逼真。亦絕技也。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輿。與前藤棍雙引。喝道。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輿。單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云某官來。以便行人迴避。明代閣臣入直呵殿至

開禁中。今則至棋盤街左右即止。凡八座皆然。行人亦無迴避者矣。

今京官四品。如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僉都御史。騎馬則許開棍喝道。肩輿則否。予同年徐敬菴。由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出都日。騎馬開藤棍。此舊例也。凡巡撫入京。陸見多乘二人肩輿。亦不開棍。喝引。

沈存中謂楚詞之些。蓋楚人舊俗。即梵語薩縛訶三字之合也。蓀即菖蒲。蕙即零陵香。蒨即白芷。又云杜蘅即馬蹄香。今偽作細辛用。

沈存中云。薊州大薊。茂如車蓋。因言揚州宜楊。荊州宜荆。按揚州字從手。子雲姓正此揚字。又古侯國名。今山西洪洞縣是也。如沈說則州名當從木。非是。然存中號博物。不應有誤。當更考之。若丹陽亦稱丹楊。則自孫吳江左已來舊矣。

存中又云。淡竹對苦竹為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二種。淡筍即淡竹也。或謂淡竹別自一種。蓋因本草別疏為一物耳。非是。

急急如律令五字。本漢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道流至今祖述。見雲麓漫鈔。

晏元獻爲相。求擇壻于范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則仲淹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高者。高即文忠公。弼舊名也。孫公談圃。乃謂元獻門下常賣人王青善相人。一日夫人召相其女。遽曰。國夫人也。又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夫人以告元獻。遂使人通好云云。不知何據。

談圃記曾魯公七十餘病痢。鄉人陳應之用水梅花臘茶服之。遂愈。但不知水梅花是何物。

龍城錄載王宏濟南人。與唐文皇少爲同學。從受八體書。既登極。訪宏。隱去不見。此吾鄉之嚴子陵。而志乘佚不載。故著之。

俞次尚字退翁。湖州人。官屯田員外郎。與妻皆達禪理。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言訖奄然而化。已而諸子至。次尚曰。吾亦行矣。即趺坐化去。孫莘老爲表其墓。此與龐公靈照事同。見談圃。

舊唐書賈餗傳。但言祖涓父寧。龍城錄則云餗父名甯。字師道。才吏也。五十歲棄家。隱伊陽鳴臯山。著書二十卷。號鳴臯子。山中人言其仙去。子餗亦有才。然不逮于父風。

予爲盤山釋智朴題詩。用苗茨字。朴疑之。書詢出處。按洛陽伽藍記。奈林南有魏明帝苗茨之碑。楊銜之釋曰。以蒿覆之。故云苗茨。

天下梵刹。皆以內典字義爲名。予昔奉使四方。見亦有不盡然者。如太湖道中有釣魚寺。成都青羊宮。本桃花尼寺。重慶塗山上有相思寺。因山有相思竹故名。亦可異也。

姑蘇士人家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煙盡入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

濠州含桃閣下。剗地得石匣。匣中有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爲郡守。瘞此書于閣下。有銘云云。見墨莊漫錄。按乾興乃真宗末年號。此書在薛居正後。歐陽修前。而世罕知者。不知尚有傳本否也。

古來武人能詩。如宋沈慶之。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梁曹景宗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北齊斛律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高敖曹壠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唐王智興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

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霜獨我知。宋曹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尙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堂前昨夜秋風起。羞靚盤花舊戰袍。岳鄂王飛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明郭定襄登甘州城西黑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湯胤勳首宿含花草露城。奚奴樓擾出沙灣。塵飛大夏三千里。泥滿東風十二閑。直內銅符初上繳。徑西鐵甲未東還。可憐絕代賢王手。少畫漁陽阿鞞山。戚武毅繼光畫角聲傳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元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峯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右偶舉數篇。皆見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又如宋之劉涇賀鑄韓蘄王世忠。明之沐昂俞大猷李言恭萬表陳第輩。不可枚舉。就謂兜鍪之流。祇解道明月赤團團也。唐高崇文誰把髀兒射雁落。白毛空裏亂紛紛。雖俚語亦不凡。可並謝胡撤鹽之句。

元祐間。明州士人陳生。附賈舶泛海。遇風。引至一島。見有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堂上一老人。據床而坐。神觀清臞。左右環侍白袍烏巾者。約三百餘人。自言皆中原

人。唐末避亂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山巔一亭。榜曰笑秦。問老人為誰。曰唐相裴休也。山中生人獲甚多。大如人形。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鬼神所護惜。不可輕涉海洋。山中金玉。任爾取之。又云楞嚴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復令人導之登舟。轉盼之頃。已至明州矣。右見墨莊漫錄。

天平山僧得董一叢。煮食之。大吐。內三人取鴛鴦草啖之。遂愈。二人不嗽。竟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傳皆可。蓋沈存中良方所載。即金銀花也。又曰老翁鬚。本草名忍冬。先方伯贈尙書府君羣芳譜云。一名鷺鷥藤。又名金釵骨。

蜀洛之黨。亦曰許洛。蓋以潁濱晚居許田。然東坡卜居陽羨而葬邨。未嘗一日居許也。墨莊漫錄云。崔鷓鴣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畫承君李廡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為許黨之魁。時號戊己四先生。蓋是時東坡及黃秦之歿久矣。黨論猶未息。此蜀洛諸君子賢知之過。毋乃為紹述諸王人所笑耶。

墨莊云。濟南為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處。予按濟南七十二泉。其名具載齊乘。實不止三十餘也。又云

李格非文叔作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惜不與洛陽名園記並傳。

王安石常患偏頭痛。神宗賜以禁方。用新羅葡萄酒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滴入鼻竅。左痛則灌右鼻。右即反之。

米元章論書云。江南吳曉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尹仁與之等。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按尹仁即友仁也。今人止知其畫。尹知書。則知之者益鮮矣。

元章論唐人書。最不喜柳。云柳出歐陽而爲怪醜惡節之祖。自此世人始有俗書。其弟公綽乃不俗。予昔兩至成都。謁武侯廟。廟有裴度撰碑。公綽書也。

宋時製墨名家。有潘谷陳瞻張谷。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觀嘉禾沈珪金華潘衡。宣政間。有關珪關璜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桐柏張浩河東解子誠韓偉昇。可與李氏父子相甲乙。

藏書之富。有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及荆南田氏。歷陽沈氏。譙郡祁氏。曾收彥和賀鑄方回。

乙酉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

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野客叢書云。或有書是非字爲氏飛者。固好奇之過。然不可謂無所本。以氏爲是。如漢志至玄孫氏爲莊王是也。以飛爲非。如漢碑飛陶唐其若是乎。是也。

昔人謂江左禁書疏往來。故右軍帖多稱死罪。以當時有禁也。然孔廟漢碑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末又云某惶恐叩頭死罪。又孔文舉繁欽陳琳諸人皆用之。則非自右軍始矣。

世疑桑欽著水經成一家言。何以後漢文苑不爲立傳。陸儼山引漢孔安國傳。徐敖以毛詩傳塗惲子真子真傳桑欽君長。當是西漢末人。

康節外紀云。邵某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又云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紛。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引對。因盛言新法之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而介甫主之不忘。秩之本末如此。不知永叔何爲取之。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宋人杜常詩也。按常爲昭憲皇后族孫。第進士。歷官工部尙書。而宋雋錄以爲杜牧詩。誤矣。畫墁錄云。神宗聞昭憲之家有登第者。甚喜。有旨令上殿。翼日謂執政曰。杜常第四人登第。卻雙鬼

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即此杜常也。

香祖筆記卷十一

東坡詩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謂藝文志載

劉伶集二卷。伯倫非他無文章。鍾退谷謂劉脊虛生平詩

才十四首。予觀獨孤及三賢論。及殷寅所嘆。脊虛之長。不

止于詩。詩亦豈止十四首。但此一頌十四詩。足以不朽其

人。他文可不必傳。政如白頭花。細滿面。不如美人半妝耳。

山谷豫章集最多。而晚年自刪其詩。止存三百篇。徐昌穀

自定迪功集亦最少。二公正得此意。予生平為詩。不下三

千首。門人盛侍御誠齋符曹祭酒峨眉禾為撰精華錄。意

存簡貴。然所取尙近千首。愧山谷昌穀多矣。

朱少章詩話云。黃魯直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

地。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此語入微。可與知者道。難為俗

人言。

物類相感志云。芽茶得鹽。不苦而甜。乃知古人煎茶。必加
薑鹽。以此然茶取其清苦。若取其甘。何如啜蔗漿棗湯之
為愈也。
陳仲醇云。溧陽人家有鍾離權書花押。如一劍狀。則是神

仙亦有押字。

唐牛李之黨。贊皇君子。功業爛然。與裴晉公相頡頏。武宗

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其黨又皆君子也。僧孺小人。功

業無聞。悉怛謀維州一事。怨恫神人。其黨李宗閔楊虞卿

之流。又皆小人也。二人之賢不肖。如薰猶然。不難辨也。自

蘇頲濱二人皆偉人之說出。謂僧孺以德量高。德裕以才

氣勝。而賢不肖始混淆矣。初僧孺尉嵩縣。而水中灘出有

鸚鵡一雙飛下。僧孺果入西臺。陳仲醇云。奇章入事。當以

鷓鴣應之。此雖戲論。實公言耳。吾宗鶴尹兄抃。工於詞曲。

晚作籌邊樓傳奇。一褒一貶。字挾風霜。至于維州一案。描

摹情狀。可泣鬼神。皆屬予序之而未果也。今鶴尹歿數年

矣。憶前事為之慙然。聊復論之如此。將以代序。且以見傳

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繼山先生。

作鬱輪袍及裴滿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為本色當行。

何大復平涼詩云。惟餘青草千孫路。不屬朱門帝子家。莫
中江以為李滄溟在河南時作。人與地皆誤也。
濟南府城東三十里土舍人店。萬曆間耕者得片子田
中。刻讀書臺三字。乃蘇長公書也。按元遺山濟南行記。以
為宋張公揆讀書處。揆舉進士仁宗朝。知掖縣。奏免登萊

租稅。後以戶部侍郎致仕。或云是其兄揆。揆字貫之。通易太玄。陳執中薦爲龍圖閣直學士。進翰林侍講學士。云徐涓墨芍藥一軸。甚奇恣。上有自題云。花是揚州種。瓶是汝州窰。注以東吳水。春風鎮二喬。字亦怪醜。予少喜涓詩。後再讀乃不然。只是欠雅馴耳。

後山談叢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陵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闕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按東平陵城。唐之全節縣也。即古譚子國。詩所謂譚公維私者也。故城址尙存。走馬臺則不可辨識矣。城東門有漢夏侯勝墓。後山云。趙內翰彥若家。有南唐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

永叔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錄不取張從申。秦玠兵部學西臺書。文忠在臺。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今金陵棲霞寺碑。乃從申書。豈文忠偶未睹耶。

印章舊尙青田石。以燈光爲貴。三十年來。閩壽山石出。質溫栗。宜鐫刻。而五色相映。光采四射。紅如鞞鞞。黃如蒸栗。白如珂雪。時競尙之。價與燈光石相埒。近斧鑿日久。山脈枯竭。或以芙蓉山石充之。無復寶色。其直亦不及壽山五

之一矣。二山皆在福州。

語云。棗不救儉。言歉歲不宜棗也。康熙甲申歲。仍儉而棗倍收。乙酉歲。豐棗亦收。語不皆驗。

寒食麩。臘月雪爲糊。則不盡。宋王文憲家。以皂莢末置書中以辟蠶。

王弼州。不弼錄云。親王體至尊。于文武大臣。投刺作書。有稱王者。別號者。不稱名。惟今魯王一切通名。自分官常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而無不稱晚生矣。常其時襲封者。至稱門生。按宋朝儀。親王班宰相之下。已乖大體。况以天潢之尊。降而稱晚生門生乎。其襲越已甚。而權相之氣焰。亦可想見。又何怪士風之不競乎。

江陵媚大璫馮保。刺稱晚生。以江陵之薰灼。至使羣臣上疏。不敢斥名。親王次輔皆稱晚生。在外布按二司。至行跪禮。而屈體媚璫。乃如此。可謂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矣。

御史于左都御史副都御史。例用上銜名帖。即陞遷至大官。仍稱晚生。不改。予以康熙庚午爲副院。今梅少司馬桐匡。爲御史。掌京畿道。後九年。予爲掌院。梅已爲副院。猶稱晚生。及出爲閩撫。不改也。金少司寇。亦嘗爲屬。同時爲副院。亦稱晚生。及出爲楚撫。則改稱侍生。不知用何例。

也。

各道御史掌道。論俸之先後。一定不易。惟協理則總憲批委。遂多趨避。如河南江南浙江三道缺協理之員。則人競趨之。臺規不肅。為日已久。予為掌院。凡協理一按俸次先後。不許越次。至內陞京卿。初薦常百子翼聖。後薦李質君斯義。陳大年齊永。皆以久次掌河南道者。無所容其營競。後常至大理寺卿。陳至太常寺少卿卒。李今為福建巡撫。此亦所以崇恬退抑奔競之道。而前後皆不盡然。

翰林有對房師生之例。自明代相沿至今。兪州謂三品已上。則不復叙。然予見王大宗伯涓來澤為吏侍。杜大司馬肇余珠為尙書。每相遇。杜執弟子禮益恭。此盛德足以風世也。兪州又言常熟嚴文靖公駒以嘉靖甲辰會試。分領詩經房。翟文懿景以本經中式。乙未再分房。李文定春亦以本經中式。皆不稱門生。不可解也。

明舊例五部尙書避大學士。惟吏部尙書不避。相遇則下與而揖。今吏部亦與五部尙書同矣。兪州謂蒲州楊襄毅公為太宰。位望俱重。侍郎以下皆遠避。後起掌兵部亦然。明舊例。太常光祿太僕寺正卿。皆避侍郎。兪州議其非。今無是矣。即遇尙書亦不避也。若翰林庶常以至內閣中書

舍人。遇尙書都御史。亦分途抗行不避。不知何說。

兪州載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勳治扇。周之商治嵌。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其人或與士大夫抗禮。

文房寶飾云。養筆以硫黃水舒其毫。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尤佳。又東坡作墨。以高麗煤契丹膠為之。

倪雲林每作一畫。必題一詩。多率意漫興。惟妮古錄載一詩最佳。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棹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

又顧阿英題文與可竹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後上臆時。風致不減雲林。昔在京師從宋荔裳琬所見元朱碧山所製銀槎。乃太乙仙人一時多為賦詩。以為張騫事。非是。妮古錄云。曾見所作昭君像。琵琶乘騎。眉髮衣領。花繡刺鬢種種精細。馬腹上豆許一穴。其中嵌空。琵琶上刻碧山二字。

羣碎錄云。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用帙藏之。如今裏帙之類。宋真宗取廬山東林寺白居易集。命崇文院寫較。包

以斑竹帙。送寺。嘗于秀水項氏。見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襲以薄縑。故帙字從巾。

內典云。福不唐捐。今謂亭館無壁曰唐肆。唐訓空。

續文獻通考。載劉辰翁須溪集一百卷。今所傳止記略二卷。及批點老莊列班馬世說摩詰子美長吉子瞻詩九種耳。

太平清話云。朱竹古無所本。宋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然閩中實有此種。紅如丹砂。

明仁宗賜禮侍金閭歐陽居士集。凡二十冊。遭回祿失其八。後在文華殿。從容言及賜書事。宣宗促命內侍補之。復完。余聞曹舍人貞吉云。官典籍日。料檢內府藏書。宋刻歐陽集。凡有八部。竟無一全者。蓋鼎革之際。散佚不可勝道矣。

王介甫狼戾之性。見于其詩文。可望而知。如明妃曲等不一。其作平甫墓誌。通首無兄弟字。亦無一天性之語。敘述漏略。僅有四百餘字。雖曰文體謹嚴。而人品心術可知。唐宋八家文選取之。可笑。

屠隆長卿令清浦。梁辰魚伯龍過之。為演浣紗記。遇佳詞。輒浮以大白。昔袁荊州種菴。令自金陵過于廣陵。與諸名士汎舟紅橋。予首賦三闋。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者。諸君皆和。袁獨製套曲。時年八十矣。曲載紅橋倡和。昔張子野與東坡會飲垂虹亭。年亦八十。

司馬子長采左氏內外傳國策世本。以為史記。楊用修取華陽國志王象之紀勝成都碑目。費著器物譜。蜀錦譜。蜀箋譜。以為蜀志。昔人謂可以為修志乘法。予見康對山武功志前幅。載織錦璿璣詩圖。劉九經鄆志前幅。載武侯木牛流馬圖。殊有別趣。但如此佳料。不易得耳。

秦少游有姬邊朝華。極慧麗。恐妨其學道。賦詩遣之。至再。後南遷過長沙。乃眷一妓。有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之句。何前後矛盾如此。

畫家界畫最難。如衛賢馬。遠夏珪王振鵬。皆以此專門名家。不足貴也。郭忠恕畫山水入逸品。乃工界畫。斯足異耳。論詩文當以是推之。或云忠恕以篆籀畫屋。

李義山記滎陽鄭璠官象州。得怪石六。輦運以歸。費俸錢六十萬。後還長安。無居宅。妻兒寄人舍下。余讀而笑之。既稱廉吏。安所得六十萬錢。鬱林石殆不如此。

予最愛湯養仍先生絕句。清遠樓中一覺眠。雨鳩風燕乍晴天。年來愛作團欒語。不得中男在眼前。昔丁卯戊辰間。予家居。而第三男啓訪官文登廣文。嘗寫此詩寄之。以代家書。真不減子由彭城道遙堂絕句也。與觀羣怨。學詩者當于此等求之。

張景山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桂樹。其文黑。枝葉老勁。雖工畫者不能為。又呂東萊著一犀帶。中有月影。過望則見。范文正家一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棋子。每至某時。則棋中明如月。又季雁山一爐。幕上有十二孔。應時則香出。趙松雪鵲華秋色圖。為周密公謹作。山頭皆著青綠。全學右丞。公謹家世濟南。流寓吳興。故松雪為作此。以寄其故鄉之思。密常著癸辛雜識。雲煙過眼錄諸書。癸辛所居巷名猶許渾之丁卯橋。

康熙中嘗命畫苑寫耕織圖。御製詩冠其上。方刻印頒行。按此圖始于宋於潛令四明樓璣作耕織圖以獻思陵。各繫五言八句詩。遂段有憲聖皇后題字。

古人文章身後所託不一。如白居易以轉輪藏。唐球以瓢。劉蛻以冢。陸龜蒙以白蓮寺佛腹。後百千年必有知者。何必藏之名山。副在通都耶。

梅梁有二。會稽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張僧繇畫龍其上。夜大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乃以鐵索鎖之。晉謝安石作新宮。造太極殿。少一梁。忽有梅樹流至石頭城下。取為梁。殿乃成。畫梅花于其上。

予昔奉使廣州。親見華麻樹扁豆樹茄樹。昨閱一書。言西土甘草。亦有成大樹者。皆異聞也。

袁淑山公九錫文。沈約修竹彈甘蕉文。韓愈毛穎傳之類。偶然游戲。後來作者遂多。吾鄉賈公三近嘗輯滑耀編若干卷。先生父方伯贈尚書府君。曾屬毛子晉刻之汲古閣。又嘗見文府滑稽一書。皆此等文也。

會稽女子商婉人。能詩。工楷法。常仿吳彩鸞寫唐韻。作廿三先。廿四仙。武林沈礪芳。名。為題絕句云。簪花舊格自嬌然。顆顆明珠貫作編。始識彩鸞真韻本。廿三廿四是先仙。商本老學究女。兼能制舉文字。嘗手評沈文一卷。又有詩贈之云。細筆猩紅絕妙辭。掃眉窗下拜名師。從來玉秤稱才子。樓上昭容字婉兒。

門生沈礪芳又云。康熙壬子為河道總督。請主任城書院。有諸生饋墨數丸。云是土人所製。形如掘丸。磨之甚黝黑。則充墨至今猶有傳其遺法者。惜予未及見之。

杭州臬署本宋岳忠武王宅。東偏有王祠。祠後又有一祠。並祀文信國及元伯顏。養濟院則祠嚴嵩爲土地。皆不知起于何時。

礪芳嘗與友人汎西湖。未幾雨作。座有請卮仙者。至則書一絕句云。才散笙歌罷綠么。冷風疎雨上輕棚。問予名字真消息。曾向王維雪裏描。叩之自云。綠天仙子。賈秋壑半間堂後。植蕉百本。予乃其中之得靈氣者。現美人身。侍書于巾峯洞天。翼日跡之。果有巨蕉一本。樵牧不侵。遂釀金構精舍其側。自後數降。卮與諸生倡和云。

康熙甲申十二月。蘇州洪生者。與客談次。忽空中有聲。舉頭視之。見一人左手抱册。右手持杖。黃巾黃衫。御風而過。頃刻漸遠。猶見衣角。出問市人。亦多見之。

礪芳云。曾見諸生中有油姓煙姓。

粵東撫署。即尚藩故王宮。東園有樹一株。結實如枇杷。中空似有核而脫去。竟無能名之者。亦異植也。

先兄考功集詩。屢經芟削。最後止刻四卷。佳句佚者頗多。略記一二。如離縣道中云。人烟通下密。橋路遶東丹。夏夜詞云。夢覺聞花漏。星河一帶橫。感興云。大人有賦言仙意。內景何方駐聖胎。此類尙夥。予少時詩。如送人知鄞縣云。

天晴真臘樹。日射瀟門潮。分賦菊名孔雀尾云。未登嵇氏狀。却號孔家禽。贈徐東癡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過郡城云。郭邊萬戶皆臨水。雪後千峯半入城。舟中小飯云。行藏略已同仙尉。得失何妨任老兵。餘亦頗有可存者。今略識其概耳。

雪蕉館紀談云。明玉珍在蜀。有成都人陸子良能造薛濤箋。工巧過之。玉珍建搗錦亭于浣花。置箋局。俾子良領其事。今萬里橋東有蜀府造箋白石盆。鏤刻甚精。然距浣花尙數里。

又云。陳友諒在南昌。喜食玉葉羹。乃以西山羅漢菜。曲江金花魚爲之。按曲江隸豐城。宋元祐太后爲金人所追。投金花于此。祈風。改名金花潭。

倪雲林小畫一軸。上題字云。三月四日。解后德方郎官九成。揀使于荆溪之上。相從及旬而別。因久成徵。予畫並賦詩。刻掾學阮掾。宛然西晉風。百年聊復爾。三語將無同。載酒來谿上。看山入剡中。孤帆逐雲樹。煙雨滿春空。淨因菴主瓊。沈石田摹大癡山水。自題云。山疊氣未充。衍迤勢亘窮。溪壑互中涵。草樹發青紅。縹緲神仙居。隱現金銀宮。飛霞隔鸞鶴。叢筍思闐風。誰從此招手。度我逍遙翁。時弘治

辛亥九月下浣沈周右二幅皆于濟南朱氏楓香閣觀。

予于前卷太息郟縣全軌之遇。以為郟陽康乃心。與軌前

後皆以詩見知。而有遇有不遇。皆命也。乙酉九月予歸田

且近一載。一日得河南題名小錄。閱之。則軌居然領解額

第一。自喜老眼無花。因檢篋中軌所寄詩尚存。輒錄于此

與識者共質之云。華星炯炯羅秋穹。帝車正色臨天中。今

古文章各司命。龍門吾代趨王公。賤子曾公公從祖。大羅

天詠霓裳同。萬歷乙未孔李通家踰百載。日月泥塗牛馬風。何

况虞廷儀鸞鷲。和聲應答唯笙鏞。鶴唳鶯啼瘖不發。草間

誰敢矜寒蛩。東平牙齒濫餘論。江天颯颯羞吳楓。新文底

用把小陸。飛夢已過尸鄉東。驚聞赤面汗浹背。進退交感

心忡忡。灑掃何年懷四本。聊將耳學思擊蒙。騷經詩史立

忠義。豈徒排比鋪陳工。霧夕芙蕖詫沈范。區區兒女塗青

紅。劉生不我漁洋集。南海蜀道爭豪雄。工部吏部水赴海。

白公蘇公金在鎔。深林二月亂桃李。大江百怪騰蛟龍。餘

子我亦輕狹陋。如公誰不懷朝宗。恨不遭公問緒業。激言

日日開心胸。莫訝投詩未相識。平生一瓣曾南豐。

太倉孝廉吳樞字大年。言其叔廩膳生某。授徒學宮之側。諸童子苦之。時有乞兒曰張鬼子者。形貌怪醜。每夜宿城

隍廟下。乃羣行商于鬼子。欲其夜假鬼物以駭之。鬼子曰

諾。然必得硃書符票。如官司勾攝狀。乃可。乘如其言。一日

日未晡。吳方危坐。鬼子忽從窗入。持符示吳曰。奉命勾汝

吳素識之曰。汝乞兒張某。何事相矚。鬼子曰。冥司符在。豈

誑耶。挾吳自窗徑出。衆驚視。吳已卒。鬼子亦不復見。

毘陵一士大夫妻頗能詩。既而納一姬。處之別館。夫人偵

知。將自往掩取之。倉皇無計。攜姬渡江。假寓廣陵。夫人追

之。至京口江岸。不敢渡而歸。一日座客述之。余曰。所謂長

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一座大笑。

吾郡遺文。惟鬼無咎北渚亭賦。最為瑰麗。有淮南小山之

遺風。其序曰。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

齊之所作也。盡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風雨廢久。州

人思侯。猶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祕閣校理南陽晁補之

來。承守乏。侯於補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靡

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

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羣峯屹然。列于祠上。城

郭井闕。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太息語客。想見侯

經始之意。乃徹池南葦間壞亭。徙而復之。賦見雞肋集第二卷。今水面亭歷下亭。皆在明湖之南。而湖北水關之西。

有小圃。傳爲北渚亭故址。尙有古屋數椽。修竹數十竿。其地瀕湖背城。絕無高明爽塏之觀。不知子固所拟。無咎所賦。果此地否。因讀鷄肋集而識之。俟訪諸故老。

俗人傳譌襲謬。有絕可笑者。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家。俗呼

西門。冢有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臺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

其姑。聚衆大鬪。互控于縣令。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硃批曰。無恥犯人某某示衆。然二氏終不悟也。從姪鱗

過陽穀親見之。

徐神翁謂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王。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曰。安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按水滸傳傳奇。首

述誤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識蔡京爲是天罡。爲是地煞耳。神翁語見錢氏私誌。

晁無咎陌上花八首。工妙不減蘇公。其二篇云。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風火

急歸。荆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却喚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

無咎將別歷下詩云。來見紅蕖溢渚香。歸途未變柳梢黃。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汝陽。鴛鴦瀾瀾繞漁梁。搖

漾山光與水光。不管使君征棹遠。依然飛下舊池塘。將行陪貳車。觀燈云。行歌紅粉滿城歡。猶作當時五馬看。忽憶使君身是客。一時揮淚逐金鞍。謙郡對酒憶玉函山。齊州

西樓對此山。云不遣西樓對此山。宋謙頰綴副車銜。今年重污

花前酒。猶是揚州別駕衫。蘇頌濱從事吾郡。作閔子祠堂記。濼源石橋記。又和孔武

仲濟南四詠。環波亭云。過盡綠荷橋斷處。忽逢朱檻水中央。北渚亭云。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攜上古城。據此則

北渚亭當在北城之上。不疑鵲山亭檻泉亭。檻泉即趵突也。又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西湖即明湖之西偏。曾子

固詩。亦稱西湖。又西湖二詠。又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云。溪上路窮惟畫舫。城中客至有鱖魚。徐石介之壻也。又次

韻李昭敘燕別湖亭。又遊泰山四首。初入南山云。茲人謂川路。今黃山鋪已南至泰山。皆名川路。故其下又云。嘉陵

萬壑底。棧道百迴屈。匡巒互崢嶸。征夫時出沒。因川路以寄故鄉之思也。四禪寺靈岩寺嶽下。又舜泉復發。又答徐

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又舜泉詩四言序曰。始余在京師。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會。其郡從事

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問之其人云。城南舜祠有二泉。今

竭矣。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相與驚曰。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麥禾薦登。泉乃復發。民驩曰。舜其尙顧我哉。泉之始發。儲爲二池。醴爲石渠。自東南流于西北。無不被焉。灌溉播灑。清蓮魚鱉。其利滋大。因爲詩使祠者歌之。詩不具錄。按李公擇亦爲齊守。而歷下詩不多見。惟頴濱集有和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耳。公擇子由在齊正同時也。

頴濱棲賢寺記。造語奇特。雖唐作者如劉夢得。柳子厚。妙于語言。亦不能過之。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嶮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石壁之址。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于蒼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予遊廬山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畫圖。後人不能及也。

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黨人文士也。其著作自洛陽名園記外。不多見。頃從墨莊漫錄。得其所著墨辨說。及雜書二篇。錄之以備文獻云。客出墨一函。其製爲壁爲丸。爲手握。凡十餘種。以錦囊之。託曰。昔李廷珪爲江南李國主父子

作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無繼者。自吾大父始得兩丸于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爲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常賜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于是捧硯惟謹。不敢議。闕三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辨。余曰。吁。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吾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不。以墨也。客復曰。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可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用百年。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輒易墨。未嘗苦少墨也。客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墨。猶足尙。乃使取硯。屏人雜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硯缺之所以不可爲玉。魚目之所以不可爲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于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烏在所可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于虛名者。多矣。此

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又雜書論左馬班韓云。馬遷之視丘明。如麗倡黠婦。清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不如絕代之女。却鉛黛曳綉紵。施帷幄。裴回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窺之。終不敢意其啓齒而一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騷鬣之馬。方且脫驥逸。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聘千里。韓愈之視班固。如十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華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于齒頰間。忽遇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于辭令。亦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黃魯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作文。政恐人不疑耳。

又墨客揮犀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公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淵明歸去來引。沛然如肺肝流出。殊不見

有斧鑿痕。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盡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

輟耕錄言。或題畫曰。特健藥。不喻其義。予因思昔人如秦少游。觀朝川圖而愈疾。而黃大癡。曹雲。西沈。石田。文衡。山輩。皆工畫。皆享大年。人謂是煙雲供養。則特健藥之名。不亦宜乎。

宋王安中履道作元旦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與余少時所夢同。而小異。聯對雖小道。亦足見人才思。門人殷彥來慶。囊在京師。集成語作一聯相贈云。一時賢士皆從其游。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時稱其自然工妙。又注閣學文漪。一聯云。尙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人亦稱之。

從叔祖洞庭先生咸象明末官光祿寺署正。擅草聖。崇禎時嘗奉詔書御屏。先王父尙書一日置酒召之。酒闌諸孫競進乞書。余時總角。王父把酒命對句云。醉愛羲之蹟。余應聲對云。狂吟白也詩。亦大喜。以貲賜之。

趙甥執端。以元人畫二軸索題。其一崇山大谿。山水間多林木。丹綠相錯。中有草堂。堂上二丈夫左右相向立。左者

抱琴。中有繡墩。墩上有盤。盤中橫紅梅一枝。塔下二人控馬立。不知何謂也。其一少女惜花圖。叢花片石。予昔藏江上女子周禱畫。惜花春起早一幀。似是臨摹此畫。上方有潘純張雨倪瓚錢惟善四詩。錢詩云。庭院無人春已深。東風吹老惜花心。自知命薄難承寵。不費長門買賦金。頗有寄託。予少時有詠梅妃減字木蘭花一闋云。天然姿媚。比似梅花應不異。一斛珍珠。得似鮫人淚點無。文園老去恨煞。無人能解賦。我見應憐。不索長門買賦錢。意各別而語相似。

康熙乙酉。命詞臣廣續羣芳譜。羣芳譜者。先王父贈尙書方伯府君。萬曆末被元韓之黨齟齬。歸田林下十年所著書也。異代乃爲九重所賞。亦家世盛事。不可不紀。

世謂宋文貞公鐵石心腸。而賦梅花殊不類。其爲人愚。按南卓羯鼓錄云。宋開府雖耿介。亦深好色樂。尤善羯鼓。常與明皇論鼓事。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云云。大類教坊樂人語。文貞豈宜有此。文貞南和人雜沙河今二縣皆有調

香祖筆記終